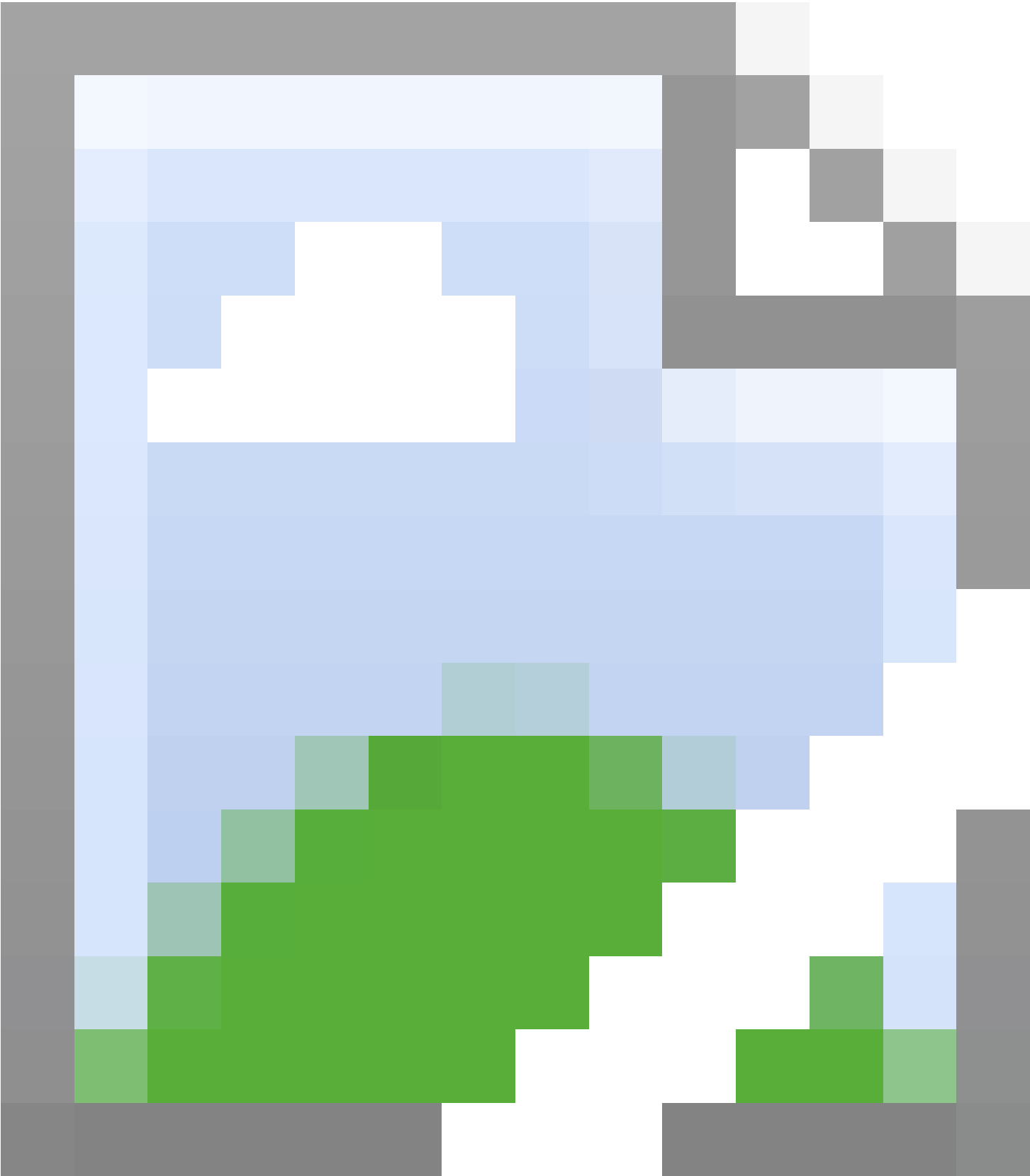






版權信息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美女都是狠角色/李筱懿著.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354-7888-7

I. 1 美...II. 1 李...III. 1 女性 - 人生哲學 - 通俗讀物IV. 1 B821-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29834號

美女都是狠角色

李筱懿 主編

選題策劃金麗紅 黎波 安波舜

責任編輯王賽男

裝幀設計郭璐

媒體運營銀鈴 劉沖 龔真

內文製作張景瑩

責任印製張志傑

出版長江出版傳媒 長江文藝出版社

電話027-87679310 傳真 | 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雄楚大街268號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樓 郵編 | 430070

發行北京長江新世紀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電話010-58678881 傳真 | 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曙光西裡甲6號時間國際大廈A座1905室 郵編 | 100028

印刷北京正合鼎業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張 | 8.125

版次2015年04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04月第2次印刷

字數200千字

定價39.00元

版權所有，盜版必究（舉報電話：010-58678881）

（圖書如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北京圖書中心聯繫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郵購電話（0571）88925591

我們承諾保護環境和負責任地使用自然資源。我們將協同我們的紙張供應商，逐步停止使用來自原始森林的紙張印刷書籍。這本書是朝這個目標前進邁進的重要一步。這是一本環境友好型紙張印刷的圖書。我們希望廣大讀者都參與到環境保護的行列中來，認購環境友好型紙張印刷的圖書。

關於本書

封面

圖書信息

自序 真正的「狠」角色，是內心篤定的女子

Part 1 真正的「狠」，是心底的從容

美女都是狠角色

我們的奢望要配得上我們的本事

怎樣站上巨人的肩膀

帶著傷口奔跑

當美貌與才華都只是個係數

安全感從哪裡來

真的打算湊合著過掉這一生？

不怕失去，才不會失去

Part 2 「狠」出來的智慧

當壞女人搶了好女人的男人

聰明人都在用笨辦法做事

野心不能成就你的，熱愛可以

年少得志的紅與黑

[太聽話的姑娘不會太牛掰](#)

[那些沒有被孩子毀掉的文藝女青年](#)

[成熟的姑娘更懂得示弱](#)

[Z罩杯人生](#)

[Part 3 婚姻裡的真相](#)

[結婚還是單身，真實的得到與失去](#)

[女人的孤獨](#)

[男人的孤獨](#)

[多少夫妻耗盡一生做彼此的差評師](#)

[愛情與婚姻的遊戲規則](#)

[不娛樂，不成婚](#)

[婚姻裡，你升值了嗎？](#)

[婚姻不是股票，是保險](#)

[女人最慫的時候](#)

[好婚姻的標準是什麼](#)

[Part 4 幸福和什麼有關](#)

[悲喜不再被男人左右，是女人的另一種氣象](#)

[謝霆鋒與貝克漢姆真正的區別](#)

[暖男，就是那個溫度比你略高的男人](#)

[為什麼男高管大多有個醜老婆](#)

[他最珍貴的禮物](#)

[值得向男人學習的事](#)

[值得向女人學習的事](#)

[Part 5 這些真實的美好](#)

[優質普通人](#)

[愛是一件包裝精美的禮物](#)

[原來愛情有不同的模樣](#)

[婚姻裡還有沒有愛情](#)

[敢不敢結一次以愛情為目的的婚](#)

[最壞的時光最好的人](#)

[Part 6 她們的故事](#)

[那個渡我們的人](#)

[別人的婚姻裡，沒有你的幸福](#)

[芭比臉和金剛心](#)

[你不是炮灰，你是炮彈](#)

[沒有人會記住別人的疼痛](#)

[最終成全我們的，是愛不是恨](#)

[書後說明](#)

[後記](#)

自序 真正的「狠」角色，是內心篤定的女子

女人的強大與強勢不是一回事

我的編輯賽男問：筱懿，為什麼給咱們的書起了這麼剽悍的名字？你上一本書《靈魂有香氣的女子》多溫婉啊。

我說：親愛的賽男，和親愛的讀者，這本書裡的「狠」可不是凶狠的「狠」，而是真正內心強大的女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強大」成為女人的必選項。

《女不強大天不容》《做內心強大的女人》《世界如此險惡，女人更要強大》……打開當當網搜索「女人強大」的關鍵詞，會出來一長串圖書目錄。

也對呀。

女人不強大怎麼面對瞬息萬變的碎片化時代？女人不強大怎麼在職場上不讓鬚眉地橫刀立馬？女人不強大怎麼能在失戀失婚的時候依舊挺直腰桿說「我很好，你也保重」？女人不強大怎麼可以做到既維護外表的美麗又保持內心的豐盈？

生活對於女人的要求越來越多元化，不生出強大的三頭六臂還真的Hold不住。

於是，在你或者我的周圍，出現了越來越多貌似「強大」的女人。

她們踩著高跟鞋在辦公室裡一陣風似的來去，用與男人同樣高的聲調和語氣討論工作中的某個細節；她們換得了車胎修得了電表；她們和男人實際上在AA制分擔家用，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是自己辛苦掙的；她們即便在職場上累得筋疲力盡，回到家，踢掉高跟鞋，也會立刻變身無死角辣媽；她們的語氣越來越生硬、毋庸置疑和不可商量，在她們明白誰也靠不住的時候，在她們必須自己做決定的時候。

可是，我分明聽到了她們內心失落的聲音，如果能夠選擇，誰都沒有那麼堅強，沒有多少人願意做個男性化的強勢女人。

在機會和選擇都越來越多的時代，傳統婚姻對於女人的要求越來越高，能夠提供的保護卻越來越少，太多女人在做自己、做別人的老婆或者孩子的媽媽之間搖擺動盪，平衡得很辛苦，於是，她們用表面的「狠」，來掩藏內心的虛弱和疑惑，脆弱而糾結的女漢子越來越多。

什麼是一個女人真正的強大？

至少，強大與強勢不是一回事。

強大是內心的篤定堅韌，而強勢，不過是外表的虛張聲勢，還帶著色厲內荏的不自信。就像「狠」角色，「狠」不是凶狠，而是「有型」，內心拿得起放得下立得住，總是自信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不再軟趴趴任生活揉捏，面對前路猶疑得不知如何選擇。

真正強大的女人拼職場能夠獨當一面，事業越做越大，心胸越來越寬。而看過了世界之大，自己那點小情小愛小悲小喜在浩瀚的時空中實在算不上什麼，於是更加豁達。

真正強大的女人做主婦也能打開自己的小天地，圍繞自己和家人建立嶄新的生活圈，讓父母、丈夫、孩子像樂意圍繞太陽運轉的行星一樣，興致勃勃地圍著家庭的核心，少了她，家裡就沒有主心骨。

真正強大的女人，不管在哪兒，不管在哪種人生狀態，都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還能發光發熱兼顧他人。

所以，親愛的你，在開篇我想對你說的是，這本書裡的「狠」角色，不是外表強勢內心軟弱的傢伙，真正的「狠」角色，是內心篤定的女子，她們百煉鋼成繞指柔地化解著生活的難題。

她們是你、我、她，是我們身邊每一個平凡的、努力著的、從容的好姑娘。

女性的世界並不只圍著男人轉

如果說我的上一本書《靈魂有香氣的女子》，是從32位民國女性的命運中讀出自身的故事，那麼這本《美女都是狠角色》就是從身邊女子的經歷裡照見自己的影子。

有了孩子後，我更加理解女性在處理家庭、職場、情感、自我、興趣之間的矛盾和壓力，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平台，分享積極的內容和主張，舒緩內心的負荷，成為「閨蜜」般的場所，讓更多女性在這兒獲得心靈的力量。

另外，我在傳統媒體工作11年，是個文字控，文字是我血液裡的基因和丟不開的執念。於是，2014年7月14日，我開設了「靈魂有香氣的女子」公眾號，不到6個月，已經有100000名朋友般的訂閱用戶在這個女性主義原創空間裡互動交流。

從平台的留言裡，我讀到了更多她們的精彩：

「懂得與自己相伴的人，內心安寧充實，舉止不浮不躁，那是一種精神上的豐滿。關注這個公眾號的時間並不長，但自從關注後，喜歡裡面的每一篇文章，甚至因為這些文字，重新感覺世事的美好，感覺時光於我的不虧不欠。」

「婚姻是一場經營。不善的婚姻有害，如剗疾，要不怕獨行；有基礎的婚姻要挽救，懂珍惜。」

「我是一位單親媽媽，獨自一人在悉尼撫養孩子，打兩份工。我現在的生活忙碌，充實，開心，充滿對未來的憧憬以及對自己的肯定。我很贊同那句話：『有快樂的媽媽，才会有快樂的孩子』，我兒子性格非常開朗，完全看不出是單親家庭長大的。我努力，我自豪。」

「我是90後，離家在大城市打拼。哦，別擔心，我不是來訴苦和抱怨的，年輕人最大的資本就是該辛苦，一如你們的堅持，謹以此留言作為我們陌生人之間每天交流的一份感謝，我熱愛的原創作者們。」

每天，我都被這樣積極的留言鼓舞，我也總是固執地發送那些能夠激勵人心的文字，它們絕不局限於男女情感，而是關於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職場、愛情、親情、親子、旅行、音樂、電影、心理諮詢等。

我知道情感話題有多熱門，但是我更清楚，如果僅僅想看與男人有關的情感話題，很多人都不用關注「靈魂有香氣的女子」這個號，大量公眾號在教女人怎樣取悅男人、斗小三和穿衣打扮，可是，這遠遠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女性的世界絕對不是只有情感問題、煩人的婆婆、不省心的男人、搞不定的小孩、迷茫的職場和娛樂八卦，我們的眼界和心靈，都要比這些豐富得多，我們知道世界的廣闊，於是，不會把自己的困擾和憋悶太當回事兒，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愉悅大氣地過日子。

生活是太大的多項選擇，家庭、事業、友誼、健康、愛好，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女性的世界並不只圍著男人轉。

讓我高興的是，越來越多的姑娘和我們觀點一致，我們一起擦亮眼睛去發現生活裡的正能量。即便日子時常甩出幾個巴掌，出幾道把人問住的難題，讓人誤以為悲傷與放棄很容易，可是，我們依舊相信，不幸與幸福一樣，都是比較出來的，石縫中的小草見到太陽是重生，溫室裡的花朵看到太陽是枯萎，兩種心態，兩個際遇，兩番結局。

有多顛沛流離的青春，就有多歲月靜好的中年，女人的篤定和從容，是千帆過盡後的豁然開朗。

誰說生活就該是一顆糖呢？手藝好的姑娘，即便在苦裡都能調出點甜味。

而我們，就是這樣的姑娘。

在抄襲氾濫的微信時代堅持原創

在抄襲氾濫的微信時代堅持原創有多辛苦，只有做過才知道。

2014年9月18日，我發佈了一篇維權聲明《我是作者李筱懿，微信時代的尊重叫署名》，內容如下：

親愛的讀者，你好，我是李筱懿。

這個名字對於你可能是陌生的，對於「靈魂有香氣的女子」公眾號的讀者，卻相當熟悉——每天晚上，我們在公眾號裡分享我的原創文章，朋友般討論情感、婚姻、職場、音樂、電影、旅行這些女性話題，我想，我親筆寫的文字，才是最吸引你們的所在。

即便對我不熟悉，你或許看過這些文章：《婚姻中最狼狽的時候——寫給所有中國媽媽》《多少夫妻，在耗盡一生地做彼此的差評師》《壞婚姻是所好學校》《愛是欣賞，也是改造》……

我不知道它們究竟以什麼標題出現，但共同點是：它們都來自我的公眾號「靈魂有香氣的女子」，以及獲得2014當當年中新書榜第

一名的同名暢銷書，我是它們的作者，而文章不僅沒有署名，甚至，被篡改成了其他人的名字。

我這個原作者，倒像個抄襲者。

網絡侵權在中國是普遍現象，可是，當我公眾號裡80%的留言都變成了截圖：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嗎？我的朋友不停發來疑問：你的文章被盜用了嗎？

我才意識到事態嚴重超過想像，搜索相關資料，雖然已有心理準備，結果依舊令我震驚：

截至9月17日17：05分，不完全統計，大約有59404個公眾號轉載了《婚姻中最狼狽的時候——寫給所有中國媽媽》《多少夫妻，在耗盡一生地做彼此的差評師》，我們查看了前100個搜索結果，只有8個署名並註明出處，其餘，都隱匿或者篡改了作者，而且，這些文章大約三成被用於企業公眾號宣傳。

只是這幾篇文章，便給微信帶來了超過5000萬次點擊——你會奇怪這個數字怎樣計算——我們粗略關注了侵權微信，僅僅幾個大號的單篇閱讀顯示就是100000+。

而我的公眾號「靈魂有香氣的女子」創立於2014年7月14日，兩個月的時間，原創文章吸引了21164位訂閱用戶，《婚姻裡，你孤獨嗎》《婚姻裡，你為我點讚了嗎》在我個人公眾號裡的點擊已經超過百萬，那些創建更早的大號，姑且計算為500000次，已經數量驚人了。

所有寫稿佬都明白原創的辛苦。

幾乎每一天，我早晨4：45起床寫兩個半小時，然後，去報社上班、陪伴家人、安排孩子的週末活動，我的業餘時間幾乎都給了寫字，這些字就像我的孩子，現在，我的孩子被人偷走，還改了名字，這是任何媽媽都不能接受的心痛。

我極度憤怒，卻無處訴說。

規則和自律讓我們有尊嚴充滿安全感地生活在這個世界，即便身處微信時代，這依舊是起碼的教養和常識。

署名，對於我，是名譽和尊重；對於轉載的人，不過舉手之勞。

這篇文章被很多素不相識的朋友轉發，引起了一場關於尊重原創的討論。得到這麼多陌生朋友的支持，我很感動，也有不少出版社主動提出，要把這些文章集結起來以正版權。

坦率地說，我對於選擇出版社非常慎重，數次溝通之後最終與長江文藝出版社達成共識，這裡不僅有我敬仰的出版界泰斗「金黎組合」金麗紅老師和黎波老師，還有認真嚴謹的編輯賽男和小潔，與我同為安徽人的六六姐的作品也交由長江文藝出版社負責出版。

我是個認真的人，我喜歡同樣仔細縝密的合作夥伴。

我們一起討論選題，商討篇章結構，研究怎樣建立內在的邏輯關係更完善地表達主題。我們大到封面設計風格，小到一句話一個字，都用心打磨，反覆推敲，就是希望你能夠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寫書猶如生活。

一本書從構思到動筆，從一個個字到一篇篇文章，從片段式的字句到篇章化的書籍，是個漫長而需要等待的過程，也是滿懷期待的心情，一邊努力寫作，一邊期待上天賜予自己一個美好結果的忐忑過程。日後看來，這本書中一定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現在，謝謝你喜歡並且支持這本書，謝謝你認可並且贊同我們的觀點。

在未來的日子裡，願我們成為共同成長的夥伴。

你的朋友：筱懿

2015年2月9日

Part 1 真正的「狠」，是心底的從容

「狠」不是態度裡的張揚，言語中的張狂，氣勢上的咄咄逼人，而是來自內心的堅定與從容。

女人的強大從來不寫在臉上。

美女都是狠角色

那些長得漂亮、幹得漂亮、活得漂亮、想得漂亮的傢伙，都是狠角色。

我在美容院休息室看新項目介紹，忽然走進來一位足以讓任何人眼前一亮的的女子，線條優美結實，皮膚輪廓緊致，五官精緻清晰，禮貌周到地謝過美容顧問，優雅離去。

我的美容顧問笑著說：「這是我們店接待最久的顧客，20年前剛開店她就定期來做護理。」

我驚訝得顧不上禮貌：「20年前？她現在多大？」

「40多歲吧，有兩個孩子。她的美容秘方是我們店的聖經：為了不長頸紋，20年只枕頸枕，從來不用又高又軟的枕頭；保持眼周沒有細紋、延緩法令紋的要訣是超過15年仰面睡覺，側睡容易長皺紋；每天倒立5分鐘；跑步的習慣堅持了快20年；早晚各一張面膜，晚上三層功效不同的精華。」

每一條都讓我震驚：「她不工作嗎？那麼有時間。」

「不，她自己經營一家公司，事業也蠻好的。」然後，美容顧問笑著補充，「我們做這行，瞭解很多所謂漂亮的秘方，但是，極少有人堅持，大多客戶都是最多每個禮拜來做次護理，回家飲食、運動、個人保養並不注意，完全依靠美容院變美怎麼可能？美麗的代價是努力。」

這些年，很多事例顛覆了我對「美女」的看法，就像很多經歷推翻了我對「成功」的認知——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故事，實際上都是很苦的過程，就好像隨性與放任大多是慢性毀容的良伴。

我曾經採訪自創品牌咖啡館的女老闆，對她說我的夢想也是開咖啡店。

她輕輕地笑笑，跟我聊每平方米的房租，客單價，員工培訓，店堂佈置與氛圍營造，供應鏈管理和採購，連鎖加盟擴張發展。這些硬梆梆的字沒有一個和浪漫有關係，她更不是我原先想像中捧杯咖啡看本書在冬日的暖陽下窩掉一個下午的爽人。她總是在巡店，從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忙碌而麻利，很少說多餘的話，很少做無謂的事，她告訴我，這才是咖啡館老闆的真實生活，腳踏實地努力出來的安全感。

因為走的路多，她身上有種見多識廣的漂亮，「美女」在她這兒絕對不是「先生小姐」式的統稱，而是貨真價實的結論。

我也曾打算開家淘寶店，坐在家裡SOHO，想了三四年都沒做，可是我的大學同學張琳琳做了。

這個新疆姑娘在網上賣圍巾，從一家紅心都沒有的小店做起，整夜彎腰拍樣品上貨累得直不起腰，在醫院吊水吊針還推到最快趕時間，在大巴扎進貨一家一家敲門，孤注一擲把所有的積蓄壓進貨款，偶爾也會看走眼做季節性產品血本無歸。

可是，六年之後，我依舊老老實實碼我的字，她卻成了我的採訪對象——中國圍巾第一品牌「羚羊早安」創始人、阿里巴巴「全球十佳網商」、淘寶七大傳奇賣家、首屆青年創業大賽冠軍，等等。

忙碌中，這個漂亮姑娘還拿到了社會學和管理學雙碩士。

老天多麼不公平。

老天又是多麼公平。

那句話怎麼說的？只有十分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

是的，成功的人從來不會把努力掛在嘴邊上，所以，假象總是很輕鬆——學霸從來不看書，美女怎麼吃都不胖，明星每晚貼兩片黃瓜皮就能永葆青春，企業家經常撞大運遇見風投莫名上市，韓寒、郭敬明擁有大票腦殘粉，趙薇隨便出手拍個電影票房口碑都能雙豐收，那個叫老羅的胖子靠耍嘴皮子收會員費賣月餅都能成自媒體先鋒。

呵呵。

你懂的。

這個世界上若有若無的才華很多，漫不經心的敷衍很多，被現實照碎的夢想很多，對別人的美麗和成績雲淡風輕說幾句漂亮話的機會很多，可是，踏實的勤奮卻不多。

那些長得漂亮、幹得漂亮、活得漂亮、想得漂亮的傢伙，都是狠角色。

他們專注、自信、驕傲，甚至有點偏執，對自己狠得下心下得了手，在別人散漫的時候用功，一用若干年，可怕的是，他們的情商、智商還比一般人強。

聚沙成塔、水滴石穿都是痛苦等待和磨煉的過程。人都有惰性，誰不願意慵懶地靠在鬆軟的沙發上美好前程自動在眼前鋪開呢？誰不想隨時隨地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呢？誰不想愛誰是誰隨心所欲地談一場戀愛呢？誰不想天生擁有玻璃心和公主病的雙重資本呢？

真相很淒清：你對自己下不了狠手，就輪到生活對你下狠手，你人生中偷的那些懶，離不開的那些人，荒廢的那些時間，就像多吃的那些苦一樣，某一天會用特別的方式回報你——或許成為臃腫卻並不健康的中年婦女，或者成為被感情抽得遍體鱗傷的蕭紅式怨女，或者成為一點都不快樂沒有安全感的憔悴婦人。

經歷了冬天的荒蕪、春天的播種、夏天的耕耘，然後，秋天的收穫才可能是順理成章的事。

只是，美女不會告訴你，她跑了多少公里路，流了多少汗，扔了多少雙走壞的鞋，多少年沒有趴著睡過覺，才換來了一身緊致的肌肉和無瑕的面孔。

1923年，中國姑娘謝婉瑩到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學院留學，穿過著名的塔院，走過樹林和草叢來到主校區，望著眼前波光粼粼的慰冰湖，聽老師說起11年前另一個著名的中國女學生：

她主修英國文學，兼修哲學，選修法語、音樂、天文學、歷史學、植物學、英文寫作、聖經史和辯論術，還在佛蒙特大學選修過教育學，她成績優異，熱愛體育，幾乎是「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典範。

後來，她講了一口流利而優雅的美國南方口音英語，1943年2月18日，她在美國國會發表了20分鐘的演說，成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國會演講之一，她是第二位登上這個講壇的女性，轟動美國朝野。

她也是個美女，名叫宋美齡，而謝婉瑩，就是著名的冰心，據說同樣是個美女。

先別忙著尖叫、鼓掌、揮舞螢光棒，想想這些光環背後的功夫。就像水木丁說的，美女都是狠角色，尤其對自己。

我們的奢望要配得上我們的本事

我們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願望與能力最終談判和妥協的結果。

曾經，我有一個神一般的保姆，她在我家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

她只喝自己帶來的祁門紅茶；她必須睡硬板床，柔軟的席夢思是萬萬不行的，因為她擔心駝背；她每天早晨一定要吃用純鹼而不是發酵粉做的饅頭；她每個禮拜天務必休息；她還對我的飲食作息嚴加管束，我在家做的事，得由她把關。

聖誕節前幾天，我準備參加閨蜜的年終派對，惴惴不安好一陣子才打定主意不告訴她，偷偷溜出去。當我畫著美美的小煙熏，穿著blingbling的小禮服，拎著閃閃的小高跟鞋，貓著腰，企圖逃過她火炬般的眼光時，身後響起幽幽的聲音：

「小李，你這是要到哪去？下午三點我們家政協會召開年度大會，我要代表理事們致辭，你得留在家裡照看寶寶。」

是的，我果斷地洗乾淨了小煙熏，脫下小禮服，放回小高跟，安安靜靜守著我的小寶寶，成全了神級阿姨的會議報告。

你問我為什麼要忍？

因為那時，我的寶寶剛剛出生，每一個小小的孩子來到這個世界，都不會自帶使用說明書，面對這個伸腿蹬腳的小人兒，全家都犯難，而我要繼續工作，只有她才能搞定一切。

忽略她的脾氣，她是我見過最卓越的保姆——她當得起「卓越」這個詞。

孩子在她手上完全是個小把戲，除了所有帶孩子的基本功，她還會撫觸會按摩，會拍嗝會治病，寶寶到點就睡醒來就吃，不哭不鬧心情良好，她就是一本關於孩子的百科全書。此外，她親手給我做固元膏，傳授我中醫知識，瞭解一切生活裡的小竅門，拆洗窗簾、收納整理、熨燙衣服、燒菜做飯、讀書看報，除了不會英語，她的技能和水準簡直是國際化的。

她的能力撐得起她的脾氣，所以，我心甘情願百般佩服地忍了。

今天說起久違的她，是因為我收到一個問題，有妹子問我：「筱懿姐，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好？比如，讓老闆給我升職，找到一個收入體面心胸豁達的男人，擁有一群合意的朋友？」

妹子的期望可不低呀，簡直是一場關於人生的全壘打，所以，我想到了曾經高要求的神級保姆。

一個人，當他對生活提出要求的時候，生活也會對他提出反向要求，所以，比較現實的做法是，首先反覆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領滿足生活的要求，考察自己的能力與願望是否匹配，然後再給出問題的答案。

而清醒、客觀地認識自我，是個異常艱難和痛苦的過程。

每當我在家照鏡子，經常覺得自己膚白髮黑，各種美貌淡定有氣質。可是，等到出了門，哪怕在經過一些會反光的玻璃門時不經意掃過一眼，才發現，那個身材不夠凹凸有致，頭髮蓬鬆，臉泛油光，表情茫然的身影，真的是自己。而平時，我活在美圖秀秀的天地，我知道讓自己變美的秘笈：

化妝有三寶，BB霜、眼線、遮瑕膏；

照相有三寶，低頭、半側、手叉腰；

PS有三寶，修補、液化、調色調。

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人，包括我，對自我的認知，都有意無意地停留在PS的世界，自動選取最完美的角度觀察自己。

他們害怕承認是因為自身努力不夠，才無法走到夢想期望的高度；他們不肯明白是由於本人不夠美貌出色，所以吸引不來男神或女神的愛情；他們拒絕看清自己的性格缺陷，固執地認為目前堅持的一切都比正確；他們擯棄忠言逆耳的善意勸告，覺得那些不中聽的真話都是羨慕嫉妒恨的打擊。

總之，他們自覺否定生活給予的真相，寧願隔著美圖秀秀看到自己PS後被美化的能力和本事，然後痛斥世界對自己太不優待。

人生的殘忍在於，拼盡全力以後，承認自己終究不過是個普通人，有些宏大的藍圖，永遠不會在自己生命的疆域裡生根發芽。

能夠坦然面對自我的渺小，承認自己的能力夠不上願望，願意把目標降低到一個可行的水準，是勇氣，也是智慧。

我的朋友高老師說：「這世界上有很多活得很努力的女人，但是有的讓人讚賞，有的讓人心疼，前者姿態優雅，後者表情悲壯。有些女人，無論怎麼製造熱鬧，都難掩心底的崩潰。分寸是個技術活兒，用力太猛難免姿勢走形，你之所以迷茫，就是因為你的才華和你的夢想不匹配，而活得老讓人覺得心疼，也是因為能力與願望不匹配。」

這是我一大早扒拉了半天，從她微信裡找出來的。

回到今天的這個問題，怎樣才能獲得美麗人生？怎樣才能擁有好職業、好男人、好朋友？

先看看手中的底牌，衡量下能夠付出的代價，計算出必須付諸的勤奮，然後，設置一個可以達到的目標。

作為千千萬萬普通人中的一員，我們需要接受事實：即便再勤勉，比爾·蓋茨也只有一個；即便再深情，布拉德·皮特的老婆也只能是安吉麗娜·朱莉；即便再掏心掏肺，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的友情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們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願望與能力最終談判和妥協的結果。

還記得《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裡漁夫的老太婆嗎？她要錢，要大房子，要珠寶，要僕人，要當女王，可是最後，她一無所有——因為她的奢望遠遠超越了她的本事。

當能力與願望匹配，所有期許都是正當需求；當能力小於願望，所有要求便都成了貪婪的妄想。

努力與用力的區別是，前者向著腳踏實地的夢想，後者朝著遙不可及的奢望。前者雖然辛苦，但是快樂；後者即便暫時熱鬧，也難免結果寒荒。

我和我的神級保姆最終難免一別。

在我的錢包趕不上她的工資增長要求後，我心痛地和她分開，心情之沉重猶如被人棒打了鴛鴦，我深深地知道，我沒有本事再繼續擁有她，我的能力與我的願望不再匹配，只好放棄。

我找了一個月薪RMB2500的大姐。她帶孩子的時候就顧不上做飯，做了飯就來不及洗衣服，她看不了書讀不了報，自己的名字也寫得歪歪扭扭。

但是，她每兩個禮拜才休息一天，每次休息，她老公都來到我家樓下高高興興接上她手牽手走回家；只要我有工作，她毫無怨言地調整自己的休息時間配合我；我生病了，她實心實意給我倒水買藥量體溫。

我喜歡她，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個人。

而前面那個，我高攀了，所以活該累。

怎樣站上巨人的肩膀

才氣是一種鋒芒，耀眼又灼人，只有懂得放低自己的人才能靠近和鍍金，能夠與比自己優秀太多的牛人成為朋友，本身就是一種非凡的能力。

M是我認識的最聰明的姑娘——不是滿臉寫著精明，而是看上去憨憨的，誠懇又好相處，我見她做過的最聰明的事情，莫過於拜對了師傅。

那時，她剛剛大學畢業，在一家挺不錯的廣告公司，像所有職場新人一樣，工作中最多的內容是打雜——大學裡我們都曾經想像穿著高跟鞋提案的白領生活，出來才知道，只有先打好雜才能接觸到真正的工作內容——M就是個打雜水平特別高的女孩，只是，猶如上天的考驗，她碰上的也是特別難相處的上司。

她的上司，一個只比她大四歲的畢業四年的男人，是業內出了名的才子、工作狂、話癆、細節控、自大症患者，生活上近身三尺寸草不生，工作中所向披靡攻無不克，不到四年他便被提拔為部門總監，由於業績斐然，公司上下都忍了他的猖狂，不過，誰都沒有M忍得那麼到位。

早晨，她笑瞇瞇地遞上醞釀滿滿的茶杯：「師傅，喝茶。這兩天在看什麼書？」

中午，不等他從文件堆裡抬頭，她便已把在食堂精心搭配好的飯菜放到他手邊：「師傅，吃飯。有沒有火爆行業資訊啊？」

下午，她經常自費到對面咖啡館打包一份他最喜歡的無糖無奶素咖啡，燦爛地遞給他：「師傅，你的最愛！順便看看我這個案子寫得怎麼樣？」

晚上，她捱到跟他一起下班，特別真誠地問：「師傅，這個我不懂，教教我吧，不會給你丟人的。」於是，辦公室混搭起一陣辟里啪啦不耐煩的解釋和一團和氣的細聲細語。

廣告公司大把恃才傲物個性張揚的大拿，忽然冒出個貼心清秀的小姑娘，的確是件開心事，久而久之，「師傅」上哪兒都帶著她。

有人拿M開玩笑：「你是有師母的！」

M細弱堅決地回應：「我誠心向師傅學本事，掰扯這些幹什麼！」

大家習以為常之後，便對驕橫的師傅和柔弱的徒弟二人組不再八卦。事實卻是：兩年後，師傅自立門戶，徒弟與他一道創業；六年後，師傅真正成為行業大佬，徒弟當了他的合夥人。

我再次見到M時，當年柔和溫順的女孩，已經變成優雅沉著的女子，不變的是低調與親和。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聽起來特別勵志，讓我們這些霍比特族矮姑娘很振奮，可是，究竟怎樣才能成功地讓巨人待見咱們，騰出肩膀讓咱們待著呢？

M是個成功案例，即便她的師傅算不得了不起的大巨人，高人也還稱得起。

從前看《射鵰英雄傳》，洪七公是我最期待出場的人物——四位武俠宗師，東邪黃藥師全能型高冷，西毒歐陽鋒厚黑范陰毒，南帝段智興道貌岸然得像個不真實的完人，只有北丐洪七公，透著率性而為寬厚仁俠的瀟灑痛快，更不用說武功上的成就。

這麼一位武學大師，怎麼偏偏看重郭靖這樣既沒有天分又不夠聰明的徒弟？

金庸金老寫洪七公貪嘴黃蓉做菜的那段，在我眼裡是全書的神來之筆。

嘗遍天下鮮的洪七公在皇宮御廚樑上偷棲了兩個月，皇帝的御膳得他先嘗，得意的留下，不得意的再還了御廚。

這樣的食神，黃蓉用「玉笛誰家聽落梅」、「二十四橋明月夜」、「好逑湯」招待他。「好逑湯」名字取自《詩經》，整個湯荷香四溢，湯中的櫻桃是美人的小口，花瓣是美人的面容；「玉笛誰家聽落梅」把牛肉、鹿肉等幾種鮮嫩肉條擰在一起，最妙之處在於每多嚼一口就有一種不同的滋味；「二十四橋明月夜」，白玉一樣的豆腐經過輕柔的蘭花拂穴手，剗成一個個軟嫩嫩的圓月亮，置於火腿中蒸熟，充分吸收火腿的鮮美，真是忘俗的大食客。

烹飪這種藝術，與武功一樣，需要天分。

與其說黃蓉的廚藝征服了饞嘴七公，答應教愚鈍的郭靖三招兩式，不如說這是兩個聰明人之間的惺惺相惜，七公的武藝哪裡來？書裡說「一半得自師長，一半自行參悟出來」，他對武功的悟性，應該不在黃蓉對烹飪的天分之下。

可是，僅憑幾道菜就能騙得武學宗師傾囊相授，也未免太小看七公，他之所以收郭靖為徒，除了捨不得黃蓉的佳餚，更因為看出了郭靖是一個「傻不稜登的小子」——楊康、歐陽克甚至很多路人甲都比郭靖智商高嘴巴甜，可是，像郭靖一樣樸實憨厚豪俠重義的後生，不多！而這些品質恰恰七公自己也有，所不同的是，比之郭靖，他又多了智慧、酣暢和瀟灑，他有點兒像六分郭靖四分黃蓉的綜合體。

貌似愚鈍的郭靖可以站上武學宗師七公的肩膀，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可見，能夠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都有被巨人欣賞的過人之處，尋常人等，萬萬入不了巨人閱人無數的法眼。

而這些過人之處，有多少分是天生，又有多少分是後天苦修？真的入了巨人法眼，距離成為小巨人也不遠了。

「如果說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些，那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說這話的牛人是牛頓——思維縝密、腳踏實地的摩羯座理工男。雖然我完全不懂牛頓的理論，但是，我看明白了，這個自謙「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其實自己本身就是個巨人，甚至，是個比他的前輩們成就更卓著的科學巨人，尤其難得的是，巨人還特別謙虛努力不狂妄。

由此可見，怎樣站上巨人的肩膀是有前提的：

首先，自己不能太矮，智慧與能力都太袖珍的人，要爬上巨人的肩膀真不是件容易事。

第二，爬上去之後得站得住，假如自己沒有什麼進步，讓巨人失望了，Ta也不樂意讓你老在肩膀上待著給Ta丟人，那片巴掌大的黃金位置，總要留給幫得起來的人。

第三，才華橫溢的人，往往脾氣好不到哪裡。

傳說中既有本事又溫和的人，往往是跌過跟頭，吃過苦頭，領略過生活的跌宕，收斂了與生俱來的銳氣，在後天的雕琢下逐漸懂得敬畏，然後向完美的軌道發展，而這個典範的原型，很可能是恃才傲物的狂人——才氣是一種鋒芒，耀眼又灼人，只有懂得放低自己的人才能靠近和鍍金，能夠與比自己優秀太多的牛人成為朋友，本身就是一種非凡的能力。

這些，在飯桌的觥籌交錯間找巨人、在高大上的論壇裡漫天撒名片找巨人、在朋友圈裡不停加人找巨人的聰明姑娘，真的像M一樣明白了嗎？

帶著傷口奔跑

我們看到的那些勇敢並且完美的人，不過是帶著傷口依舊願意向前奔跑的人。

我最難忘的採訪經歷，來自一位女企業家。

她完全不像大家想像中的女強人——氣勢咄咄逼人，說話篤定潑辣，穿著霸氣十足，神情自信驕傲。恰恰相反，她的辦公室充滿溫和的女性氣息：色調是清雅的淺綠，優雅的玫瑰花茶在透明的茶具裡散發著幽幽的香氣。採訪的過程如老友聊天一般親切隨意，她擺上精緻的茶食招待我，有問必答，謙虛從容。

愉快地結束工作，我邊收拾東西邊靈光乍現，請她為當代職業女性平衡家庭與事業之間的關係提點建議，她神情略變，躑躅了一下，依舊微笑著說：「這一點，我可能沒法給大家提建議，我自己的家庭也不完整，一年多前我和孩子的爸爸離婚了，為了讓孩子有個接受的過程暫時沒有公佈。」

說完，很抱歉地微笑。

我有點不知所措，為自己的冒失難堪——感性的採訪者雖然在情緒調動與交流方面沒有問題，卻常常失分於分寸把握，把自己弄得太入戲，問出讓採訪對象作難的問題。

她看我囧在那兒，連忙接著說：「我是覺得，自己在這個話題上並不是榜樣，也不想說空洞的套話，所以實話實說。上天沒有給我做賢妻良母的機會，但是給了我其他方式的精彩，只是很抱歉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啦。」

她像為我解圍似的解釋，我又輕易地被感動了。

大多採訪對象，不過是工作關係，一問一答，一個寫新聞一個做宣傳，都是工作，誠懇投緣的人並不多，所以，至今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身邊任何一個朋友，即便消息公開之後，我也守口如瓶，因為當時，她完全可以敷衍一個初次見面的記者幾句客套話，對於老江湖，這並不難，所以，我珍惜這種難得的信任和緣分。

回去後，我仔細整理採訪資料，才發現她的很多成就都是在失去家庭的一年半里獲得，甚至，她可能為了挽救不再穩固的婚姻，在身體與工作強度並不適合的情況下，生了第二個孩子，雖然這並沒有周全她的家庭。

從時間上看，她孩子出生的時候，應該正是企業資金狀況糟糕的節點，而懷孕的難受對誰都很公平，我只能想像一個孕婦和新媽媽怎樣一邊忍耐著身體不適，一邊應對著公司經營，她無意中提到自己心臟不好，這個孩子讓她承受了極大危險和風險，而婚姻的危機，當時也應該顯現了吧，身體、家庭、工作三重壓力硬扛下來，依舊保持溫和、溫暖和信心，我除了敬佩，還有心疼——很多所謂的強人，不過是更能忍而已。

通常印象中，職業女性因為工作忙碌忽視家庭而造成婚姻解體，而在我見過的事例中，這並不是主要原因——通常在職場表現優越的女性，會把優秀形成習慣，在家庭裡同樣要求自己成為高分主婦，她們甚至比普通女性更加願意付出，更容易溝通，更低姿態，她們的婚姻維護難度更大的原因，在於對方的理解和配合。

大多婚姻的差距是由男人領跑造成，而領跑者一旦換位成女性，這種差距會由於男人心理上更加難以調適、危機感更強而更擴大，女人為了維護家庭完整，能夠做出的選擇就變成了：第一，停止前進，與對方一起慢慢走；第二，繼續前進，與對方割裂；第三，進退兩難，與對方在尷尬中相持，一對怨偶走不快也斷不了。

絕大多數中國家庭，由於各種原因，選擇了第三種。

絕大多數奔跑中的人，鼓起斷尾求生的勇氣，選擇了第二種。

所以，優秀的女人獲得幸福的婚姻，實際上比優秀的男人保全體面的家庭難度更大。

稿子寫完後，我很仔細地同她確認，生怕自己遣詞不周到，或者情緒上偏愛，反而給她帶來麻煩。

後來，我們成為朋友。

這麼多年，我看著她深居簡出，把包括自己外公在內的一大家人接到一處生活，很少有應酬，更少有是非，隻字不評論對方，企業卻越做越大。

從她身上，我突然明白，我們看到的那些勇敢並且完美的人，不過是帶著傷口依舊願意向前奔跑的人。我曾經羨慕奧黛麗·赫本幾十年不變的纖瘦優美，後來讀到她的兒子肖恩寫的傳記《天使在人間》，才知道她所謂的苗條居然來源於童年的營養不良。

這個英國銀行家和荷蘭女男爵的女兒，六歲便就讀於英國肯特郡埃爾海姆鄉的寄宿學校，十歲進入安恆音樂學院學習芭蕾舞，她的優雅幾乎是世襲的。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荷蘭被納粹佔領，謠傳她母親的家族帶有猶太血統，她粉色的夢立即被現實擊碎，整個家族被視為第三帝國的敵人，財產被佔領軍沒收，舅舅被處決，她和母親過著貧困的生活——因為缺少食物，她經常把鬱金香球根當主食，靠大量喝水填飽肚子。

她瘦削的身材正是源於長期營養不良。

雖然如此，她依然沒有中斷練習最愛的芭蕾舞，即使窮到要穿上最難捱的木質舞鞋也沒有關係，她的夢想是成為芭蕾舞團的首席女演員，可是戰時長時間的飢餓影響了肌肉的發育，再加上她幾乎比當時所有男芭蕾舞演員都要高太多，所以，這個夢想最終還是破滅了。

像補償一般，她優雅的氣質在時光中被復刻下來，《羅馬假日》試鏡的時候，她輕而易舉脫穎而出。

生活為你關上一扇門就會打開一扇窗，只是，很多人都沒有等到窗口打開便主動放棄。

的確，在某一個時間段，我們都會感到無力解答命運給出的難題，看不見未來也沒覺出希望，只感應得到傷口的疼痛，可是，只有帶著這些或者隱隱作痛或者痛徹心扉的傷口，奔跑更高更遠的位置，回望來時路，才可能發現解決問題的辦法，甚至，走到下一個路口，從前所有的問題便自然而然迎刃而解，當然，新的問題也會撲面而來。

貝多芬是個聾子，伊索是個瞎子，凡·高那樣熱愛家庭的人卻一輩子結不成婚，誰都有那麼一段傷痕，猶如命運在生活的道路上設置的路障。

它們有時是陰影重重的童年，有時是寡淡稀薄的親情，有時是無能為力的健康，有時是突如其來的變故，有時是勉強為繼的婚姻，有時是難以預料的背叛，有時是不太懂事的孩子。

最好的人生，不是一馬平川沒有障礙，而是跨過或者繞過路障繼續向前；最好的際遇不是不受傷，而是帶著傷口依然願意奔跑；最好的天氣不是永遠都是艳阳天，而是儘管現在滂沱大雨，太陽明天依舊會跳出地平線。

所謂的傷口，讓我們每一個人變得更加勇敢，更加惜福。

當美貌與才華都只是個係數

我們身邊那些美貌與才華並存的姑娘，卻沒有過上她們本應該匹配的好日子，或許真的是因為在閱歷、智慧、性格、勤奮、自控力、教育程度的關鍵項目上失分太多吧。

20歲的時候，我以為，一個女人婚姻幸福與否，美貌與才華佔據很大比重，它們像丘比特最鋒利的箭，直直射中她愛的男人的心，在充滿愛情的甜蜜底色上，生活的鋪展也相對一帆風順。

可是現在，耳聞和親歷了很多故事之後，我承認，美貌與才華都只是個係數，這個係數乘以閱歷、智慧、性格、勤奮、自控力、教育程度之後，才是一個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拿到的真正得分。

正是這個分數，決定了她的婚姻是否幸福，她的生活是否圓滿。

如此，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美貌過人才華出眾的女子，卻活得讓人心疼——容貌與才藝的單項高分，挽救不了閱歷、智慧、性格、教育其他關鍵項目的相對低分，當外在的美麗與才氣Hold不住內在的侷促時，人生就成了易碎品。

比如，張柏芝。

寫一個娛樂圈的人，特別難。

事件的走向與最終的結果充滿不可控的未知，明星的分分合合，時常讓堅挺的文字在無常的現實面前，成為落伍的笑話——熱心觀眾還在感歎情傷，「別人」卻早已花開兩朵。

但是，張柏芝不同，我那麼喜歡她——我喜歡她無死角的美貌和天賦的才華。

與藝術相關的領域，文字、繪畫、演戲、音樂，往往都需要天分，鮮有頂級藝術家的成功僅僅由於勤奮——缺少天分的靈動，勤奮就顯得匠氣，透出呆板和雕琢的刻意。

而張柏芝，恰好是個天才美少女。

她演《星語星願》，輕鬆拿到第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獎；她演《忘不了》，在年輕妻子、奮鬥女人和孩子母親之間嫺熟切換，不費勁地獲得第2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連《河東獅吼》這樣的商業片，也因為她流暢自如的表演變成愛情電影的經典，當年的范爺也只能給她配戲。

即便就此息影，她也是香港電影不可忘卻的女演員，無論張愛玲式的「成名要趁早」，還是亦舒師太式的「很多很多愛或者很多很多錢」，在她20歲的時候，便幾乎擁有了全部。

除了負擔沉重的父母與原生家庭，上天補償給她一手多麼好的牌。

她握著一手好牌，活得肆意，活得凜冽，也活出了一堆麻煩。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有些事，做了是膽量。

做了卻不被人知道，是所謂的本事。

不僅不讓人知道，還能以另一副完全不搭界的面貌行走人間路，那簡直就是傳說中的才華了——就像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誰都以為他們情比金堅，直到男主角在傳記裡承認：「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國人，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11個女朋友、情婦。」愛情神話居然是如許慘淡真相。

但是，張柏芝顯然沒有這樣的才華，她做什麼都被人知道。

她和一大堆男人約會、嗑藥、通宵跳舞、拍艷照。

不要追究為什麼，很多人都會有不想規規矩矩做人只圖一個爽氣的衝動，只不過，有些人想了沒做，有些人做了沒人知道，而她想了做了，很不幸，還被全世界知道。

那些她最想塗抹掉的過去，在她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以最殘忍的方式，給了她最沉重的打擊。

不管是什麼時候犯的錯，都應該承擔錯誤帶來的後果。

而她，基本是自作孽的典型。

有一個細節，讓人心酸。

那時她還沒有離婚，謝霆鋒在訪談中很驕傲地說，雖然是張柏芝天天在家帶兒子，但Lucas十個月大時一開口說話就會叫爸爸，直到一歲多還不會叫媽媽。

做母親的人都知道，孩子會說什麼是帶Ta的人教會Ta的，在自己犯下大錯無計可施的時候，張柏芝費了多少心思教會兒子喊爸爸，讓兒子幫她留住丈夫的心。

這些錯有應得的委屈，只有她自己心裡知道。

她就是這麼一類女子，總給人飛蛾撲火的感覺，握了一手好牌，卻打得七零八落，讓人特別想心疼地抱抱她。

不是說人生不可以快意恩仇，肆意凜冽，而是，一種選擇的背後往往是一種放棄。假如你的目標是活得暢快，並且願意為此付出高昂代價，當然可以由著性子生活。

可是，如果你選擇的是世俗的兩情相悅和現世安穩，就要拿出與之匹配的智商與情商，拿出相應的自控、勤勉和努力，把人生控制在不脫軌的狀態。

多少美貌與才華並存的女子，卻過得讓人唏噓。

我曾經在蘇州專程看過最耀眼的民國名媛、徐志摩的妻子陸小曼的墓，出乎意料的簡陋窄小，碑面幾乎被「先姑母陸小曼紀念墓」幾個大字佔滿，字跡稚拙而樸素，旁邊一幀橢圓形黑白小像，眼波流轉，齊耳短髮，絲毫沒有十里洋場的名媛派頭。

陸小曼出身名門，嫵媚嬌柔，書畫俱佳，是當年胡適筆下「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卻也任性嬌縱，揮霍無度。她並不明智地選擇了無法滿足自己豪奢生活的詩人徐志摩，結局卻是詩人疲於奔命四處代課掙家用，為了一張免費機票搭乘不安全的小飛機，在迷霧中撞上山頭英年早逝。

曾經的佳人獨自吞嚥苦果，從此閉門自省，簡衣素服，不到40歲，便憔悴得像一名老婦人。

你當然可以認為她絢麗自由，可是，誰說她不能夠活得更美好一點呢？

那個寫下「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艷幟高張的女詩人魚玄機，與李冶、薛濤、劉采春並稱唐代四大女詩人，同樣的燦爛、繁盛、恣肆，卻因為打死丫鬟27歲就被處死。

你也可以認為她在最好的年齡盛放過，可是，誰說她的花期不可以更長久一些呢？

還有我們身邊那些美貌與才華並存的姑娘，卻沒有過上她們本應該匹配的好日子，或許真的是因為在閱歷、智慧、性格、勤奮、自控力、教育程度的關鍵項目上失分太多吧。

明智的女子，愛的時候傾盡全力，不愛之後，也不會浪費太多精力。

有分寸的女子，不會在不合時宜的時候做出不合時宜的舉動，比如，在飛機上遇到陳冠希，明明座位不在一處，卻執意換到對方身邊，無厘頭地拍照留影。

難道張柏芝真的不知道，對於以心理潔癖著稱的處女座男人，「艷照門」是怎樣都跨不過去的坎，與陳冠希合影更是不可觸碰的底線？

從此，他的冷漠成了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常態，世界上沒有冷男，只是他暖的不再是你。

張柏芝是個孩子，還是那種由問題少女成長起來的女孩。

成人的選擇，是大事不糊塗，是願賭服輸的霸氣；孩子的選擇，是小事聰明，是不顧一切的衝動。

林志玲式熟女的成功，是歲月積澱之後的水到渠成，是到了一定年紀，把說錯話行錯路的概率幾乎降低為零之後的綻放。

物是人非事事休。

眾生為生活，誰沒有事故？

只是，願每一個美貌與才華並存的姑娘都過上理想的日子。

安全感從哪裡來

每個人都有擅長的領域，並且在這些領域中安全感爆棚，在生活裡擴大這樣的領域，帶上滿滿的安全感，自如行走好了。

13年前，我大學剛畢業，是一名初出茅廬的培訓師，因為Boss生病而臨時代替他參加一堂原本不是我的級別所能參與的培訓課。這堂針對企業管理培訓師的高大上的課程，隨處可見五百強資深培訓師，在他們身邊，我像一隻闖進孔雀團隊的小笨鴨子，極力想Take it easy，心裡卻明白：自己實在沒啥Easy可以Take。

生手裝X是件特別可笑的事——因為確實沒有底氣，只好諱莫如深地微笑；由於真的講不出有營養的內容，只有低調而不奢華地沉默。

初入職場，我便深刻體驗了什麼叫不安全感。

新加坡講師非常善於調動課堂氣氛，快下課時拋出一個題目：「如果被學員問到怎麼想都答不出來的問題，大家怎樣處理？」

答案五花八門，這樣的小Case顯然難不倒經驗老到的培訓師們，但是，我這只菜鳥卻分明攢了一手心的汗，心如撞鹿，生怕他轉到我身邊拍我肩膀讓我回答。

這個好人一定看出了我的緊張，他沒有點名讓我答題，而是看著我的眼睛大聲說：「Helen，你覺得這樣回答怎麼樣：我們熱情地對提問者說，你的問題太棒了！這也是這門課程中必須掌握的核心，所以，

我非常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哦，A，請你說一下你的看法。嗯，非常棒！B，你怎麼看？好極了！還有你，C，你總是有獨特的見解。非常完美！好的，實際上，大家都已經深刻瞭解了這個問題，把所有的答案匯總起來，就是完美解答！」

全場哄堂大笑。

對於這種善於把球踢回去的善意而幽默的老江湖，真是什麼問題都難不倒。

下課後，他特意走到我身邊微笑著低聲說：「Helen，你還是一個小郎中，當你成為一名專業上的老中醫之後，就不會害怕任何問題了。」

從那時開始，我明白，人類的一切不安全感統統來自不自信，來自對未知不可控的懼怕，來自對能力與願望不匹配的擔心，尤其女人，「沒有安全感」幾乎是一句口頭禪。

我們看到並且接觸過很多類似的女子：她們在職業上沒有安全感，不願挑戰任何有難度的工作，而實際上，幾乎所有輕而易舉就能完成的任務都是簡單重複性的勞動；她們在生活裡沒有安全感，吃著今天的提拉米蘇擔心十年後有沒有紅茶，為沒有發生的事情擔驚受怕，卻不去努力讓今天過得更好；她們在愛情中沒有安全感，找個帥哥怕被劈腿，找個暖男怕對方不上進，找個成功人士怕過不到頭，找個各方面都尋常的普通人，又覺得自己一輩子太虧；她們在婚姻裡沒有安全感，防白髮防長胖防皺紋防小三，生怕一不留神，老公就成了前夫；她們對子女沒有安全感，憂慮考不上重點高中連帶著上不成理想大學，出國怕學壞，國內待著怕教育體制耽誤孩子……

我們身邊隨處可見這樣焦慮的女子，不受年齡限制，從20歲到60歲都有，像觸角靈敏的昆蟲，睜大眼睛警惕地打量著世界，精神緊繃卻故作強大，其實心虛得很。

她們，包括曾經的我自己，都用過一種比較錯誤的方式尋求庇護——向別人——父母、男人、朋友、子女等一切外力，索取讓自己內心平靜踏實的力量，可是，安全感不是收稅，無論向哪個別人徵收，結果大多是陷入深深的失望。

安全感，實際上是一種「內因」，是一個人對生活的綜合掌控能力，無論精神還是物質，當Ta感到在職業、婚姻、家庭、友情、親情這些方面一切皆能自如應對的時候，Ta便進入了舒展而放心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安全感。

在安全感的內因作用下，一個女人即便遇到生活中突如其來的變化，也能夠活得相對主動，調動擁有的資源應對變更，並且鼓勵自己不要那麼無助，積攢起信心向前看。或許，她對未來也會擔心，但是，她絕對不會灰心，甚至，她悲傷和自怨的時間都比別人要少得多。

一個能夠給予自己安全感的女人，心緒穩定，內心堅定，不會被別人的情緒干擾，她的溫和、善意、篤定與靠譜，源源不斷地為周邊人輸送著安全感。

此時，她真的像那位新加坡講師描述的那樣，從一個原本稚嫩的小郎中，經歷生活的望、聞、問、切，診治了海量病人，積累了豐富經驗，最終成長為人生的老中醫。面對再嚴重的病症，也有應對之策；即便無力回天，也能微笑向暖安之若素。

如此，內心自然安全了。

順便說一下，13年前培訓課的最後一個環節是團隊合作小練習，資深培訓師們分成若干小組，充分利用手頭資源，不發任何道具扮演東方不敗，評分最高的小組獲勝。

這可是我的強項，我心裡狂喜，拿出大學演話劇的勁頭，在小組裡徵集各色用得上的道具，Cosplayer一樣給自己塗大紅唇，畫入鬢的劍眉，提亮鼻樑和顴骨，描眼尾上翹拉長的眼線，穿著自帶的黑色旗袍，披著組員贊助的黑色長款絲巾好似拖地披風，信心滿滿緩緩上台，對台下觀眾蹺起蘭花指猛轉身亮相。

新加坡講師眼神一亮，然後笑歪了，豎起大拇指，使勁鼓掌。

結果像一場獎勵，培訓結束後，他額外給我發了一個「優秀表現獎」。

我把獎狀帶回去掛在辦公桌上，Boss很驕傲，覺得沒有看錯人，可是，直到現在，他都不知道那張獎狀是因為扮演東方不敗得來的。

每個人都有擅長的領域，並且在這些領域中安全感爆棚，在生活裡擴大這樣的領域，帶上滿滿的安全感，自如行走好了。

真的打算湊合著過掉這一生？

湊合，實際上是個不斷放低底線，容忍人生不停下滑與墜落的過程，你知道它的終點在哪裡嗎？

有姑娘給我留言：「筱懿姐，談戀愛了，見了男友家長，要催婚的那種。我不確定，他是不是那個我願意用一生陪伴的人，又害怕往前再也遇不到合適的，糾結中覺得就這樣湊合一下吧，有多少人不是隨遇而安呢？」

於是，我當天早晨4：30爬起來奮力打字寫回復，就是為了告訴她：

很多人都不願意湊合著過掉這一生。

我剛工作時遇到一位女上司，38歲——以那時的經歷看，簡直天文數字一樣的年紀（哈哈，你看到了別捶我），她第一天上班就給足我們驚喜與驚艷，簡直明媚照人：一頭烏黑講究的披肩長髮，卡其色長褲、白襯衫、鮮艷的絲巾，身材高挑、笑容開朗、聲音清脆，外形好似亦舒女郎。

她聽到我們稱呼工作組裡30歲不到的男同事「老王」，立刻反抗了：「你們不會叫我『老C』吧？太難聽了！叫『C姐姐』，不是『C姐』啊，『C姐』聽著像黑幫女老大。」

我幼小的心靈樂歪了，覺得到了38歲要是這樣好看，我也不貼面膜和時間抗衡了。

她帶著我做項目，出差，說起生活裡的點滴，比如：大學和籃球隊隊長戀愛，忍了三年兩地分居，直到把他變成孩子爹；女孩要多掙錢多讀書，穿漂亮衣服看美好世界，千萬不要輕視財富，至少高考和財產都是我國相對公平的衡量普通人能力和水平的標尺；尤其，對細節或者關鍵問題堅決不湊合——這句話我後來才有切身體驗。

她的級別可以住單間，有幾次為了和我聊天，倆人一塊訂了套房。

我看到她旅行箱裡的內衣，全部成套，精心搭配；每晚睡前，她在腳上塗厚厚的護足霜，吸收後套上棉襪睡覺；早起一張面膜，上妝方便神采一整天。

她笑著解釋，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講究，才是真正善待自己。

一次出差同居，她接完電話神色立刻變了，冷靜裡的驚慌——兒子在學校樓梯不小心摔了一跤。

於是，我才知道她有個10歲的兒子，5歲時因車禍右小腿截肢，孩子7歲時，籃球隊隊長和她離婚，帶走現金留下房子，孩子現在跟著她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實在無法把如此厄運和一個明亮的人聯繫在一起。

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多，從一個女生的大學時代，聊到初入職場，聊到愛情、婚姻、命運和意外。她說，孩子和離婚，是兩重巨大打擊，孩子出事的時候，身邊至少還有他；他走了，心裡真的空了。當時也覺得，未來就這樣湊合著過吧，還會有多少光明呢？健康孩子都未必有好前程，何況癱腿的孩子？20歲的姑娘都未必幸福，何況35歲的女人？

那段時間，她老得特別快，白頭髮拔一根長一束，心裡像打了麻藥，無悲無喜無痛無淚，父母背著她商量多攢點錢，好給她留條後路。

她說的時候先笑起來了：「30多歲的人靠兩個快70歲的人攢錢，也太失敗了。」她這才鉚足力氣掙扎著爬出「湊合」的人生，活成現在的樣子。

當女人還是女孩的時候，不太明白自己的一生其實只是由幾個關鍵環節組成——親情、學業、職業、愛情、婚姻、子女、朋友、夥伴，那些貌似漫長的時光，都在為這些要素積聚能量，在不該湊合的事情上湊合，未來也就只能湊合了；在核心環節認慫，人生也就真的認慫了。

誰都有迷茫無措，甚至被生活的巴掌扇暈的時候，其實，你和困難在賭一口氣，你的氣勢強過它，它就被你踩在腳下；你被它的氣勢壓倒，想湊合了，就永遠都被它踩在腳下，被它整得服服帖帖，直到成為面目模糊的中年人，最終，變成目光渾濁的老年人，精氣神被那些或許只是階段性的挫敗磨損殆盡。

「湊合」是件特別容易的事，尤其對女人，本來骨子裡的果敢就不多，「湊合」更是一張溫床，好像下雨天窩在家裡，外面有風有雨有烏雲，屋裡溫軟可人，多好；可是，風雨總會停，門外還有陽光、藍天和廣闊的世界，湊合慣了，你便怠惰得再也不想多行一步路，多看一片風景。

我們身邊聚滿老老少少的「湊合女生」，她們對職業湊合，永遠當個好好小姐，做著馬馬虎虎的工作，十年八年也不過是熟練的新人，很難順著螺旋形的階梯走到夢想的崗位；她們對愛情湊合，找個不鹹不淡的人結婚，生孩子，老了才發現最可怕的不是孤獨終老，而是和讓你感到孤獨的人一起終老；她們對友情湊合，身邊或許鬧哄哄圍了一圈人，真有心裡話要緊事，卻找不到可商量的貼心夥伴，都是似近非遠的熟人，難有知情達意的朋友；她們對親情湊合，懶洋洋寡淡淡，終有一天，子欲養而親不在，心裡的後悔在某個被欺負而無人訴苦的晚上蔓延……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總要對自己人、自己事、自己物盡心盡力之後，才能體味得到滿足、愉悅和收穫。

湊合，實際上是個不斷放低底線，容忍人生不停下滑與墜落的過程，你知道它的終點在哪裡嗎？

生命個體的生存目標各不相同，我對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人一直心懷敬意，可他們絕對不是湊合著依靠不停降低的要求生活，恰恰相反，他們對世俗的喧囂與應酬堅決不苟同，這份活在熱鬧當下卻保持內心安寧的難得態度，更需要毅力與勇氣——千萬不要誤解「隨遇而安」這個詞語，它與「隨波逐流」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前者是經歷過繁花盛開看清看透之後澄明的豁達，後者卻是在該努力的時候放棄、該跑步的時候漫步、懼怕直面現實的逃避。

隨遇而安是適應，隨波逐流是妥協，也是為「湊合」找的一個還算好聽的借口。

從一個較長時段來看，歲月像一條波浪線，起起伏伏，高高低低，高峰時期春風得意馬蹄疾不難，難的是谷底時分依舊願意抬頭向上，努力仰望、攀爬、不湊合，在關鍵環節不放棄，永不錯失站上高峰的機

會。

好像我初入職場時遇到的那位「C姐姐」，即便在最黯淡的生活裡，也始終保持著明媚的積極；即便在最合理「湊合」的時候，也堅決不「湊合」。

欲達高峰，必忍其痛；欲予動容，必入其中；欲安思命，必避其凶；欲情難縱，必捨其空；欲心若怡，必展其宏；欲想成功，必有其夢；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親愛的姑娘，這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句話，與你共勉。

不怕失去，才不會失去

愛情的真相是，他如果愛你，你涮豬腦吃羊腰啃烤五花肉都合他的心意；他如果不愛你，你沒事兒就去巴黎喂鴿子也對不上他的脾氣。

如果沒有加入媽媽群，你或許永遠不會知道世界上有那麼多才藝傍身的女性。

她們會烘焙，做出的蛋糕足以毫不羞澀地站進五星酒店甜品櫥窗；她們會手工，剪的紙捏的黏土燒的陶器幾乎能夠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她們烹飪各種高精尖菜品，每一個都讓你想到《舌尖上的中國》；她們有時間每天觀看孩子做早操，不像你，匆匆把寶貝送進教室，在臉蛋上吻一下，便快步回身趕去上班；她們看起來優雅從容，永遠裝扮得體地站在校門口迎接孩子撲到懷裡那一刻。

和她們比起來，你簡直不好意思承認自己也是媽媽。

你特別害怕周圍人饒有深意地說「××媽媽很忙的」，言外之意是你沒有盡到母親陪伴孩子的責任，你沒有拿出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照顧子女，你得不到「好媽媽」的小紅花。

所以，當女兒問我：「點點媽媽會做曲奇，你會嗎？」我瞬間很緊張，我不會，但是我怕她失望，我怕她因為失望降低對我的信任和依賴。

我立刻上網把烘焙書和原材料放進購物車，在點擊付款的時候卻猶豫了——即便立刻學習，我也不可能短時間練出像樣的手藝，依舊不值得她驕傲；而且，她今後將接觸各種各樣的技能，手工、音樂、舞蹈、體育、寫作、繪畫……我不可能樣樣都是高手次次滿足她的期待，是讓她從現在開始接受我不是全能媽媽，還是一次又一次挑戰她小而脆弱的自豪感？

母女，是陪伴一生的長久親情，我用得著勉強自己做不擅長的事情來維繫她對我的愛嗎？我有必要掩藏自己的弱點放大優勢獲取她的仰視嗎？在漫長的陪伴中我們難道不應該找到最舒適自然的相處模式，表現最真實坦然的自己嗎？我接受她是個專注力極強卻相對內向的孩子，不勉強她像小社交明星一樣禮貌熱絡，她是否也可以接受我這樣一個熱愛自己的興趣，生活中有無限樂趣，卻做不出曲奇的媽媽呢？

我沒有買烘焙材料。

我抱著她小小軟軟的身體，指給她看我大學時代做的剪貼本，以及出版的兩本書：「媽媽不會做曲奇，但是會講故事，我們每天講一個新故事好不好？」我編各種故事，跳過「兒語」直接教她用書面語精準表達觀點，每個週末帶她去學習喜歡的黏土課，設計不一樣的主題活動，教她唱我小時候的歌。

逐漸，她不再提曲奇，慢慢喜歡並且適應我們倆的相處模式。我也平和而舒展，不勉強自己承擔超過我能力範疇的任務，甚至，當我聽到「××媽媽很忙的」這句話也不再心虛氣短，我坦然接受微笑回答：

「確實很忙，但是一定盡力多抽時間陪寶寶。」

在「媽媽」這個領域，我不再拿自己的短處和其他人的長處比，比出一個特別窩心的結果；我接受自己的不足，也引導孩子接受我的不圓滿，不再患得患失懼怕失去她的仰視。

我意識到，包括親情在內的很多情感都建立在真實自我的基礎上，老老實實還原自己本來的面目，既不刻意表現優點，也不賣力掩飾缺點，更不為了討好誰，或者延續某一種關係而去凹造型做自己原本不擅長的事，情分反倒長久而舒適。

那些問我「筱懿姐，我該不該變成他喜歡的樣子」的姑娘們，看到這兒，相信聰明的你早已有了答案：生活是場馬拉松，所有不舒適的姿勢都堅持不了很久，猶如靠遷就和粉飾得來的感情，都跑不完全程。

情感世界裡最基礎的定律是：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無法強求。即便無數愛情讀本都在教導女人如何留住男人心，可是，兩個人最天然的吸引遠勝一切技巧。他如果愛你，縱然你十三點，他也能從你臉上看出孩童般的天真，和毫無矯飾的熱情；他如果不愛你，你不求索取從不放棄，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他的眼睛照樣盯著對面妹子的大長腿。

越怕失去，越會失去。

不怕失去，才不會失去。

那些本來就留不住的東西，青春、美貌、新鮮的愛情，哪有一樣是因為我們害怕就會常駐的？它們只會用更快速的消逝回應你抓得過緊的控制。

那些脖子上掛滿獎牌的傢伙，哪有一個是因為害怕失敗而站上領獎台的？他們只會享受全情投入的喜悅和衝刺高峰的快感。

我愛了20年的梅麗爾·斯特裡普說：「我不願去取悅不喜歡我的人，或者去愛不愛我的人，或者對那些不想對我微笑的人微笑。」

我能想像她目光篤定眼神驕傲地說這句話的樣子，因為她根本不害怕失去——少幾個不喜歡不接受你的人，那能叫「失去」嗎？那叫清理門戶。

有什麼值得緊張的？

任何關係，莫不如此。

前段時間樂顛顛地陪一個超級有趣的姑娘相親，對方是個處女座龜毛男，出了名的挑剔難搞，所謂的外在條件貌似也挺有資本堅持自我，介紹人磋商了幾次，妹子堅決約在自己最喜歡的火鍋店。

於是，四名衣冠楚楚的男女，圍著花花綠綠的火鍋圍兜，坐在辣氣襲人的包廂，頭頂店家友情配送的護髮帽，氣氛詭異。

點菜，妹子熟絡地招呼夥計：兩副豬腦四個羊腰再來15串烤五花肉。

我心想，完了，一世情緣盡毀二副豬腦四個羊腰，兩個璧人情絕15串烤五花肉。

沒想到，對面一直端著繃著的處女男立刻放鬆，齙出一口保養良好的白牙，笑了：你也好這口？

倆人一拍即合。

愛情的真相是，他如果愛你，你涮豬腦吃羊腰啃烤五花肉都合他的心意；他如果不愛你，你沒事兒就去巴黎喂鴿子也對不上他的脾氣。

遇到誰都不氣短，遇到誰都有收了Ta的勇氣，遇到誰都是真實的自己，遇到誰都不害怕失去，這才是神采飛揚的日子。

生活如彈簧，你硬他就軟，你軟他就強。

Part 2 「狠」出來的智慧

真正的「狠」角色不會輕易承諾、誇口、炫耀、自得，更不會咆哮憤怒盛氣凌人。

可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兒，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

當壞女人搶了好女人的男人

人生是一場防不勝防的牌局，就算你握了一手同花順大小王四個A，也架不住有人撂牌掀桌子攪局。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頭頂向上眼光往前，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朋友的朋友輾轉找我傾訴她的故事：一個好女人被壞女人搶走了男人。

「你知道嗎，筱懿，他曾經是一個多麼好的男人，對我好，對老人好，對孩子好，可是現在，他居然願意淨身出戶跟我離婚，就為了那麼個狐狸精一樣的女人！這麼多年，他都是行為標桿和模範啊！將來他一定會後悔的！」

呃，親愛的，如果可以，我多麼想給你解解氣，化成一聲巨雷劈醒那個男人劈裂那個女人，或者，把時間按個快進鍵，直接跳躍到三五年後的某一天，你的男人如願被壞女人甩掉，跪求你的寬恕與原諒，壞女人也人老珠黃，永生不得幸福。可是，我知道，這樣的詛咒是無用功，這樣的假設更是無稽之談，生活的常態不是心想事成，而是事與願違——不管你願不願意，你的男人都跟壞女人跑了，而且，他們很可能過得不錯，他的大腦就像裝了清洗劑一般漂白了你們曾經恩愛的往昔。

和我一樣看過《六人行》愛過瑞秋妹子大多很難喜歡安吉麗娜·朱莉，憑什麼這個酗酒吸毒嗜血雙性戀的大波女從乖乖兔安妮斯頓身邊搶走了男神皮特？男神難道瞎了嗎？看不到她劣跡斑斑的過往？

她有兩個前夫：約翰尼·李·米勒和比利·鮑勃·松頓。

她吸毒，在1998年的採訪中她說：「我幾乎什麼藥都試過。古柯鹼、海洛因、搖頭丸、迷幻藥……應有盡有。對我來說，讓我感覺最差的，是大麻。因為它會讓我覺得自己傻呼呼的，一直傻笑，我討厭這種感覺。」

她左青龍右白虎酷愛文身，從孟加拉虎到十字架，從小蘭龍到羅馬數字，她身上至少出現過十幾種不同花紋，足夠嚇退一個營的暖男。

可是，接下來的這些事，才是我認為最牛逼的：

她挑男人的眼光不差，她的兩個前夫，都演了奧斯卡的獲獎電影，是朋克的巔峰。我大愛的是比利·鮑勃·松頓在《死囚之舞》中與哈利貝瑞的對手床戲，演得太棒了，像一支懸崖邊絕望的舞蹈，又像與生活痛愛交合的搏鬥。

她每年拿出自己三分之一的收入用於慈善事業，和皮特在一起之後，他們做了以兩人名字命名的基金，支持著30多個慈善項目；她贏得了2013年的簡·赫爾索特人道精神獎，這個獎奧黛麗·赫本和伊莉莎白·泰勒都得過。

2013年4月27日，她切除了乳腺，因為她媽媽56歲時死於卵巢癌，她做基因檢測發現她得乳癌和卵巢癌的風險分別是87%和50%，為免後患，勇敢自除，她用實際行動鼓勵全世界的女性珍愛健康防患未然。

她與皮特準備公佈戀情之前，連經紀人都說這事兒會對他們各自的粉絲造成災難性的打擊，嚴重影響兩個人的事業。結果呢，這麼多年過去了，英語裡有了一個專門為他們倆量身定制的單詞

「Brangelina」，代表著他們無畏的愛情。是的，這個壞女人吸毒，文身，SM，睡姑娘，最後還睡了真的男神，還給男神生了龍鳳胎，現在，他們結婚了，兩個人暫時還沒有受到上帝的詛咒，兩個人用十年的光陰證明，他們是愛情，不僅僅是激情。

而男神皮特的前妻安妮斯頓，我心目中永遠的最最可愛的瑞秋，2012年與賈斯汀·塞洛克斯訂了婚，新的他畢業於全美著名藝術院校本寧頓大學，擁有視覺藝術和戲劇雙學位，影視導三棲，身正型帥，還很愛她。

在一場「壞女人搶了好女人的男人」的悲劇中，所有人都有了個不錯的結局。

掰扯了這麼多，我們現在來說一點兒和你有關的事兒吧。

第一，任何一個「壞」女人，可能都有你不瞭解的真相，以及你不知道的魅力。作為一個「壞」女人，她們往往經歷了比「好」女人更多的坎坷，比「好」女人層次更豐富，她們懂得左手拿鞭，右手拿糖；知道調皮不鬧，世故不俗；明白熱情似火，原則如鐵。她們對老實厚道了一輩子的「好男人」，殺傷力大到你想不到。

第二，壞女人不會等待生活賜給她一個蘋果，她會主動出擊，成為被生活寵愛的小蘋果。

很多好女人，一生的狀態都在防禦：擔心婚姻裡出現優秀的女人搶走丈夫，恐懼年輕的姑娘奪走兒子，害怕職場上殺出強勁的對手影響事業。她們一輩子都在構建自己的防禦體系——防禦衰老，防禦無趣，防禦小三，防禦一切。

實際上，單向的防禦有意義嗎？就算你是乖巧完美的安妮斯頓，一旦遇上無敵魅惑的朱莉，一樣在爭奪男神皮特的戰役中敗下陣來。敗了又怎樣？她奪走的不過是皮特，那個並不適合你的，或者說，已經不再適合你的男人，她並沒有奪走你的人生，只要你願意，你絕對不會失去一切。

第三，當壞女人搶了好女人的男人，上帝或許會發給你一個更好的男人。

感情實在是件無法掌控的事，沒有邏輯，沒有規律，更沒有順理成章的必然。

為什麼不像壞女人一樣對人生發起進攻呢？你瞧，當壞女人搶了好女人的男人，壞女人沒有被雷劈，好女人也沒有哭到死，她們一個修成了正果，一個開始了重生，人生的精彩，或許正是在於向前走不悲觀，或許正是在於進取而不是提防，愛情與婚姻，永遠是打鐵還需自身硬，不是乞求別人來愛你，來偎依在你身邊。

當妮可·基德曼還是克魯斯太太時，不過是為了矮個子丈夫不敢穿高跟鞋的花瓶夫人、配料演員。被妖艷小潘潘奪走男人之後，她成了奧斯卡影后，演了摩納哥王妃，全世界都在她面前展開，夠勵志吧？

人生是一場防不勝防的牌局，就算你握了一手同花順大小王四個A（這是我會打牌的朋友普及的，本人牌盲），也架不住有人摺牌掀桌子攪局。只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頭頂向上眼光往前，沒有過不去的坎兒。

現在，還需要我幫你去罵那一對狗男女嗎？

聰明人都在用笨辦法做事

不走所謂的捷徑，也從來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他們的聰明，不過是堅持不懈地、認真地做好必要的功夫，直到有一天累積的功力可以一覽眾山小。

能夠彈一手行雲流水的鋼琴，一直是我的夢想。

裙角在琴凳邊蔓延，音樂在琴鍵旁流瀉，美好得讓人想微笑。於是，當鋼琴速成班向我保證，可以讓一點基礎都沒有的我半年內學會彈奏《歡樂頌》《致愛麗絲》《月光曲》《送別》等曲目之後，我毫不猶豫地刷卡報名。

果然，我只用了一個中午就學會了《歡樂頌》。

速成的捷徑是指譜——給每個手指編上號，只要按照指譜上的標號按琴鍵，就可以彈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不需要看五線譜學基礎理論，拋開雙音與和弦，沒有哈農和車爾尼，更不用日復一日每天三五個小時坐在琴凳上苦練，我輕鬆愉快地學會了彈鋼琴。

我簡直樂不可支，這是條多麼短的捷徑啊！甚至在心底裡微微瞧不上身為鋼琴老師的閨蜜了，迫切準備在她面前露一手。

我練了幾天，蹺到閨蜜家，志得意滿地彈了《歡樂頌》。

她什麼也沒說，默默把我拉下來，重複彈了一遍剛才的曲子，每一個音符都是流暢、飽滿而悠揚的。高低立現，我羞愧難當，她眨巴著眼睛揶揄：「其實鋼琴吧，也就是個生活的調劑，會彈了就好。」

我立刻被她氣笑了，抖出學琴的捷徑，她聽完很認真地說：「彈琴還真沒有捷徑，就跟達·芬奇畫雞蛋似的，最短的捷徑其實就是最笨的辦法。」

我吃了很多年燕之坊的粗糧，根據季節不同搭配各類五穀禪食、八寶粉、固元膏。很偶然的機會，結識了品牌創始人燕姐，我開玩笑問她經營秘訣和產品秘方，她也笑：「哪裡有秘方？全國的固元膏和八寶粉不都是那些料？」

後來，我和她的市場總監成了閨蜜，閨蜜解釋唯一的秘方就是農產品要選最好的原材料，所以，公司在安徽、山東、內蒙古、吉林、黑龍江、雲南等23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原料供給基地，基本實現了全部原料原產地採購。

閨蜜笑說，學了四年市場營銷，4P、SWOT的書與案例看了不少，其實最基礎的還是產品，離開好產品一切都是空中樓閣，所謂的秘方不過是用最好的原料生產性價比最高的產品，就像同仁堂的司訓「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

這個笨辦法，這個笨辦法讓公司成為粗糧行業的第一品牌。

羅永浩講過一個故事：

有人介紹火車上找座位的經驗，不是現在的動車高鐵，而是那種老式火車，特別擠票還難買，他每次只能買到站票，但是每次卻都能很快找到座位，方法是上車之後從第一節車廂的第一個座位開始問「下一站下車嗎」，一直問下去，因為他相信整個車上至少有一個有座位的人下一站要下車，那就找到這個人等他的座位。

結果每次問不了幾個車廂他就找到了座位。

有時候過分強調聰明的作用其實是有壞處的，首先，聰明總讓我們想超越常規找出別人找不到的捷徑，可是笨辦法常常比捷徑還要快；然後，聰明人雖然敏於思考卻懶於行動，他們看不起那種挨個問過去的「笨」。

而所謂的笨，往往是一種認真踏實和堅持的態度，就像馬爾科姆·格拉德韋爾的一萬小時定律——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並不是天資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續不斷的努力，經歷過10000小時的錘煉，正是這枯燥的10000小時，把平凡變成超凡，將普通化為卓越。

如果希望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需要10000小時，按照比例計算就是：每天工作八個小時，一周工作五天，連續工作五年。

這些，很多人都做不到。太多人不到一年就跳槽，三年已經自詡元老，和他們的老闆相比，他們願意投入在工作與興趣上的精力屈指可數，對於未來的夢想和期待又特別巨大。

於是，聰明人比普通人更加容易失落。

聰明人活在外界的讚譽中，各種光環加持，各類追捧讚美，常不自覺地自負和傲慢，所以，聰明人的成功，往往需要加倍的努力，不是天資不重要，而是心態與堅持太重要。低調、謙虛、持之以恆都是普通人的笨辦法，這些辦法太不起眼，很難獲得讚譽，和聰明人必須螢光棒翻飛的理想人生太背離。

前幾天，朋友帶我去吃一家特別有名的涮羊肉，老闆是當地餐飲界傳奇，經營的私房菜館、扒房、精緻小吃無一不成功，這家涮肉店開業沒多久便總是爆滿，老闆徇了情面我們才訂到包廂。

羊肉入口，果然滋味不同。

我們照例討要秘方，老闆得意：「你們以為所有『沸湯下羊肉片變色撈出蘸料即食』都能叫涮羊肉嗎？涮羊肉必須得老銅鍋，鍋身夠高、炭膛夠大，只能用炭火，不薦不燥、火足煙小。羊肉只要內蒙的兩三歲大尾巴綿羊，取肉只取黃瓜條、大小三叉、上腦、磨檔。切片兒講究刀工，全仗著師傅手裡活計，片出的羊肉薄如紙、勺若漿、齊似線、美如花，落在盤裡要見得青花。」

老闆脫口秀一般，最後伸出兩根手指：「為了開這家店，光找羊肉我就花了兩年。再嘗嘗大白菜，這是我們特意找人種的，只取菜心那幾層，還有白菜醬料，也是店裡師傅自制。有什麼秘方呢？原料好味道才會好，我所有的店都這樣，我吃了不滿意的統統不許上桌子。」

這又是一個用笨辦法做事的聰明人。

不走所謂的捷徑，也從來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他們的聰明，不過是堅持不懈地、認真地做好必要的功夫，直到有一天累積的功力可以一覽眾山小。

野心不能成就你的，熱愛可以

很多以野心為驅動力的成功學擁躉或許無法參透，野心雖然是獲勝的特效藥，熱愛卻是奇跡的出發點。

我曾經做過三年人力資源招聘，也見過一些簡歷和本尊，甚至因為兩個人與BOSS爭執過，為了便於區分就叫他們A和B吧。

A是應屆畢業生，猶如當年剛畢業的你我，青澀稚氣夢想高遠，說起未來一臉天真滿腹激情，我現在還記得他當年應聘時的樣子——短袖白襯衫休閒褲，褲管下是一雙大大的舒服的休閒鞋。我問他為什麼要做營銷諮詢，他眼裡奔騰過一陣興奮：「喜歡啊，這個專業越學越熱愛！」

A是上午最後一個面試者，我送他下樓，前台等候區坐著一名清秀的長髮女孩，一見他便高興地迎上來，對我羞澀禮貌地微笑，兩個人衝我揮揮手，手挽手有說有笑地離去，留下一對清爽的背影。

A的筆試成績很高，缺點是沒有工作經驗，而營銷諮詢相當於客戶的培訓師，沒有幾個經驗豐富的客戶願意聽一個初出茅廬的大男孩瞎掰扯，而且當時我們只有一個崗位空缺，於是BOSS多方邀請約來了B。

對於B，面試更像走過場，八年500強企業工作經驗，西服合宜，襪子與一塵不染的皮鞋保持同色，手臂垂直時襯衫完美地露出西裝袖口1厘米，他時常反客為主地提問，展示流利的演講與口才。的確，他邏輯縝密，語言得體，具備良好的職場基本功。

不過，他的筆試成績並不高，八年裡跳過三次槽。

BOSS很滿意，認為他是能夠折服客戶的項目經理儲備人選。我勸BOSS再考慮一下，背景調研時，B曾經的同事、上司對他評價謹慎，認為他能力很強，不缺乏搞定工作升職加薪的野心，只是，無論從別人的評價還是自己親身的感受中，我都察覺不到B發自內心的對工作與夥伴的熱情和友善——就好像很多禮貌周到的人，他們的客氣僅僅是為了展示良好的教養，而不是發自內心的尊重。後來很多次加班中，B讓自己美麗的女朋友無辜地等待4個小時以上實在無法讓我認同——體諒的男人，會合理安排工作，絕不會無視鍾愛的女人的時間成本。

出於項目運作考慮，BOSS依舊以不菲的薪水請來了B，同時採納了我的意見，錄用了A這樣成長性很強的應屆生。

當一切專業、技巧與方法都無從優化選擇的時候，直覺往往起了關鍵作用，我的直覺是，A目標性清晰，為了熱愛的事業可以付出巨大努力；B目的性明確，為了企圖心如願，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而職場中，野心與自製成反比的人，或者過於炫技而忽略本真初衷的人，非常可怕。

很多決定的影響，往往要放到較長的時間段裡綜合考量，尤其，工作與生活原本就是場馬拉松。

我曾經問過一位跑馬的朋友，怎樣堅持跑過42.195千米的距離，他睜大眼睛看看我：「為什麼用『堅持』這個詞，而不是『熱愛』？跑步是禪，是安靜的思索和修煉，是場獨自旅行，絕不是憑借毅力和勇氣甚至到達終點的野心維持，而是發自內心的熱愛。」

這個熱愛馬拉松的人，在自己廈門、合肥、鄭州寸土寸金的城市綜合體中，做了個最虧本的買賣——每個商業中心最好的位置都留給了書店，「紙的時代」書店幾乎佔據了他每個商業中心5000平方米的黃金位置，兒童圖書區有滑梯般的座椅和海盜船似的遊戲空間，女性圖書區有便於自拍的精巧景觀設計，文學區有方便交流的課桌，哲學思想區有安靜冥想的藤椅，甚至，每一本書都以網絡折扣銷售。

除了熱愛，沒有任何一種野心，可以如此長久地做到虔誠和呆萌。

我回憶做財經記者的日子裡採訪過的行業先行者，聽到最多的詞，真的不是「企圖心」，而是臉上瞬間光彩煥發眉飛色舞的對工作由衷的喜歡和投入，這種感情動力支持他們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堅持15年每天早晨4：30起床，貌似孤注一擲地離開成熟行業投入新的領域，給出天文數字般的股權饋贈，不可想像的閱讀量和記憶力。

投注真情實意之後，對於事業和生活的理解，便不再是龐大的產業、賬戶上的數字、奢華的居所、頭等艙機票，而是聽從內心的聲音。

很多以野心為驅動力的成功學擁躉或許無法參透，野心雖然是獲勝的特效藥，熱愛卻是奇跡的出發點。

事業、生活、愛情、婚姻、友誼，莫不如此。

只是，我們在很多方面傾注了過多的野心，卻遺忘了原本的熱愛。

比如，我們在社交場合觥籌交錯，為了特定的目的結識某位關鍵人物，一旦目的達成，這個人往往也從生活中消失，長久傍身的，還是那些三觀一致多年積累的真心朋友。

我們或許為了面子和虛榮追求過當年的校花校草多金男白富美，卻沒有問過自己的真心，條件的匹配真的大於心靈的共通嗎？愛情中摻雜了太多的企圖，便很難感受純粹的幸福。

我們也會為了高薪和發展去做一份談不上多喜歡的工作，朝九晚五填滿日子，到手可以養家的酬勞，卻在日復一日的敷衍中與夢想和激情漸行漸遠。

我們還會在婚姻裡不停攀比，有了房子想要大房子，有了車子想要好車子，卻忽視了自己追求的是幸福的真相，還是比別人幸福的野心。

B三年後離職，走時處心積慮帶走不少重要資料，成立了一家同樣的公司，我經常在各種EMBA課程班、行業交流會上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公司始終不溫不火，客戶提到他常常微笑著說：企圖心不小。

他身邊的長腿漂亮姑娘雖然經常換，卻都是一個款型，像黃金單身漢的標配，很難維持一段穩定的戀愛關係。

A在公司工作了七年，從項目專員做到項目經理、項目部負責人，業餘時間考了MBA，離職後自己創業，很快在新的行業闖出一片天地，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太太是當年在前台等他的那個姑娘。

我還記得當年他說「喜歡啊」的樣子，以及手牽手一起離開的背影。

野心太大的人，往往起步的時候心就輸了。

那些野心成就不了你的，熱愛卻可以。

年少得志的紅與黑

一個在盛名下失敗的青年，他的錯處或許不過在於成名太早、太年輕。

1830年，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寫了一本名叫《紅與黑》的書，從人性最基本的層面，講了個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年輕英俊、意志堅強、精明能幹的年輕人於連，和平凡的你我最大的不同是，這個面容清俊意志剛強的青年夢想家，最大的願望是出人頭地做精英分子，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憑借自己無所不用其極的奮鬥。

於是，每當他站在法國與瑞士接壤的維立葉爾城，望著美麗的杜伯河繞城而過時，胸腔裡便激盪起拿破侖一樣征服世界的壯志。

壯志的底氣是努力，對於沒有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大多數人，勤奮是連接希望和現實的重要路徑。於連總是能準確地判斷對週遭人應有的態度，誰是必須謙卑的，誰是需要表現出幾分傲骨的——當然不是真正的傲骨，驕傲不過是一襲金燦燦的袍子，不能輕易脫下，除非遇到那個願意出好價的人。

甚至，他靠著驚人的好記性流利背下了整本拉丁文《聖經》，於是，在任何場合，他都能夠旁徵博引出一段精妙的言論。語言的功用可不僅僅在於應付神學院的考試，它也是實現夢想的捷徑，就好像現在學英語能夠脫口秀出全套莎士比亞是件非常牛的事，或者標準的英式與美式英語代表某個人的國際范兒一樣。

他冒著被抓包和聲名狼藉的風險與市長的太太談戀愛，他不是沒有後怕過，只是，收穫和風險猶如一對孿生姐妹，危險越巨收穫越豐。全市最美麗最有權勢的女人，給了他青睞、支持和提攜，他踩著她的裙裾，邁出走向上流社會的第一步。

而機會，永遠屬於有準備的人。

他沿著苦心鋪築的路，成為真正的大貴族木爾侯爵的秘書。確實，再努力的人也要站隊，也要表明態度和立場，不然，誰給你機會？他的好記性、冒險家精神和靈活的頭腦再次派上用場。在一場只有政府首相、紅衣主教、將軍出席的秘密會議上，他毫無疑問是最合格的書記員與傳聲筒，他把會議內容一字不落記在心裡，包括每一個小小的細節，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成功帶到國外。

他成了權力階層的功臣。

王子和主教都和他做朋友，拍著他的肩膀與他稱兄道弟，一個如此聰明勤奮充滿正能量的青年，明日之星一樣冉冉升起，誰會不願意結交呢？

看起來他什麼都有了，唯獨欠缺一個拼姿勢的愛情。

愛情是青年夢想家改變命運的又一張王牌，也是他們從一個階級跳躍到另一個階級最便捷的助力器。他佈置了一張縝密的愛情羅網，猶如精算他的職場之路一樣用心，於是，他順利地成為自己的恩主木爾侯爵的準女婿，獲得了肥沃的田產和驃騎兵中尉的委任狀，並且，被授予貴族稱號。

此時，全世界都在他的眼前逐漸鋪展。

少年得志是件美事，連100年後的中國作家張愛玲都說「成名要趁早」。年輕的盛名好像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與熱烈的青春交相輝映，譜奏出人生最志得意滿的狂想曲。

可是，命運好像黃粱美夢一般對他開了個玩笑。

總有人不那麼熱衷看到普通青年過上好日子，當然，普通青年得志後，也難免輕浮自滿，招人厭恨。他的前情人市長夫人給木爾侯爵寫了封舉報信，他在無限接近權力核心之時，卻被幾張薄薄的紙打回原點。

憤怒而幻滅的青年買了手槍，跳上前往維拉葉爾的馬車，向正在教堂禱告的市長夫人連開兩槍。

於是，一切都完了。

拋卻時代、階級的大帽子，司湯達描述了一個關於青年野心家成功與失敗的寓言，每個年代，都有很多這樣的人。

而我之所以想起這個故事，是因為好友告訴我，當年我所就讀的高中最耀眼的學長、全校的明星、老師和家長的驕傲、30歲不到便身居要職的青年才俊，因為經濟問題鋃鐺入獄，意外中斷了一片大好的前途。

他的倒霉引發了一邊倒的輿論，起底他最刻薄的，大多是曾經親密的同學、同事和同行，他的每一個細節都被拿來放大成不可饒

恕的錯誤，或者被訕笑成處心積慮後的報應。

每個人都在演繹自己的人生腳本。

完美劇本裡，一個年少得志的青年，最好謙遜、禮貌、周到、尊老愛幼，成長為國家棟樑全民偶像，這才符合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期冀。假如沒有遵循這樣的路徑，人們會在心裡為他另外寫一套劇本：年少猖狂，重重摔倒，前有因，後有果……種種語重心長的議論和關切，多少都摻雜了點「你也有今天」式的快感。

但是，幾乎每個時代的年輕人都不這麼看，他們更欣賞才華、出位和個性，需要另一種偶像承載青春荷爾蒙的釋放。於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往往成為青年的偶像，只是，青年從來掌握不了社會的話語權，最多代表某種趨勢而已。

對於年少得志的人，成名太早最可怕的地方，是自以為掌握了世界，誰知是被世界掌握了靈魂。他們高估了自己，小瞧了別人，走一些明眼人看得出路數的捷徑，做一些自以為聰明的選擇，在花團錦簇裡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其實依舊是個隨時可能摔倒的邊緣人。

要想讓靈魂不被世界拿走，確實要老成點，有閱歷點才Hold住。不然，沒有領略過名利場的虛情假意和繁華隆盛，會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朝跌下，摔得太重。

美國最著名的脫口秀主持人，採訪過自尼克松以來所有美國總統、結了八次婚的Larry King，口才了得，和任何人都能聊得起勁，他做訪談節目的特點卻是直接、有人情味與隨機性，即便提問一針見血，也絕不咄咄逼人，反而溫文爾雅，注重受訪者的感受。

Larry King曾經感傷地說起自己人生的遺憾，那就是或許沒法親眼看到兩名幼子上大學。說這話時，他年過古稀，兩個孩子不過10歲左右。

真正走到巔峰的人，心懷的從來不是大道理，而是樸素的小事情。

這些歲月淬煉出來的人精，穩紮穩打，不再說過頭話，也不再做張狂事，他們早已從「紅杏枝頭春意鬧」的得意，過渡到了「陌上花開緩緩歸」的淡定，從而分得清繁榮和虛假繁榮。

而一個在盛名下失敗的青年，他的錯處或許不過在於成名太早、太年輕。

太聽話的姑娘不會太牛掰

長輩的意見往往帶有溫暖的私心，和每一代人必然存在的審美局限。

大概從我上小學開始，就被爸爸反覆叮囑：你心臟不好，心跳有二級以上雜音，不要參加過於劇烈的運動，不要到處亂跑。

所以，從小學到初中，我一直是個很安靜的孩子，自動屏蔽所有校園運動會，體育課遇到跑跑跳跳稍微活躍點的項目，就舉手向老師請假，重複一遍「二級以上雜音」，在老師同情的目光中老老實實站在一邊，看同學們玩玩鬧鬧。

我生活在一個特別寧靜的氛圍中，最大的愛好是看書、聽音樂、散步與思考，髮型也是齊劉海的學生頭，成績不錯，非常文靜，像個好學生的標本。

我過了八年好學生生活，轉眼到了中考，由於發揮不理想，文化課成績可能達不到最好的高中錄取分數線，即便達標也很勉強。從我那一屆開始，當地中考加試四個體育項目，成績計入總分，與文化課一起合成總的錄取分數線。

於是，我最大的補救，就是在立定跳遠、800米跑、50米跑、鉛球四個總分20分的項目中。只有拿到16分，也就是優秀的成績，才能穩妥地超越重點高中預估分數線。

可是，我心臟一直有「二級以上雜音」啊。

我當時就哭了，這根本不可能，一個平時心臟不好不大上體育課的女孩，幾天工夫要拿到A級體育成績，聽著不像神話更像笑話。

父母撇下我關上房門竊竊私語。

門打開之後，爸爸對我說：「其實你心臟沒大毛病，小時候有點雜音，我和你媽媽每年都帶你去醫院檢查，早就好了。但是，我們覺得女孩乖點文靜點挺好的，不要活猴子似的上躡下跳，一直沒告訴你。所以，你千萬別有心理壓力，你跟其他孩子一樣，身體素質很好，這兩天我陪你突擊練習。」

我當時的感覺，大概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熱力噌噌直衝腦門，對這場決定我求學命運的考試摩拳擦掌躍躍欲試，都沒來得及追究父母為什麼瞞了我那麼久。

中考體育成績公佈，我立定跳遠1米8，鉛球6米8，800米跑3分32秒，50米跑8秒9，總分20分得了18分，順利超越一中的錄取分數線——當年，文化課表現優異的學生往往標配了特別厚的眼鏡，以及特別爛的體育成績，我絕地反擊了。

我的體育老師走到我爸面前拍拍他：「你女兒心臟好得能參加鐵人五項。」

我爸高興得羞憤難當。

我開始了與從前完全不同的高中生活。

我在體育課上熱力四射，每年參加學校運動會，甚至成為入場儀式上舉校牌的健康姑娘，在100米和400米接力、800米單項中表現優秀。

我察覺自己其實是一個蠻善於奔跑的女生，我愛上那種風在耳邊輕輕呼嘯風光在眼前移步換景的酣暢，從羞澀安靜的女孩變成熱情陽光的姑娘，我發現了一個特別新鮮的自己。

甚至，我開始重新打量乖乖女這個角色，不再對父母的決定言聽計從，我明白長輩的意見往往帶有溫暖的私心，和每一代人必然存在的審美局限。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設定程序，大多數姑娘在出生的時候恐怕都會被媽媽設定成與她差不多的人生：克隆的生，類似的愛，相近的婚姻，相似的兒女，甚至，連在什麼時間段遇見什麼人都預設好，為什麼？安全啊。

對大多數女子而言，生活的價值不在於探索，而在於安安穩穩走完人生路。

安寧的小確幸，絕對是幸福的一種。可是，假如你的夢想是探索，或者超越父輩生活，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甚至有點小牛掰的人，就一定不能給自己預設軌跡，一定不能太聽過來人的話——想想同學會上那些特別精彩和提氣兒的人，有多少是乖乖女和乖乖仔呢？

如果聽了家裡的安排，波伏娃很可能成為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主婦，像她媽媽一樣遭遇中年危機，趕上老公外遇，再把所有的怨憤都傾瀉給孩子，而不再有機會成為巴黎高師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她後來的伴侶薩特。

如果按照長輩的軌跡生活，喬治·桑應該在偌大的莊園裡默默成長，嫁給和他爸爸差不多的另一個男爵，過著平順的日子，而法國將不再有第一個穿長靴馬褲出沒文學沙龍自己養活自己的異綵女作家。

如果聽從父母安排的相親嫁人，費雯麗或許還是著名律師霍夫曼的漂亮老婆，不會在亞特蘭大雄雄的烈火中閃耀郝思嘉的綠色貓眼，登上奧斯卡領獎台。

甚至，劉德華還叫劉福榮，周潤發還叫「細狗」，都是香港熱鬧狹窄繁華撲朔的街道上兩鬢微白的中年人。

她們和他們，走上了一條與當初父母設想完全不同的道路，未必是坦途，卻用自己的方式獨立思考未來，充滿驚喜和進步，活出了另一片天地。

馮侖說，人們常提的二八法則，就是80%的社會資源被20%的人掌握，但通常實際情況比這個法則嚴酷得多。真正佔有絕大部分資源，能夠站在金字塔尖上得到自由選擇的人，很可能只佔社會人口的相當一小部分，約等於5%。

所以，他在自己女兒13歲的時候告訴她：一個人，無論男女，都面臨著兩種人生選擇——95%的人是在等待未來，為了跟隨和適應設定好的社會秩序，完成社會繁衍任務，過自己的小日子；還有5%的人則選擇挑戰，創造自己的未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只是，挑戰、創造、不聽話的過程異常艱辛，當一個人脫離95%之前，會像流星穿過大氣層時那樣劇烈燃燒；而一旦穿過阻礙進入5%的人群，眼前便豁然開朗，會覺得：哎呀，都說我折騰，原來還有比我更折騰的呢！

所以，親愛的姑娘，你擔心什麼呢？

誰規定25歲前要把自己嫁掉？誰說30歲不當媽媽就太老？誰強迫你必須做到中層甚至女高管？誰覺得你不可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辭職去學習愛好已久的課程？誰要求你不能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

當你打算從平均值的團隊裡脫穎而出時，付出的必然是不聽話的代價；當你打算在某一個領域創造一點小小的牛掰時，一定會承受非議和質疑。

只是，Who care？

那些沒有被孩子毀掉的文藝女青年

摧毀一個矯情女青年，so easy，那不是孩子，而是永遠濕漉漉的少女心，和注定鬥不過的歲月。

據說，要一個文藝女青年還俗成大媽，就讓她生一個孩子吧。

從前，我看瓊瑤劇時特別留心演職人員名單，比如《煙鎖重樓》：出品人瓊瑤、平鑫濤，製作人何琇瓊，策劃陳中維。

這是一個怎樣的班底？平鑫濤是瓊瑤的第二任丈夫，陳中維是她與前夫唯一的兒子，何琇瓊是她的兒媳婦，也是瓊瑤藝人經紀公司總經理，早在1985年就擔任《一剪梅》的副導演。

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文藝女青年鼻祖瓊瑤不僅沒有被孩子毀成大媽，還在41歲帶著19歲的兒子嫁給皇冠出版社創始人平鑫濤——他的髮妻是著名畫家林婉珍，然後，把家庭組織成一支團隊，兒子媳婦齊上陣，在影視圈成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家庭軍團。可見文藝女青年、言情女作家絕對生得起孩子。

民國男文人的女神林徽因兒女雙全，被她送過醋的冰心是三個孩子的媽，楊絳先生的《我們仨》也多少有點秀娃秀恩愛的痕跡，寫的都是絮絮叨叨的瑣事，可是，依舊動人。

她們都沒有被孩子毀掉。

如果真要舉例，名單挺長。

文藝女青年被誤讀很久，似乎讀過村上春樹，愛聽小野麗莎，看過法國先鋒電影，在古鎮的青石板路上晃蕩過幾回，在氤氳的光線中披著直長髮照過幾張朦朧的照片，能寫幾行字或者幾首歌，能醞釀一些莫名的憂鬱，就是文藝女青年。

實際上，那不是，那是矯情女青年，海量矯情女青年硬把「文藝女青年」這個中性詞變成了略帶揶揄的貶義詞。

真正的文藝女青年，會因文藝而更豐富，更聰明，更豁達，更懂事，「文藝」不是她與現實割裂的刀片，而是她在或許有點硬冷倔的世界裡自我取暖的慰藉，她沒有那麼容易被什麼東西毀掉。

而摧毀一個矯情女青年，so easy，那不是孩子，而是永遠濕漉漉的少女心，和注定鬥不過的歲月。

她們接受的生活是永遠蹣跚著腿喝咖啡讀小說的閒散，當時光要求她們擔當一名成熟女性應該承擔的責任，比如上孝父母、中慰伴侶、下撫兒女，接受瑣碎平庸的日常，接受憔悴與衰老的必然，她們立刻抓狂了，她們有著特別強的想像力，特別差的執行力，令人髮指的自戀指數，以及弱爆表的吸金能力。

所以，毀掉她們根本不需要孩子，一段無疾而終的戀情，一個絕塵而去的男人，一份搞不定的工作，一場意外的疾病，都足以把她們從光鮮亮麗的表象甩回清冷無常的現實。

我欣賞這麼一類女人：當生活需要她們付出代價的時候，哪怕是非常高昂的成本，也不皺眉頭，不縮頭不歎氣不糾結不算計，坦然支付，她們清楚有些事情的成本非常高昂，就像清楚青春和多情不會永駐，她們有能力維持想要的生活，她們豁達和自如的資本是：

首先，足夠自立；其次，足夠有錢；然後，足夠自知。

不是有一份工作就叫自立，而是心理狀態Hold住自己選擇的生活，它保證你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會被什麼事情打垮，確保你能把生活發過來的任何一張牌——即便是糟糕的你不要的牌都能平穩地打出去。一

個自立的女人才會有穩定的情緒，不會給自己和周邊帶來騷亂和波動，自己鋪的攤子，即便砸了，也能收拾得起。

有錢不是讓你成富姐，而是你的收入支撐得起你的願望。

一個女人，總是買不起自己想要的東西，或者這樣說吧，她想要的東西總是超過她的購買能力，是件有點可悲的事情，這說明她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值，到了該清醒的時候依舊很迷糊。

假如月入4000且沒有嫁到多金老公的文藝女青年堅持用月薪8000的月嫂，拒絕母乳餵養，頓頓燕窩，那就真是矯情女青年了，男人願意為青春少女的作（zuō）買單，可不願意為孩子媽的不懂事付賬。

假如這時你掏不出自己的錢包創造一個滿意的清靜的舒適的氛圍，也沒什麼資格抱怨生活的殘忍，日子就是這樣，不是你收拾它，就是被它收拾。

真正的熟女，都有自知之明，她們熟的是心智不是臉，表情依舊純粹，內心卻拎得清楚。外表蒼老，內心童真，不能應對生活的改變，確實是件麻煩事。

所以，被熱捧的育兒文章一定不是滿肚子抱怨，而是面對突然被改變的人生，自己的各種感觸與應答。

靠譜的文藝女青年絕不會花三個小時在網上找可以安撫嬰兒的玩具，或者在遙遠的海淘網站訂購某款據說能促進大腦發育的魚肝油，她會把這些精力和時間用來尋求援手，這個援手可能是利落能幹的保姆，也可能是即便偶有口角也知冷知熱的家人。

她知道在新媽媽這個特殊的階段需要放棄什麼，能夠獲得什麼，她沒有那麼多元氣去關注生活的枝丫，她明白人生的主線在哪兒，孩子，一定會牽扯若干年精力，卻也讓她有了再世為人的體悟。

1941年，林徽因在李莊逃著難，生著肺結核，餵著雞，帶著兩個孩子，縫著衣服，雖然縫縫補補對她來說，「比寫一整章關於宋、遼、金的建築變遷，或者描繪宋朝都城還要費勁得多」。

她還在包豬肉和鹹菜的紙上給美國的好友費慰梅寫信，與自己脾氣暴躁的媽媽時時爭吵，她的三弟林恆原本就讀於清華大學工程系，投筆從戎後在空軍航校全級100多個學員中名列第二，卻在抗戰中被擊中頭部墜機犧牲。

她寫了《哭三弟恆》：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遠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心底。

這是典型文藝女青年的筆調，與她在稀薄的現實中共生。

既有四月芳菲，也有深秋零落，才是生活的常態。

真正強大的人，不會被什麼東西輕易摧毀，何況孩子。

我喜歡那些沒有被孩子毀掉的、不矯情的文藝女青年。

成熟的姑娘更懂得示弱

強大是一種後天的本領，示弱卻是先天的本能，千萬不要練就一身本領，卻忘記上天賜予的本能。

我的女朋友當中，有些雖然比我年紀小，卻秉承著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對我照顧有加，比如C這個85後。

每次約我吃飯，她總是特別貼心地選在距離我家或者報社比較近的餐館，沒幾次就記住我的口味和愛吃的菜，所以，和她吃飯是件開心事，她開車過來接我，快到的時候，便打電話：「筱懿姐，我還有十分鐘就到了，你可以打扮好準備下樓啦。」

於是，我便拿著包從容地等電梯，時間恰如她的預料，十分鐘，我邁出電梯就能看見她的車妥妥停在門前，心裡就像她的微笑一樣溫暖。

日子久了，我總覺得自己這個姐姐應該多照顧她，也去她辦公室接過幾次。

看得出來，工作中，她是當仁不讓的排頭兵，Checklist表格做得事無鉅細，遇上客戶招待會之類大型公關活動，她會把負責引領上廁所的人都分工到位。她好像百事通，部門裡大大小小的工作都熟稔於心；她又像114或者問訊台，似乎沒有她不知道不瞭解的；她還像神仙妹妹，幾乎沒有事情她完不成或者做不到。

她理所當然成了同事的精神領袖和領導的左膀右臂，不過，更加理所當然地，她承擔了這個部門絕大多數工作，所有人都覺得讓一個勞模多做點是人盡其用。而她，幾乎從來不喊累，即便超負荷，也會咬牙先應承，再加班加點完成，所以，她更加被倚重，絕少有人知道她也會心慌失眠茫然無措，更絕少有人顧惜體諒她比別人多一倍的工作量。

我見過她男朋友，在她的懂事映襯下，他像個長不大的男孩子。

兩個人出門，檢查錢包鑰匙的一定是她；颶風下雨，擔心門窗沒關的也是她；親友交際人情往來裡唱主角的是她；甚至車胎爆了，她也比他早半拍開車門下車。

在她無微不至的體貼中，他是個存在感微弱的男人。

可是，這樣稀薄的男人卻離開了她，雖然他被她照顧得那麼好，雖然她那麼成熟善良懂事，他還是跟公司的前台在一起了——前台喜歡自拍，照片裡永遠45度仰角、錐子臉、美瞳假睫毛，據說特別嘜，柔弱到連礦泉水瓶都要交給她的前男友開，然後說一句「離開你我可怎麼辦呀」。

我猜想，這個男孩可能沒有糾結多久，就選擇了那個離開他不知怎麼辦的女孩，放棄了眼前永遠知道方向的茁壯頑強的好姑娘。

這回，我頭一次看見好姑娘C哭了，我心疼得發酸，想到《海的女兒》裡那個從來不叫苦不喊疼死心塌地愛著王子傻得讓人切齒的小人魚。

我從來沒有把安徒生的故事作為童話看，他超越其他童話作家的偉大之處在於，這些貌似虛構的故事用柔和的方式揭露了世界上很多尖銳的真相，他沒有特別為孩子打造一個光明的結局，而是給出貌似明亮卻意味深長的結尾，比如《醜小鴨》《賣火柴的小女孩》，尤其這部《海的女兒》。

小人魚具備一切好姑娘的品質，美麗癡情，善良懂事，放棄了顯赫的家庭、動人的聲音和長髮，每天忍耐走在刀尖上的疼痛與灼燒，只為陪伴在王子身邊。可是最後，王子卻娶了鄰國的公主，小人魚放棄回

到大海的最後機會，化作泡沫無聲無息地消逝——果然是好女孩上天堂。

少女時代我特別氣憤王子的愚鈍，後來，卻覺得實在怪不上王子——他一直蒙在鼓裡什麼真相都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是小人魚把他托出陰冷的海面，放在陽光的海灘；他不知道她每天為他跳舞都要忍受火燒般的痛苦，她只在半夜偷偷溜出去把腳泡在冰冷的海水裡；他不知道她是海的國王的女兒，比鄰國公主更顯赫，以為她只是個無依無靠的孤女……

信息這麼不對稱，王子當然心安理得地娶了別人。

如此弱小的小人魚卻從不示弱，她默默承擔著原本無須她擔負的痛苦，就像在我面前流淚的C，哭給我看有什麼用？應該在那個人面前哭啊。

只是，成熟善良懂事的好姑娘從來不啜泣和示弱，她們被灌輸了太多自立自強的概念，常常忘記自己也不過是茫茫世界中再普通不過的小女子，搞不定、擔不起、付不出的事情太多，她們把硬撐理解成堅強，硬撐著微笑、硬撐著努力、硬撐著陽光，她們幾乎從不把自己的無助、弱小、擔心、恐懼告訴別人，尤其那些實際上更強大的人。

於是，堅強的好姑娘就像「暖男」一樣總是被發「好人牌」，經常成為備胎，總在危難時才被人想起，排排坐吃果果的時候她們幾乎是沒有份的，大家總是問心無愧地想：那樣的好人和強人，什麼事情自己解決不了？

誰會想到，她們把頭高高昂起來，只是不希望眼淚往下掉。

可是，堅強的好姑娘，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將付出更多的努力，得到更少的關愛，因為所有人都認為你不需要，時間久了，你也覺得自己不再需要。人性的不公是，原來你不需要我的照顧，那我照顧別人好了，多餘的精力和愛心總要找個地方安放，不放你這兒，就放別人那兒吧。

誰讓你這麼倔強剛毅呢？誰讓你這麼不示弱呢？

按照這個邏輯，你可以接受一切壞結果，和所有不可能的任務。

強大是一種後天的本領，示弱卻是先天的本能，千萬不要練就一身本領，卻忘記上天賜予的本能。

恰到好處的示弱，會卸掉那些本不該你承擔的重負，得到你應該得到的關愛，騰出更多時間，從忙碌中抽身，從沉重中減負，你要相信，更強大的人一定比你辦法更多，就好像《海的女兒》中的王子，假如他知道真相，結局可能不需要一個好姑娘變成泡沫。

過分堅強，過分成熟善良懂事，就好像過分的柔弱一樣，也是一種毛病。

越往後，你會愈加發現，成熟的姑娘更懂得示弱，就像成熟的稻穀都懂得彎腰。

C的新男朋友對她很好，只是，她現在再也不急著開車門跳下去換車胎了。

Z罩杯人生

在A-CUP的心氣中，永遠關注細枝末節，被雞零狗碎的繁雜事攪和得胸悶；而在Z罩杯的心胸裡，大事就那麼幾件，最大的事就是善待自己——自己好，自己周圍的一切才會好。

當F還是個A-CUP姑娘的時候——我說的不是胸，是心胸——時常為各種小事糾結。

她很在意別人說她「好」不「好」，讓別人覺得她「好」，是生活的重要目標。

因此，她特別勤勉懂事。

比如，第一個到辦公室，灑水掃地抹桌子，對每一個人露出八顆牙的微笑；每次出差都計算好有多少人要帶伴手禮；幾乎從不拒絕來自辦公室的要求——無論是幫別人下樓帶杯咖啡，還是修改沒有完成的工作報告，並且，在同事的生日送上親筆祝詞和簽名的賀卡。

比如，愛上一個人，就特別顧念對方的情緒，願意跑八里地買他愛吃的餛飩；他生病就四五個小時地陪在醫院照顧他吊水——吊針推到最慢，怕他不舒服；每個週末計劃去哪裡看電影、展覽或者吃頓雙人晚餐；提前很久為他準備生日禮物；每天早晨爬起來做早餐。

比如，寶寶八個月沒長牙她急得團團轉，四處求醫問藥；為愛看諜戰劇和韓劇的婆婆下載老長老長的電視劇；逢年過節準備好各位親朋好友的答謝；結交從交警到醫院各類用得著的人脈，便於在某個親友突發急症的晚上順利找到任何一個科室的大夫。

終於有一天，她累得像只運動量過大的麻雀，跌在地上飛不動。

我很心疼。

為了表達我的心疼，我請她吃了頓貴得讓我肉疼的大餐，吃完，附贈全套手部護理，以及一個法式指甲，並且在心裡為自己偉大的友情寫了封表揚信——恩格斯對馬克思也不過就這樣了吧。

塗指甲油的時候我問她：「你幹嗎把自己累成那樣？」

她翻翻眼：「你以為好女人輕鬆？咱這是拿A-CUP的胸懷裝Z罩杯的糟心事，用生命去裝B啊！」

在中國，做一個好女人的成本特別高——千萬別掰扯雞湯，說那些自立自強的論調，中國好女人難當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在那篇有幸為我帶來3000萬點擊和轉發的文章《婚姻裡，你孤獨嗎》裡面，我寫道：社會對女人的評價是360度全方位的，好女人必須要擔得起好女兒、好妻子、好媳婦、好媽媽，諸多名號缺一則不完美，而為這些名號付出的努力卻自動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歸零。

是的，很多女人，沒結婚的，一邊掙錢養自己，一邊擔心錢太少被人拋棄，錢太多遭人嫌棄，不留神成了女強人簡直人神共憤；結了婚的，有的在苦帶奶水娃，有的在吐槽婆婆，有的在勇鬥小三，有的在灰著臉混職場，還有逗比的在前四項全能，忙得很少在鏡子裡仔細端詳一把自己；離了婚的，著急找下一個，忙著把自己快遞進曾經讓她身心俱疲的婚姻。

太多女人明明只有A-CUP的小小心靈空間，卻塞了只有Z罩杯才能承載的勞碌和心事，在被社會苛責的同時，還被雞湯指手畫腳：原來是我不夠好才不幸福？原來是我身材走樣老公才招貓逗狗？原來是我不夠豁達婆婆才沒拿我當閨女？原來是我基因有問題孩子才不是神童？原來是我情商低才沒升職？

太自省和太自覺的好女人大多沒有太好的結局，不是王寶釧那樣的過勞死，就是秦香蓮一樣的黃蓮命。

我們的生活裡，熱心觀眾太多，真正和你有關的人卻不多，所謂的「好」與「不好」，不過是他人嘴皮子上下一動，蹦出一兩個貌似重要的字，卻需要你用實實在在的時間和精力去交換，用真真切切的耐心和細心去對待。甚至，你付出再大的努力，也無法討好全世界，也無法讓每一個人都說「好」。

所以，A-CUP的姑娘，會因為善良和敏感而過於為他人著想，以至，在自己的軀殼裡替他人生活；可是，當你跨越了糾結、多慮、求完美這類無用的情緒，走到能夠看清看透不看破的境地，會發現，只有你自己才是真正值得關注的，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值得被珍惜和善待的。

而生活裡的一切，不會由於你的曲意逢迎謹小慎微便處處綠燈。

就好像，真正體恤的伴侶，絕不忍心看著你累得像條薦頭耷腦的小博美，能夠心安理得享受你的付出不動容的男人，也不值得那些心血。

而孩子，分明是否時光的洋娃娃，粉碎機一樣把時間和精力打成碎片片甲不留，好媽媽的無底洞，幾乎是沒有退路的，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在這條路上付出怎樣的代價才可以拿到「優」。

至於工作，永遠是實力說話，同事是青眼有加露出八顆牙，還是背過臉後從鼻孔裡輕輕噴出一個「哼」，與你帶了多少手信做了多少雜事關係不大，你是來做事的，不是來交朋友的，唯有業績出色才是免死金牌。

在A-CUP的心氣中，永遠關注細枝末節，被雞零狗碎的繁雜事攪和得胸悶；而在Z罩杯的心胸裡，大事就那麼幾件，最大的事就是善待自己——自己好，自己周圍的一切才會好。

對每個人微笑，不可能獲得360度點贊；對某些人某些事不屑，也不至於全方位死角。

超越A-CUP的糾結，F終於修煉出有容乃大的Z罩杯人生觀——有些關係，泰然處之；有些事情，淡而化之；有些人，敬而遠之。

她輕鬆多了。

敏感是女人的天分，恰到好處的遲鈍卻是修煉。

何況，真正值得珍視的人，和真正過不去的坎一樣，都很少。

Part 3 婚姻裡的真相

有愛才有溫存，有溫存才有幸福，如果不幸沒有找到這個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能為自己負責任也可以。

人生的有趣之處不在於世界有多少規則，而在於我們有多少選擇。

結婚還是單身，真實的得到與失去

如果單身，你所選擇的，一定是你能負責的；你所做的，一定是你能收攤的。

記得在北京做《靈魂有香氣的女子》悅讀分享會時，現場交流最多的話題就是：一個女人，究竟單身更幸福，還是結婚更圓滿。

這真不是一個特別容易說清的問題，拋卻個體的不同，假如你願意，我們拋開主觀、不貼標籤、不以成見為判斷地想想這件事兒。

任何選擇，離不開時代背景，我們身處的是個怎樣的時代呢？

第一，經濟飛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與思維模式，現在10年的生活變遷超越從前30年甚至更多，經濟的快車道成為一對男女差異巨大的跑道。除去封建社會絕對的男強女弱，我們父母輩甚至祖父母輩男女間的差距不過是步行與騎自行車的距離，現在，一不留神就變成了走路與開車，甚至汽車與火箭的區別，這樣的反差，無論多麼強烈深厚的感情，都需要空前的智慧以接納現實的考驗。

第二，互聯網時代，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面臨的機遇、挑戰、誘惑、變數前所未有地繁密，可選擇的樣本數量龐大，但是，並沒有牢固而穩定的價值觀與道德觀限制個體行為，「對」與「錯」的邊界異常模糊，心靈迷路的人，大多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傳統的伴侶與婚姻關係變得非常脆弱。

第三，傳統觀念與力量依舊強大，尤其中國三線以下城市，是否結婚、是否嫁了個比自己強的男人、婚姻是否看起來不錯，依舊是評價女性人生「成功」的重要標準，「看起來幸福」往往比「真正開心」重要，於是，不少女性寧願犧牲自我感受，也要贏得相對良好的社會形象和口碑。

第四，養育孩子成本太高，甚至嚴重影響到成人的生活方式，怎樣帶孩子、怎樣既帶好孩子又不失去自我，成為社會問題，很少有家庭能夠完全不借助外力承擔撫育子女的責任，於是，雙方老人被引入三口之家，隔代觀念的差異、衝撞與干涉演變成新的家庭矛盾，借人之力而又不受人之制的情形，太少。

第五，女性實現自我價值的領域越來越多，婚姻的庇護、供養、撫慰、寄托作用越來越弱，「結婚」成為性價比不太高的事，而意味著更多的妥協、奉獻和犧牲，除非嫁給各方面條件都優於自己的男性，可是，如此優秀的男性為什麼要花一環的房價買三環的房子呢？所以，無論男女，結婚的動力都逐漸弱化。

於是，沒有任何一個時代為我們目前的情感狀況提供可參照的藍本——無論歷史中的愛情，還是父母輩的婚姻，都無法找到一個類似MBA教學中的案例和模版，成為遵循的法則。

結婚和單身的選擇，越來越讓人困惑，究竟怎樣才能過好這一生？

假如你是單身女性，請更加堅定與自立。

一種幸福需要配合的人越多，獲得的難度便越大，而一個人的小確幸只需要活成自給自足的個體。不錯的收入，穩定的情緒，專注的愛好，良好的人際關係，加上沒有愛情飢渴症的焦慮內心，你一定能夠成為相當不錯的女人。

不必輕易羨慕婚姻中的人，你永遠不知道看似和美的兩個人之間究竟發生著什麼，他們可能正在嚮往你單身生活的簡單純粹。更不必為老了誰照料你這樣的未來操心，婚姻並不是全部保障，婚內無保的人多了去了，早點補鈣、鍛煉身體、定期體檢，把別人經營婚姻照料孩子的精力用在自己身上，不出意外，你應該比同齡的已婚女性看起來更年輕，因為你需要應對與妥協的事情相對比較少——沒有無緣無故的收穫，已婚女性看似老有所依的晚年，不過是前半生對男人與家人照料的回報，你把這份心力用來呵護自己，一來身體不會差，二則未來的社會養老保障服務也不會太弱。

只是，你可能需要牢記，最能摧毀單身女性的是脆弱和爛桃花。

誰都有孤枕難眠心雨滂沱的時候，差不多就行了，東方社會向來不接納過於創新與個性化的生活，所以，不要被負面情緒壓倒，單身的定力在於自己活成一個圓，假如做不到，還是不要故作堅強，找個差不多的人嫁吧。

而爛桃花，主要是已婚男人。

單身時間越久，適合你的男人基數便越小，這是定律，如果決定單身，就得接受。雖然中國不幸福的婚姻特別多，也用不著單身女性肉身佈施，一個懂事的第三者是拯救一樁瀕死婚姻的利器，男人獲得了婚內的白玫瑰，也擁有了婚外的紅玫瑰，大多不再有勇氣打破這種生態平衡，這種局面，你能否承受？

所以，如果單身，你所選擇的，一定是你能負責的；你所做的，一定是你能收攤的。

別把自己陷入被動與不堪的局面，你得到輕鬆清靜自由的生活，損失些煙火氣的天倫之樂，算不得不公平。

經營好自己，順其自然迎接未來的單身女性，活得不會差。

假如你是已婚女人，需要相當的聰明與豁達。

婚姻裡女人的幸福，不是光靠個人付出就能得來，還需要諸多外界力量的配合與左右。

比如，你的丈夫能不能一輩子愛你，你的公婆能不能接受你、父母能不能理解你，你的錢夠不夠花，孩子夠不夠出色，有沒有個把割頭換項倒狗血的閨蜜……這些世俗的支撐，構成了幸福這個最精細複雜的儀器。

只是，要靠別人的配合和努力，要牽涉方方面面的關係，這樣的幸福，怎麼會簡單呢？

所以，已婚女性需要放下不切實際的幻想，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丈夫、父母、公婆、子女、親友、保姆，像燕子啣泥一樣構築婚姻穩定的基石。

這個過程中，辛勞、孤獨、痛苦、不被理解是必然的，選擇婚姻，既是選擇愛情與責任，選擇煙火氣的生活，選擇主流社會的通行證，也是選擇一種捆綁，無論從前多麼任意妄為，踏進婚姻有了孩子的那一天，你的決定便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只是，他人的情感和心意往往難以把握，把幸福建立在一個男人能否一輩子愛你上，是件難度太高的事，而且，很有可能是件破釜沉舟毫無退路的事，所以，你依舊要照料好自己——職業、外形、社交、心智，獨立的女性才能在婚姻中擁有話語權和自主權。穩固的婚姻形式，或者是強勢對弱勢宗主國式的統領，或者是一場旗鼓相當的對手戲，總體來說，都是一個由內而外的平衡。

做到這些，你便可以無憂享受婚姻的保障：愛情與親情的天倫之樂，老有所依的未來，傳統社會的認可，以及即便他納斯達克上市，你依舊與他並肩而立的分享。

結尾很無關，想到了大學時代學過的弗羅斯特的代表作《未被選擇的路》，著名的詩人作於1915年，而我們的人生裡，又有多少未被選擇而又不能遺憾的路？

黃色的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可惜我不能同時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佇立，

我向著一條路極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叢林深處。

但我選了另外一條路，

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
顯得更誘人，更美麗；
雖然在這條小路上，
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跡。
那天清晨落葉滿地，
兩條路都未經腳印污染。
啊，留下一條路等改日再見！
但我知道路徑延綿無盡頭，
恐怕我難以再回返。
也許多少年後在某個地方，
我將輕聲歎息將往事回顧：
一片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而我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
從此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女人的孤獨

婚姻有陪伴的功能，孩子有慰藉的療效，而孤獨卻是長在心裡的一棵草，除非我們自己有能力把它根除，否則，這棵去不掉的草將永遠蔓延在心頭。

朋友M問我：女人什麼時候要孩子合適？我說：當你覺得自己可以像單親媽媽一樣獨自撫養孩子的時候。M呸我：那我結個什麼婚，現在生算了。我反問她：你為什麼要孩子？M眼睛直放光：為了愛情啊！為了讓兩個人之間感情更好啊！為了不孤獨啊！我笑說：拉倒，你還是別要了，沒有什麼比孩子更能摧毀夫妻感情的，尤其是孩子三歲之前。

M很驚恐：為什麼？！

我無語，和一個連婚都沒結的文藝女青年說婚姻的孤獨不啻於雞同鴨講，愛情的蒙汗藥讓她們充滿了上刀山下火海的正能量。

但是，當你告訴一個30多歲的已婚女人，半夜三點，孩子哭得快斷氣老公鼾聲如雷自己心如刀割，一瞬間只覺得自己像個女戰士，覺得孩子才是唯一的親人，只想把老公踢下床去，她一定會默默地抱抱你，給你一個感同身受的鼓勵。猶如，當你向一個已婚已育的男人傾訴這些，他一定會張大嘴瞪大眼：你不是起來了嗎？為什麼要兩個人都起來？男人早上還要上班呢！

男人永遠覺得，女人看起來天大的事情少有幾件真是大事，不過是尋常生活的一地雞毛，甚至連吵個架的級別都夠不上，而女人的情緒，就在這一地雞毛中被纏得肝腸寸斷孤獨蔓延。

我的一個女朋友，艷如桃李事業小成，談下了不少別人搞不定的業務，讓她和男人吵架比登天還難，在她看來那是缺乏溝通技巧，只要溝通得好，夫妻之間什麼問題解決不了？直到有一天她腫著眼對我說：「真的沒有辦法，他根本無法理解。」原來，別人眼中的這對璧人一直靠寫信的，女人給男人寫《那些曾經溫暖的記憶》希望能夠喚起戀愛時的美好，不要像異性合租般了無生趣；男人回《生活本無事》訴說一個壯年事業男的苦惱，求老婆不要自尋煩惱。女人寫《至親至疏夫妻》傾訴夫妻同床不共夢的孤獨；男人寫《生活的一地雞毛》認為生活瑣事才是愛情和親情最大的殺手。聽完，我笑得幾乎斷腸：你老公真行，還能寫幾句一唱一和，攔別人誰耐煩讀那幾張密密麻麻的仿宋-GB2312？

她正色問我：你說女人為什麼孤獨？我也正色答她：因為社會對男人和女人的評價標準不同。我問她：好男人的標準是什麼？她思索片刻：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吧。我再問：好女人呢？她仔細想了很久：家庭幸福、事業小成、溫柔嫻熟、美貌得體、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孩子乖巧……我打住她：這其中哪一條不需要女人付出全副心思百般努力？而男人，事業的一白可以遮百丑，一個事業有成的男人誰會計較他一年陪父母幾天一周帶幾晚孩子？和老婆單獨在一起已是奢侈，哪裡還能奢望他們陪女人談心事呢？而女人，社會對她的評價是360度全方位的，好女人必要擔得起好女兒、好妻子、好媳婦、好媽媽，諸多名號缺一則不完美，而為這些名號付出的努力卻自動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歸零：那些啊，都是女人應該做的，是本分。既是本分，你怎能指望獲得肯定？至於鼓勵和激賞，那更是不可能的。女人日復一日的付出，卻僅僅是做好了本分；年復一年的努力，卻連表揚都得不到，內心怎能不孤獨呢？那個當年被人呵護如珠的靈秀女子早已在時間的長河中滌蕩成了一粒最普通的沙石，男人視若不見的眼神足以讓她失望和落寞。

回到M的問題，什麼時候要孩子合適？

當你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豁達的女人的時候。

那時，你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你自己的孩子，除了你其他人並沒有特殊義務對這個小小的嬰兒負責，你必須獨立承擔責任。這樣，男人的體諒、家人的援手、保姆的幫忙、朋友的問候都成了飛來橫福，你忙著感恩涕零地消受去了，哪還有情緒去抱怨孤獨？相反，假如你堅定地認為這是大家的孩子，父親必須管孩子、老人必須帶孩子、自己一定要獲得這些幫助，最終，支持不會來，抱怨、爭執、糾紛、孤獨會排山倒海而來。

婚姻有陪伴的功能，孩子有慰藉的療效，而孤獨卻是長在心裡的一棵草，除非我們自己有能力把它根除，否則，這棵去不掉的草將永遠蔓延在心頭。

只是，如果注定孤獨，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男人與婚姻？

六六曾說，我什麼都能幹，我什麼都會幹，但我還是需要個男人，讓我有個伴兒。生氣時罵罵他，傷心時靠著他，快樂時抱抱他，年邁時牽著他。我有很多女朋友，可我總覺得，我能和她們玩耍聊天，但不能和她們朝夕面對。

是的，說出絕大多數女人的心聲。

婚姻和男人，就是那個兩份寒冷靠在一起變成微溫的伴兒，無法療愈所有，卻讓人覺得在空蕩的世界中有所依靠，不再是一個人。

男人的孤獨

孤獨對於男人，是個不能說也沒什麼好說的公開的秘密。

寧財神曾經調侃男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對於女人的別樣追求：

「少年時，想碰到一個聶小倩，拼了性命愛一場，天亮前帶著她的魂魄遠走他鄉。

「青年時，想碰到一個白素貞，家大業大，要啥有啥，吃完軟飯一抹嘴，還有人負責把她關進雷峰塔。

「中年時，想要一個田螺姑娘，溫婉可人，紅袖添香，半夜寫累了，讓她變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姜、蒜片爆炒，淋入香油，起鍋裝盤。」

生活的現實可不是這樣。

少年時，你拼了性命愛一場的聶小倩向你逼婚，要求省會城市二環內無貸款兩室兩廳的房子，屌絲的你沒有，於是，天亮前，她帶著你的魂魄跟別的男人遠走他鄉。

青年時，即便碰上白素貞，家大業大要啥有啥，可是，並沒有人把她關進雷峰塔，倒是附贈一個囉唆你不上進吃軟飯的丈母娘，每天脫口秀臊得你做夢都是在江湖上橫刀立馬。

中年時，田螺姑娘來了，也溫婉可人紅袖添香，不過，你讓她變回原形她可不幹，她要求和你老婆談談，把正室的位置讓出來。此時，輪到你家大業大要啥有啥，卻碰上一根筋的死女文青，傻了吧？

算了，饒了男人吧，他們也孤獨的。

舉目望去，邊開車邊沉思的男人、盯著電視機傻笑的男人、被世界盃攪得生物鐘紊亂的男人、微信裡秀運動成績的男人、人到中年還苦練書法的男人、在書本裡一窩一整天的男人、酒吧裡的男人、寧願泡桑拿也不願泡老婆的男人，不過都是躲在「樹洞」裡休息的男人。

孤獨對於他們，是個不能說也沒什麼好說的公開的秘密。

一直以來，女性思維堅持「嫁漢嫁漢，穿衣吃飯」，雖然現在基礎生存大多不是問題，可婚姻對於物質的依賴和追求卻越來越強烈，過「好日子」的物質重擔，往往壓在男人身上。

中國社會要求女人做好妻子、好母親、好女兒、好員工、好朋友，但是，女人要真是撿挑子不干躲回家，全職太太未必不是出路。男人不同，雖然事業的一白可以遮百丑，可事業的一孬同樣能夠抵九好。一個在家庭中盡職盡責的男人，如果沒有事業光環的籠罩，沒有在工作中小有所為的成績，沒有在經濟上罩得住全家老小的本事，不用說在大多數人眼中依舊是個Loser，就算他自己，心裡也充滿力有不逮的慚愧。

中國社會，不，幾乎是東方社會，很難真正容納奶爸式的暖男，猶如很難完全寬容不婚主義的剩女。

光這事業的一條道，便足以讓男人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心裡長草孤獨不已。

夫妻之間，什麼最難得？

感情？性愛？理解？35歲之前，我曾經有過很多答案，可是現在，我只有唯一的答案：一路同行。這種同行，不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亦步亦趨，而是，在漫長的人生中跟上對方的腳步，無論思想還是身體。

比如，當男人希望安靜的時候悄悄把孩子帶到別的房間；當男人希望聊兩句生活之外的事情時，不跟他提他媽有多麼不可理喻；當男人談到他的工作時，你不是完全懵懂無知；當男人希望和朋友喝兩杯時，你能夠寬容地走開。

可是，我見過的大多數女人，思想和身體都跟不上男人。

她們並不真正屑於打理感情，經營婚姻，她們需要的是宗主國對附屬國的照顧，以及物質與精神輸出，而不是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她們希望婚姻解決自己更多的現實問題，比如，生活的優渥，父母的養老，孩子的未來，她們硬梆梆地索取呵護和關注。

被要求的男人，能不孤獨嗎？

男人不像女人，天生有傾訴的慾望，他們很難通過說話這種方式釋放壓力與焦慮。所以，能夠獨處又不用與他人對話的私密空間，成了最好的「樹洞」。他們願意在這個安靜的樹洞裡，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在一個人的時候，承認自己的悲傷、快樂、寂寞、恐懼、憤怒、嫉妒，但是，他們不說。

不說話的男人，會不孤獨嗎？

我曾經問過一個男性朋友：覺得哪個女人最可愛？

他說：趙四小姐。

我很吃驚：為什麼？

他說：遇見張學良不是時候，他婚了，她不計較名分跟著她；他被關了，她放棄一切隨著他；他權傾天下，她開著全天津只有一輛的限量版汽車傻里傻氣兜風；他一無所有，她陪他在後院種菜養花；他話多，她聽著；他無語，她伴著。總之，她由著他在自己的世界做一個自由的男孩，哪怕100歲。

聽聽，男人再老，心裡也住著個孩子。

我的朋友艾明雅說，孤獨是人類自身攜帶的遠古病毒，不要試圖根除，讓它潛伏就好。少女時，總以為孤獨可以被男人、娛樂、喧鬧代替，可是，最後才發現，它永存心底，只有自己才可以戰勝。

所以，不要以為婚姻裡有孤獨，就一定是老公太差，婚姻太差，其實有時，是我們自己心態太差。

是的，婚姻裡，一對體諒的男女，永遠不會向另一半索取對方給不了的東西。

多少夫妻耗盡一生做彼此的差評師

多少夫妻，在漫長的歲月裡，硬生生折斷了彼此的優點，變成互不欣賞、互相打擊的對手，在婚姻的競技場上，用盡全力、耗盡一生地做彼此的差評師。

我的朋友L和P，雖然是一男一女性別不同，但是，他們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他倆特別擅長從真善美裡找出假惡丑，丁點大的事兒都能找到槽點，然後開始叨逼叨；第二，他倆的伴侶氣色都不好，L的老婆常年萎靡，臉色蠟黃，P的老公總是精神不振，眼皮終年下垂。

起初，我搞不懂原因，直到跟這兩對夫妻接觸了幾次，一切似乎都清楚了。

L喜歡叫朋友到家裡吃飯，因為全職主婦L太太廚藝了得，西點和中餐各有驚喜，我懷疑她家最普通的醋溜土豆絲都拿雞湯兌過。L太太洗碗的時候，我走到她身邊由衷讚歎：「嫂子，你菜燒得真好！」她很驚訝：「真的嗎？普普通通家常菜，L可從來沒誇過。」我正想補充一句「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之類的話，只聽L的聲音響徹客廳：「寶寶的褲子怎麼髒了一大塊！」

我們從廚房狂奔出來，見到L公子褲子上染了一塊畫畫的顏料，L兀自抱怨：太太整天待在家裡，居然這都沒發現，怎麼當媽的！

L太太很隱忍，相當給老公面子，默默地拿出乾淨褲子，給四歲的孩子換上。

我打量著這個體面的家庭，客廳舒適清潔，寶寶玩具整整齊齊堆放在儲物箱裡，飯菜營養又可口，這些，需要一個女人付出多大的耐心、愛心和精心？

可是，一條無關痛癢的髒褲子，便足以把一切優點一筆勾銷，換來一個巨大的差評。

這樣的日子裡，女人怎麼會揚眉吐氣精神煥發？

P的老公是個有禮貌的暖男，愛崗敬業還挺顧家，就是有點路盲。有一次，我搭他們的順風車去家不常去的酒店，算是親身體驗了一回悲慘世界——P幾乎是從出發便開始抱怨，一直痛斥到抵達目的地。

「哎呀，剛才明明該下高架橋的，你沒長眼睛啊！」「那裡是單行道哎，你還準備拐進去？」「那個傻帽居然衝我們死按喇叭，趕緊超過他啊！」「你是我見過的開車最慫的人！」可是，即便這樣，P也不讓老公裝GPS，因為嫌聒噪。

一到目的地，我就飛快地跳下車，趕緊向P夫妻倆致謝，P的老公從幾乎要得抑鬱症的臉上勉強擠出個微笑。

這樣的指責中，男人怎麼可能自信滿滿神采奕奕？

夫妻之間，沒有偉人，也沒有美人。

我們終日面對的，都是枕邊那個平凡的人。

別人眼裡的女神，不過是趿拉拖鞋披著睡衣頭髮隨便一挽的素面婦女；外人仰視的男神，也會蹲在廁所裡腳跨「長江兩岸」手握「重要文件」，邊抽煙邊使勁。

可是，這樣真實的人，卻是我們要攜手走過漫漫人生的夥伴。不表揚不鼓勵，光批評光打擊，當初我嫁你娶你是為了什麼？難道就是用自己的一輩子，找一個終生的差評師挑毛病鬧情緒嗎？人到一定份上，該明白的人生哲理和心靈雞湯早就都搞懂了，並不需要一個總是耳提面命唱對台戲的丈夫或者妻子。

被愛著和被讚美著的人，信心是不同的。

民國著名「點贊師」、男神胡適，娶了個眾所周知不大識字的小腳老婆江冬秀，可是，人家不挑剔不責備，還鼓勵小腳太太「勿恤人言」，開始「放腳」，在男神的循循善誘下，太太學文化，看古典小說，《紅樓夢》裡丫鬟的名字都能如數家珍背出來，還學會了寫信。

胡大師晚年困居孤島，仍然不失幽默，偶然看到一塊紀念幣上刻有P.T.T字樣，便說是「怕太太」（首字拼音PTT）協會發行的，還編出一系列新「三從四得」——太太出門要跟得，太太花錢要捨得等，自封「P.T.T協會」會員。

一輩子，胡太太被哄得樂淘淘美滋滋，把胡大師照顧得妥帖帖福滿滿。

一對男女，相遇已屬緣分，鍾情更加不易，費盡周折地結為夫妻，那真是機緣的天時地利與情感的水到渠成。年輕時的愛情，蠶繭一般絲絲纏繞，密意綿綿，恨不得戳碎屏地為對方點贊；中年時，卻好像飛蛾破蛹，懶洋洋、灰突突，能夠少給對方差評，已經不容易。

而大多數人，不到七年就癢，走到半路已經成了陌路。

當年愛他飛揚的個性，如今眼熱的卻是閨蜜新換的豪宅，於是，他的不羈變成不負責任，需要幾次三番地嘮叨控訴；曾經鍾情她質樸的善良，現在喜歡的卻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風情，於是，她的淳樸變成了木訥，實在連抬眼打量都是多餘。

多少夫妻，在漫長的歲月裡，硬生生折斷了彼此的優點，變成互不欣賞、互相打擊的對手，在婚姻的競技場上，用盡全力、耗盡一生地做彼此的差評師。

穩定的婚姻各種各樣，曾經愛得你死我活並不稀奇，甚至未必重要，最難得的是，激情退卻，時光荏苒，依舊為對方點贊，依舊覺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佳的選擇。

所以，每個甜蜜的女子背後，大多有一個寬厚男子的默默扶助；每個圓滿男子的身邊，也少不了一個寬容女子的無聲支持。

他們欣賞各自的優點，包容彼此的缺點，爭相為對方點贊。這種讚賞，像一支點石成金的妙筆，發掘對方自己都意識不到的潛能與才華，把另一半改造成一座寶庫，而不是打擊成一個爛尾樓似的工地。

相互點讚的婚姻，怎能不是良性循環呢？

愛情與婚姻的遊戲規則

假如愛情與婚姻失去了忠誠的遊戲規則，你人生的屏幕上某一天終會打出一行字：Gameover。

四年前，我和小夥伴在尼泊爾徒步，回到酒店時累得人仰馬翻，於是預約足療服務。當天，幾乎整個酒店都是同樣疲憊的遊客，我們的服務時間被安排在晚上八點，在當時的尼泊爾，已經相當遲，除了零星的賭場和旅遊場所，加德滿都是座幾乎沒有夜生活的城市。

足療師是名羞澀的小伙子，英文比我倆加起來都棒，寒暄後，他忐忑掏出手機，對我們說，能不能給他太太打個電話，因為夫妻有約定，每天晚上九點前必須到家。

我和小夥伴震驚了，兩個異國女遊客用拙劣的英文，對尼泊爾太太解釋清楚她老公確實在加班幹活，是件多麼匪夷所思的事情，難道整個東方的女人都熱衷於電話查崗？

我們準備好措辭，由我的小夥伴撥通電話向太太做工作證明，我則笑著問足療師：「Is it very important？」（這件事情很重要嗎？）

他極其認真地回答：「Yes，this is the rule between both of us.」（是的，這是我們之間的規則。）

瞬間，我被「Rule（規則）」這個詞打動了，是的，這個世界什麼不需要規則呢？愛情和婚姻更需要遵守規則——哪怕是晚上九點必須到家。

而所有關於愛情與婚姻的規則中，最基礎的一項就是：忠誠。

有一陣子，因為頻繁發生的著名男人嫖娼事件，閨蜜之間還曾經討論過：嫖娼算不算出軌？嫖娼與出軌哪個更嚴重？

這個問題確實複雜，出軌和嫖娼，性質怎麼界定？哪一個傷害更大？對於某些男人，解決下半身問題和真愛可能無關，可是對於女人，這是一個巨大的凌辱。

那些認為嫖娼不算出軌，為嫖娼找各種合理與非分借口的人，或許混淆了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嫖娼是不是出軌；第二，出軌後能不能被原諒；第三，被原諒的出軌還算不算出軌。

如果沒有規則，世界將會混亂不堪。

具體到性慾這件事，李銀河曾說，社會的規則有三種：

第一，不可強姦。只要對方不同意，無論是強姦、猥褻、性騷擾，全都不允許，一旦發生，要受刑法處罰。

第二，不可通姦，婚姻有對配偶忠誠的承諾，否則為什麼要結婚？單身就可以不犯通姦錯誤。婚外性關係發生率在40%左右，其中包括性交易但不都是性交易——可是，發生率高不代表不是犯錯誤。

第三，不可交易。不同國家和社會有不同規定，荷蘭、德國等允許性交易；中國不允許；有些國家處於中間狀態，比如英國，只禁止性工作者強行拉客，其餘不禁。

這個態度相當明確：嫖娼當然算出軌，不要考驗女人的底線。

我知道在某些國家專門設有紅燈區，嫖娼被視為合法正當娛樂。可是，我驚訝的是，人們關注的重點根本不在於嫖娼是否道德，而在於男女有別——很多人理直氣壯地認為男人嫖個娼根本不叫事兒，他們勸說因為男友或丈夫嫖娼而痛苦的女人：你就當他是去洗了個澡喝了頓酒，只要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就成了。

我心裡奔騰過一萬匹草泥馬，臉上卻帶著微笑說：好的，請允許女人與午夜牛郎共度良宵，你就當她是做了個指甲泡了個SPA好了，大家會做足防護，謝謝包涵哈。

還有人覺得，出軌是身體與心靈同時離開伴侶，而嫖娼，不過是身體暫時開小差，比出軌的傷害小多了。

倫敦有個姑娘叫Olivia，25歲，碩士學位，至少懂四國語言，她是頂級Escort，怎麼說呢，文雅點講是交際花——你小時候看過《茶花女》吧，她是瑪格麗特的同行，粗鄙直接點講就是妓女。她面容姣好，身材火爆，知性優雅，品位不凡，既可以陪伴出入上流社會吃晚餐，看歌劇，也可以在床上High到爆，她的過夜費是2500英鎊。

她的資料與價碼都是公開的——假如你是她的目標客戶。

如果男人認為自己不會對郭美美那個款型產生愛情，嫖資幾十萬元僅僅圖個樂子，那麼，你們能夠保證睡完了Olivia之後不會愛上她嗎？那可成了標準的靈與肉的結合啊！

所以，不要用有沒有感情來界定算不算出軌，感情太無形，誰會在滾床單時默念：我只要肉體，我堅守我的心靈？

誰能做到下了床立刻握握手走人，揮揮衣袖，片雲不留？

床單只要滾了，就是出軌。

當年住在香榭麗捨大道或者普羅旺斯街的茶花女瑪格麗特，所有來拜訪她的客人都很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對伴侶的背叛，只是當時社會的潛規則默許了這種所謂體面的婚外關係。

還有人覺得，出軌也分輕重，嫖娼和一夜情都算程度比較輕的。

可是，出軌實際上是個臨界點，沒有多少程度上的輕重緩急，不是睡了一次是輕度出軌，睡了百次是重度出軌，而是，只要睡了，就是出軌。

只是，出軌是一個命題，能不能原諒對方卻是另外一個命題。

愛情與婚姻中，每一對伴侶都有各自不同的相處規則與交往底線，有些人覺得伴侶半夜打呼嚕簡直過不下去，有些人卻認為沒有Ta的呼嚕聲，生活就缺乏安全感，一百對伴侶有一百種遊戲規則。

就好似周慧敏說起出了軌的倪震：「我的伴侶絕對犯得起這個錯誤。」那是一個深愛中的智慧女子對另一半的寬容，是基於歲月和情感的溫厚理解，而不是她底線太Low。

所以，如果愛她，就不要辜負她的善良。

可是，這種女性的善良，卻成為某些男人自我原諒的借口：看看，他老婆都不追究了，別人瞎起什麼哄？

他老婆的隱忍，有各種各樣的難言之隱——依然存在的感情、血脈至親的孩子、早已相互融入的家人，哪一個割捨起來是容易的？

被迫寬容的出軌，難道不比一拍兩散的出軌更具有長期而血腥的殺傷力嗎？

假如愛情與婚姻失去了忠誠的遊戲規則，你人生的屏幕上某一天終會打出一行字：Game over。

沒有規則的生活注定無法繼續。

四年前的那一天，我和小夥伴最終結結巴巴地用英文在手機裡對足療師的太太說：「Your husband love you so much, We cancel today's appointment, he can go home on time.」（你丈夫非常愛你，我們取消了今天的預約，他能準時回家了。）

一個對伴侶遵守承諾的忠誠男人，當得起這份誇讚和尊重。

不娛樂，不成婚

沒有點娛樂精神的婚姻，真的走不下去。凡事當成談判一樣嚴謹認真，把對方說的每一句話看作合同一樣字斟句酌，把生活的每一點波折擴大到人生的意義，把對方的每一次情緒低落上升到愛與不愛的程度，那，是自尋煩惱。

女友T和X同時看中一款將近RMB30000的包，當然，也幾乎同時回家找那個人要錢買包。

一周後，T挽著全新的「包大人」滿面春風來了，X空著手黑著臉腫著眼一聲不吭地坐飯桌上。

「怎麼要到錢的？」我很虔誠地問T。

T撇撇嘴：「你以為他給得那麼爽快？我剛說要買三萬塊的包，他就跳起來：你把半輛入門款車背身上？不買！」

X看看T：「他也不同意買？那你的包從哪來的？」

T得意地笑：「不是還有『然後』嘛。然後，然後美人我笑靨如花，扭著腰肢過去在他老臉上捏了一把，眨巴眨巴我的妙目：哎喲，陪你睡了那麼多年，還不值三萬塊？！太太背著半輛車在身上，還不是說明老公貼心，把人家照顧得好？沒有這個包，我會傷心的，難道你娶我不是為了讓我開心？」

這麼節操碎一地的舉止，雷得我們瞬間接不住，只聽見絲絲涼氣在牙齦邊呼嘯。

「然後，趁熱打鐵，他就給卡了喲。」

我腦補著這對雷公電母眉來眼去的樣子，覺得，要錢都要得這麼打情罵俏還真是人間美事。

「你呢，那個人為什麼不給買？」我推推旁邊的X。

X明顯情緒不高：「我剛說要買三萬塊的包，他就叫起來：三萬塊，借人還有百分之十利息呢，為什麼買包？我說，難道你老婆不值一個包？他說，你總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東西，真正要用錢的時候就手頭緊。我說，我用我自己的收入做什麼事我高興，你管得著嗎？他說，你的收入？你存過多少錢，我打賭你現在卡上的錢還不夠付三萬和三萬的利息！」

我們聽得心驚肉跳：「然後呢？」

X強打精神：「然後，我說，我讓你看看我卡上有沒有。第二天，我就打了三萬三到他賬戶，給他留言：本金和利息，想買什麼買什麼，夫妻情分多少比三萬三高點。」

飯桌上一片沉默。

X接著說：「第三天，他把三萬三打回我卡上，什麼話也沒說。第四天，我又把三萬三打過去，也不說話。然後，每天都這麼你來我往，到現在還在冷戰。」

「現在，錢到誰卡上了？」

「我。」

「你準備怎麼辦？」

「再打給他。讓他知道，他的話真是太傷人了，他對金錢的計較，破了我的底線。」

再沉默。

好一會兒，T拍拍X的手，輕輕說：「你這是不過了的節奏嗎？到此為止吧，互相給個台階下，婚姻裡哪有那麼多底線？」

X委屈：「結婚前，他什麼捨不得買？結婚後，難道連底線都沒有嗎？」

是的，婚姻，真的是特別考驗一個女人的底線可以Low到什麼程度的事。

以前，你覺得房間裡亂七八糟簡直是地獄；現在，房間裡雖然亂七八糟，可是孩子安安靜靜在地板上玩玩具，哦，這絕對是天堂。

以前，你以為Ta無緣無故衝你發兩句無名火就是不愛你，恨不能哭斷腸；現在，Ta下床氣的小雨背後沒有風暴，噢，真是人間四月天。

以前，你覺得有老人不打招呼就衝進你家，跟私闖民宅的冒犯沒啥兩樣；現在，你看著客廳裡穿梭的和平共處禮尚往來還幫你搭把手帶孩子的婆婆，呀，這就是珍貴的親情。

以前，你覺得Ta遺忘了你的生日、結婚紀念日、第一次見面的日子、第一次打Kiss的日子、第一次滾床單的日子，那是誅九族的罪；現在，你自己都忘了生日，卻發現餐桌上擺著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蛋糕，喲，世間真愛不過如此。

這些，又有多少底線可言？女人的底線，隨著年齡、環境、心智的變化而日新月異，可最大的催化劑卻是婚姻。

戀愛的時候，我們都把「底線」「面子」這些形而上的東西看得特別重，老覺得這是愛與不愛的刻度尺。被生活教育過才明白，婚姻不是評選「重合同守信用單位」，而是兩個人笑著鬧著將就著拉扯著過到老。過於細膩的感情，以及過於堅硬的情緒，在婚姻裡，都沒有生存空間。

沒有點娛樂精神的婚姻，真的走不下去。凡事當成談判一樣嚴謹認真，把對方說的每一句話看作合同一樣字斟句酌，把生活的每一點波折擴大到人生的意義，把對方的每一次情緒低落上升到愛與不愛的程度，那，是自尋煩惱。

一千年前的愛情高手楊玉環，那個年代，37歲的老女人，是奶奶的級別，還胖，別說大把小蘿莉往上撲，就是身邊也充滿了梅妃江采萍這種才貌雙全的勁敵，可是，把楊玉環和江采萍一比較，情商高低立現。

同樣是鬧彆扭，江采萍對著長時間不來看自己的李隆基寫了首詩《謝賜珍珠》：「桂葉雙眉久不掃，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近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那份較真和哀怨讓人更想繞道走，女人總以為哀怨能換來憐惜，可大多數時候，煙火氣的人間伴侶才是對方所求。

而楊玉環，直接剪了束頭髮讓高力士送過去，那簡直就是猛撲上去捏老臉加撒嬌「還不快來哄哄我」的節奏。

結果呢，會跳舞的人民藝術家楊玉環，完勝會寫字的文藝女青年江采萍，或許因為她沒有那麼用力和較真。

夫妻在一起這麼久，起初，我們愛上彼此；之後，我們選擇彼此；再後，我們娛樂彼此，在外人面前，我戳你的短處，你揭我的傷疤，我們都知道大家沒有惡意，只不過為了在平淡的流年裡毫無顧忌地笑幾聲，然後一起失憶，你忘記我的缺點，我忘記你的陋習。

最後，我們陪伴彼此。

有些所謂的底線，抗不過娛樂精神。底線太嚴肅太硌人，容易把一粒沙子放大成山。而娛樂精神，是不再端著，不再幻想，四兩撥千斤般如入化境，頃刻間把壓垮你的山，像武林高手一樣掌擊成沙。

只是，請不要忘記，那些一再降低的底線，不過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愛。

希望X再也不要糾結那三萬三。

婚姻裡，你升值了嗎？

一個女人，在職場上積極向上，用努力換空間，與男性平等交流對話是升值；在家裡，照顧好一家老小，安排妥遠親近鄰，心態平和，溫暖得體，也是升值。

臨近下班，辦公電話突然作響，來電顯示完全陌生的號碼，猶豫著接起，聽筒裡遲疑的聲音頓了片刻才說話：「請問，你是李筱懿？可以佔用你幾分鐘說說話嗎？我看了你那篇《壞婚姻是所好學校》。」

我想，她查到我的辦公電話一定費了些周折，選擇下班時間打來，是體諒也是勇氣，人得多麼憋屈，才會選擇向一個陌生人傾訴。

她的故事不複雜：

她比他小五歲，戀愛三年結婚，婚後兩年有孩子，為了照顧孩子，她辭職做全職媽媽。兒子今年五歲，他的事業欣欣向榮，她的心裡卻空空蕩蕩，孩子是唯一的共同話題，他沒什麼不好，應酬不太多，盡量早回家，每年安排全家旅行。

這是一個別人看來再羨慕不過的家庭，女主人溫柔賢淑，男主人事業半成，孩子健康可愛，老人也算省心，人生還有什麼不滿足？

可是，她依然覺得，和他無話可說，生活毫無成就感，甚至，她輕輕地歎了口氣：「如果，當年不辭職，可能也和我的女朋友們一樣，至少是個中層了吧。」

我聽出來了，這是一個婚姻裡「他升值了，我卻在原地」的典型，在「如果……就……」這個句型的包裝下，飽含了委屈，以及犧牲卻不被認可的冤枉。

的確，「如果……就……」是個非常可怕的假設，讓人對未來充滿不切實際的想像，好像當時倘若做了不同選擇，生活必然日月新天，果真如此嗎？

我猶豫要不要對她說真話。

真話往往帶著凜凜寒光，比如丘吉爾對斯大林說「我們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比如我閨蜜對我說「你腿真短」，可這種冰寒讓人清醒，溫暖卻毫無原則的鼓勵常常令人更加困惑。

我決定為真話開個頭。

我問她：「你辭職的時候什麼職位？為什麼是你辭職，不是你丈夫呢？」

她有點吃驚：「因為他職務和薪水都比我高得多，我當時只是行政文員。」

「那麼，你憑什麼認為，如果一個行政文員不辭職就一定會升職？或許上司不喜歡你，或許來了個更能幹的同事，或許你不再熱愛這份工作，甚至，或許你所在的行業整體下滑。總之，如果不辭職，說不定你不僅工作一籌莫展，連孩子都沒人帶，根本不會有現在穩定安逸的狀態。」

「可是，我畢竟為了家庭犧牲了職業。」

「並不是每一種放棄，都能稱得上『犧牲』，很多放棄是優勝劣汰。如果當時，你和你丈夫職位相當，薪資相等，卻主動把更好的職業發展機會留給他，那確實是犧牲。可現在，你們是權衡利弊之後的優化選擇。」

她沒有說話，顯然，她認為的「如果……就……」不包括我描述的情形，她曾經沉浸在為家庭犧牲卻得不到理解的委屈中，今天，卻聽到了另一個不中聽的答案。

她說不上是贊同還是反駁，但是她很清楚，這些年，在婚姻裡她沒有升值，他卻越走越快，越飛越高，他們的差距越來越大。

我一直覺得，一個女人，在職場上積極向上，用努力換空間，與男性平等交流對話是升值；在家裡，照顧好一家老小，安排妥遠親近鄰，心態平和，溫暖得體，也是升值。

兩種不同形式的升值，無所謂誰比誰更高端。

怕只怕總認為沒有選擇的路才是最好的路，不知不覺成為兩種怨婦：抱怨工作難搞的職場怨婦和抱怨婚姻拖累的家庭怨婦。

她們想像著自己在另一條康莊大道上飛奔的樣子，對現有生活牢騷滿腹。

一個人的價值與他內心的成熟豐盈水平，以及與世界的溝通方式密切相關。能夠滋養伴侶和子女的女人，能夠與伴侶在人生路上保持相近步速的女人，能夠在家庭裡獨當一面補空補缺的女人，往往心智情緒穩定，她們有主心骨，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標，不會把眼光僅僅局限在住所的三室兩廳，或者把心思僅僅放在職業的起起落落。

在婚姻的學校裡，她們有讓自己不停升值的能力。

她們樂於學習婚姻裡的必修課程——愛、自省、寬容、忍耐、體諒；也願意進修選修課程——家庭主婦的職業生涯規劃、幼兒教育學、複雜環境下的人際關係管理、溝通技巧，等等。她們明白，要從這樣一所大學裡以優等生的成績走到畢業，實在不比在職場上從Freshman變成Boss容易。

人生的成就感有很多種，職業先鋒是一種，主婦標桿也是一種，雖然各有取捨，但共同之處是能夠把當下的生活過好，在當下的日子裡越走越寬，在當下的天地裡越飛越高。

不僅對女人，男人也一樣。

所以，梅琳達·蓋茨不會鬱悶，她與比爾·蓋茨一起成立「比爾·梅琳達基金會」，他們是一對在事業上共同成長和增值的夥伴。

所以，我對面的鄰居小花同學也不會煩惱，她烘焙做得棒極了，還常常組織我們這些職場媽媽帶孩子進行各種主題親子活動。

360種狀態，全都能升值，只要你願意。

婚姻不是股票，是保險

婚姻的篤定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境，我們在一起。

我的大學同學、旅居愛爾蘭的女作家Ida和我聊起一種神奇的文體——總裁小說。

這種風靡小女生的文體，故事架構和情節基本是這樣的（以下是Ida的原文）：

「一名大學女生嫁入豪門，丈夫是英俊無比財富多得一遍開會時是霸主上床後是色狼招惹無數女人但是內心有深深隱痛的總裁，總裁對女主愛答不理導致她非常受傷，後來總裁的表弟，一個英俊無比邪魅狂狷財富多得一遍招惹無數女人但是內心有深深隱痛的總裁B愛上了女主，再後來一個英俊無比邪魅狂狷財富多得一遍招惹無數女人但是內心有深深隱痛的全球級終極大總裁C（外國人）愛上了女主……」

凌亂了吧？

我總結一下，總裁體的中心思想是：

第一，大條草根女邂逅英俊多金男，多金男明明有條件拈花惹草三妻四妾，可是，他偏不，他只愛大條女一個。

第二，大條草根女幾乎四兩撥千斤，沒見有多少才藝，更別提思想的閃光，便讓多金男（還不止一個）死心塌地，成為愛情與婚姻的雙重贏家。

無論外表多麼花哨，總裁體的中心思想依舊是：我要嫁個有錢人，我要通過婚姻實現人生大翻盤。

當我還是個妹子的時候，覺得做白日夢，有益身心健康，只要夢醒後能夠洗洗腦該幹嗎幹嗎就行，只怕入戲太深，分不清夢幻與現實的距離。

想嫁得好，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不是什麼難以啟齒的事，只要有機會，很多女人都幻想走進奢侈品店，指著每一個新款包，有教養有底氣地說：「這些，每種顏色都來一個，包起來，不要發票。」

但是，基本的價值觀和邏輯不能差得太遠，那種覺得找男人是選潛力股，甚至是挖金礦，指望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在愛情和婚姻的股市裡賺得盆滿鉢滿的念頭，不是夢想，是臆想。

在愛情與婚姻裡，摔得最慘的，往往都是投機家。

Ida說，我們大學那會兒看過的小說，《簡愛》《傲慢與偏見》，可不就是「霸道總裁愛上我」的奶奶版嗎？

我們笑得很懷舊，可是心裡都明白，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的內心，多麼被那段台詞打動：「你以為我貧窮、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沒有靈魂，沒有心嗎？你想錯了，我和你有一樣多的靈魂，一樣充實的心。如果上帝賜予我一點美，許多錢，我就要你難以離開我，就像我現在難以離開你一樣，我不是以社會生活和習俗的準則和你說話，而是我的心靈同你的心靈講話。」

請不要嘲笑我們這些女文青掉書袋子，如果不是心裡懷著這種愛的真切與執念，簡愛也不會在羅切斯特遭遇巨大的變故，變成一個落魄跛腳的瞎子時，依舊回到他的身邊，愛他，嫁給他。

「總裁」也有摔倒的時候，把總裁當成股票投資的姑娘，遇到這樣的大熊市，你怎麼辦呢？割肉斬倉去找下一個「總裁」嗎？

人生最難預測的，便是未來的命運。

還沒有任何金科玉律，能夠確保你執行每一項條款後便可以到達彼岸花開，生活裡充滿各種未知和待定，甚至，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就能摧毀一個有志青年所有的夢想。

無常的生活，需要的是一份保險般的愛情和婚姻，在漫長的歲月裡，一對夫妻互相成為對方最值得信賴的底牌和保障，假如命運的鎖鏈突然在某個環節斷裂，他們還能夠緊握彼此的手，支撐著繼續走下去。

不欺少年貧，當他沒有成為「總裁」時，你欣賞他的才華，願意和他共苦，他才會在牛市裡讓你分享光榮與收益；

不嫌老來丑，當她不那麼美貌苗條時，你的眼裡依舊沒有嫌棄，依舊善待她心疼她，她才會在你成為一個不能動彈的糟老頭的時候，用輪椅推著你散步。

婚姻的篤定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境，我們在一起。

你希望獲得的，也是你要付出的，這是所有夢想通過婚姻改變命運的女人和男人需要瞭解的遊戲規則。

昨晚，我看到一位總裁曬自己的家庭照，九宮格一樣的照片彷彿人生縮影：大學裡，他和太太相遇；找工作，都從基礎做起；攢點錢，一起買小房子結婚；自己還是大孩子的時候，迎來第一個小孩子的出生；他打拼，她照顧家；他有錢了，她依舊本分樸素；他感念她的付出，她心疼他的努力；他們在人生春暖花開的時候，迎接第二個孩子的來臨；他們也會吵架，也有矛盾，但是想想一起走過的歲月，有什麼不能包容呢？

我心裡，和他們一起溫暖著。

這些，可能更接近於一個總裁的真實婚姻。

鄧文迪曾經憑借婚姻的成功成為億萬誓嫁「總裁」的姑娘們的偶像——她挽住了這個世界上最有話語權的老人的胳膊，如果婚姻是股市，那麼她簡直就是股神，30歲時，她在他的豪華遊艇上意氣風發地加冕成為新聞帝國的王后。

可是，14年過去了，82歲的總裁默多克和44歲的前總裁夫人鄧文迪，在法庭上客套地握了握手並簡單地擁抱了一下，迅速達成離婚協議。留在人們視野裡的，是總裁在新聞帝國完成「去鄧化」後意味深長的舒展笑容，以及，曾經的總裁夫人不再明艷的、陰翳的臉。

誰也不知道這5000多個日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卻清楚地看見她臉上的愠怒、怨懟和失落。

原來，總裁夫人也有不開心。

洞悉了婚姻的真相和總裁的秘密，如果你依舊希望嫁給總裁，最簡潔的路徑可能是：

成為另一家公司的總裁，和他平等對話，像潘石屹和張欣一樣；或者，成為總裁的賢內助，用女性的善良寬厚打動他，像曹德旺和陳鳳英一樣。

命運最大的譏諷是，那些過於強烈和動機不純的目的，往往都會成為竹籃打水一場空。

婚姻不是股票，婚姻是保險。

而且，總裁一般都很忙的。

女人最慫的時候

即便再慫，我從來沒有後悔做母親，孩子，讓我變得柔軟，讓我懂得與世界握手言和。

有妹子甩過來一個問題：「筱懿姐，婚姻裡，什麼時候最狼狽？」

我想都不用想地打出一行字：沒有人給你帶孩子的時候。

真的，只有當了媽媽才會知道，不會被孩子重塑過的女人，從未像風箱裡的老鼠一般被家庭和事業雙面夾擊的女人，未嘗經歷三代以上家族關係考驗的女人，不足以語人生的辛苦。

我們的社會有太多被「剩女」的口水噴出來的婚姻，以及被抱孫心切和新婚情深催出來的孩子，還有一些妹子，原本水靈瀟灑，為了讓她們生孩子，家裡不惜結成「驚天魔盜團」：「只管生，不要你操心帶。」結果，孩子落地的一刻，所有曾經承諾幫你帶的人在逗完寶寶之後都消失了，你猛然驚醒：大多曾經含辛茹苦自己親手帶過孩子的人，不會輕易承諾帶你的孩子；大多隨意應允帶你的孩子的人，根本沒有明白當下孩子對於一個中國家庭的考驗。

而深思熟慮之後，依舊接下撫育下一代重任的親人，的確是真愛。

有了孩子，女人可能面臨三重人際關係再造：

和自己的親媽決裂。雖然微信世界倡導我們與原生家庭和睦共處，可是，讓親媽帶兩年孩子試試？30年積累的母女情深很快變成現世冤家，小到一瓶奶，大到教育方式，都是愛與痛並存的導火索。

和自己的婆婆決裂。有一次，我難得打開電視，屏幕上一位情感專家諄諄教導要把婆婆當親媽，於是，我聽見自己不僅是胸腔，連帶著整個腹腔都笑得顫抖——婆婆絕大多數不是親媽，而是領導，還是對媳婦搶走自己兒子有成見的領導，沒有這種四項基本原則式的認知和搞好關係的決心，前路艱難慢走不送——有些關係一旦僵了便再無回轉餘地，婆媳即是其中第一大品類。

和自己的丈夫決裂。如果有人告訴你，孩子是愛情的結晶，別信她，少女童話裡都是騙人的；如果有人提醒你，三歲以前的孩子是夫妻感情的頭號殺手，不要放過她，她可能是你人生的誠信摯友。不是男人的問題，而是，男人和女人天生對於孩子態度的差異——女人經歷了十個月身體力行的準備，母愛天成；男人對孩子這種小動物則是越養越有感情，可讓他們一開始便和母愛保持同步，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再有責任心的男人，對於被孩子修改得天翻地覆的生活，都沒有那麼充分的心理準備，需要給足時間讓他們完成從懵懂少年到父愛如山的轉變，這個時間差，往往是三年左右。在這漫長的1000多個日子中，如果你希望與他白頭到老，那麼，除了同理心、等待、忍耐，可以用的招數，不多。

認清這些之後，我決定找保姆。

兩年半時間，我見過不下20個保姆，製作了最全的合肥保姆中介表格，我的管理學知識從來沒有這樣淋漓盡致發揮過作用，很幸運，其中兩位幫我把孩子順利帶到兩歲多，至今想起她們，我依舊充滿感激。

可是，再好的保姆，只能分擔母親日常瑣碎照料，孩子的一針一線、一餐一飯、補鋅補鈣、教育啟蒙，必須媽媽親力親為，以為保姆能夠搞定一切的姐妹，趁早打消偷懶的主意。

另外，好保姆就像好搭檔一樣難求，每次都能找到好保姆的概率，不比年終獎超過預期大，而且，保姆會因為各種意想不到的理由辭職，比如，家裡收麥子，老公有了新事業，兒子要結婚，這時，你要屏住呼吸微笑面對孩子抗拒新阿姨的現實和亂成一團的家。

寶寶兩歲半時，我信賴的中介推薦了一位五星阿姨，幼師經驗，普通話標準，我如獲至寶開車去接。

路上，阿姨跟我聊天：「小李，你家房子多大？」我說了個數，她接：「上個月我才給兒子買了套180平方米的。」「你車不錯，多少錢？」我又報了個數，她接：「我兒子開的那輛40多萬元，早知道讓他買你這款，經濟實惠。」

然後，她不經意說起自己哥哥的名字——如雷貫耳，本城名流，家產是我千倍。

於是，還沒到家，我已經對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恍惚感。

第二天，我把五星阿姨的故事告訴閨蜜，她幽幽地說：「如果哪一天我被人生傷害了，也會隱姓埋名去過另一種生活。」

瞬間，我覺得自己的多疑很猥瑣，決定善待阿姨。

善待的第三天，五星阿姨便向我借一萬塊錢，去新加坡看望已經移民的姐姐。我再次致電閨蜜：「請問你被人生傷害得隱姓埋名之後，會認識三天就問我借一萬塊錢嗎？」

她斬釘截鐵：絕對不會。

再資深的中介，也有走眼的時候。

這是我用過的最後一個帶孩子的阿姨。

在經歷靠譜阿姨難求的真相之後，我開始在家人的幫助下親力親為自己帶寶寶。

我不害怕吃苦，如果吃苦能夠讓人生圓滿，我情願喝的水都是苦的。可是，我懼怕生活失控的感覺，懼怕夢想被現實擊得七零八落的不堪，懼怕再怎麼努力都得不到肯定的打擊——世界上絕大多數崗位都有卓越的標準，唯獨「媽媽」沒有，「媽媽」這個崗位永遠有人做得比你更好，永遠付出多少都是應該的，永遠不求回報連希望人點個贊都是非分之想。甚至，「媽媽」這個崗位比銷售總監還勢利，再多的付出，如果孩子沒有達到世俗意義的成功，沒有從小便表現出過人的聰穎，沒有名校畢業工作體面，那麼，所有努力自動生成差評。那些出書的虎媽，勝過老師的好媽，全都是因為孩子的成功而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

如果你說，我的孩子雖然成績一般，但是健康快樂，立刻啐聲一片：這也值得說？這有什麼用？我身邊太多的媽媽，開始的準則都是讓孩子隨性成長，可是一旦上了小學，便再也架不住週遭的壓力，不自覺地被推進拼媽時代。

而那些高遠的理想，兩天沒有人幫你帶三歲以下的孩子，即刻成為讓人發笑的空想。

曾經，我也挺瞧不上中國媽媽，直到自己成為其中一員，才真正覺得，不是中國媽媽自虐、保守、狹隘、不獨立，而是中國社會何嘗給予媽媽們足夠的愛、尊重、理解和體諒。不要用西方媽媽的標準指責中國母親，橘生淮南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我們的生存環境不足以產生優雅、得體、自我又從容的母親。

我們的全職媽媽，被視為家庭婦女的代名詞，如果不工作還帶不好孩子，簡直一無是處。

我們的職場媽媽，被稱為「辣媽」的那些，大多是透支精力維持表面繁榮，她們不是不老，是忙得陀螺一樣沒空變老。

如果婚姻是一所學校，孩子就是其中難度最大的必修課。

我灰暗的描述嚇到你了吧？

因為我還沒有說到最重要的：即便再慫，我從來沒有後悔做母親，孩子，讓我變得柔軟，讓我懂得與世界握手言和。

曾經，我大步流星向前走，無懼無畏，誰也不等，對弱小與弱勢並沒有多少實質的體恤和同情，我堅信人生不成功是努力程度不夠；如今，我像陪著蝸牛散步，放慢腳步遷就身邊的小人兒，我敬畏她的每一分成長，願意遷就和體諒，我明白，世界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

為了她，我願意認各種「慫」，願意把自己的夢想暫時放到一邊，只為了牽著她軟軟的小手，慢慢地向前走。她是否比同齡人出色我不在意，我關注她是否比昨天的自己向前跨進了小小的一步。

因為她，我漸漸地像秋天午後的陽光，剝離了春天的青澀，夏天的熱烈，以及冬天的寒酷，開始散發溫暖和安靜的力量。

結婚容易，養娃不易，且行且珍惜。

與全職媽媽、職場媽媽、老媽媽、新媽媽共勉，也多謝理解老婆孩子的各種爸爸。

好婚姻的標準是什麼

要想過得好，至少得在同一口鍋裡吃飯，在同一張床上睡覺，知道彼此有多少錢吧？

吃飯的時候，女友K突然問：好婚姻的標準是什麼？

原本，大家已經進入飯後腦供血不足的遲鈍狀態，這個暖場問題立刻讓現場再度活躍起來，答案五花八門：能不能三觀一致，彼此還愛不愛，是否善待雙方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有沒有共識，等等，為了哪一條最重要，不時小小爭論。

低語中，K推推我：「你說，什麼是好婚姻！」

即便經常被問到各類感情問題，其實我依舊很惶恐。一是本來自己也不夠智慧，摔的跤不比別人走的路少；二是生怕說不出振聾發聵語錄體的話，有辱「雞湯專業戶」的盛名，就像這個問題，看著簡單，怎麼答呢？

想了半天，我老老實實地說：「要想過得好，至少得在同一口鍋裡吃飯，在同一張床上睡覺，知道彼此有多少錢吧？」

K笑了：「你就這要求？」

我也樂了：「對呀，在同一口鍋裡吃飯說明有話說，在同一張床上睡覺說明有愛做，知道彼此有多少錢說明有錢花，這樣都不好，還要怎樣？而且，這三條真的容易做到嗎？」

雖然是媒體人，但是在工作時間之外，我不喜歡敷衍聊不來的人，也不太熱衷於結交新的朋友。人生成一事則太短，一事不成則太長，雖說人脈關係重要，但是，經歷了很多無效社交之後，我明白，總有些圈子是你擠破腦袋也鑽不進去的，總有些大咖是你姿態低到地上也無法對話的，總有些話題是你絞盡腦汁也接不住的，總有些人是你竭盡全力也鍾愛不起來的。

與其如此，不如和有情人做快樂事，過得真實一點。所以，除了工作需要，我基本上不與沒有共同話題的人吃飯。

吃飯是件開心事，能夠在一口鍋裡、一個桌上長期吃飯的人，一定不能倒胃口，夫妻更是如此，實際上，絕大多數夫妻，最多的話，都是在飯桌上說的。

兩個人從同一口電飯鍋裡盛出熱氣騰騰的米飯，對著桌子上不夠精緻卻好吃的家常菜，身邊坐著個或者長大了或者依然稚嫩的小不點，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無論聊的是薩特波伏娃，還是隔壁老王和他家阿花，還是該買大米了，還是聯合國又開會了，還是過年去你父母家或者去我父母家，他們總是有話說的。

在家裡的飯桌上，男人再身居高位應酬頻繁，每週也至少得勻出時間陪妻兒老小認認真真吃三頓正餐；女人再嬌生慣養或者事業至上，都得有張羅出一桌家常菜的本事，再不濟，也要有用得住保姆的能耐。

家的感覺，就在一蔬一菜，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一心一意。

長期不在同一口鍋裡吃飯的夫妻，會斷了後天的親情。

戀愛的時候，哪怕是單人床，也要擠在一起，擁在一塊。

可是後來，床越來越大，心卻越來越遠。人的身體，再翻雲覆雨不過兩個平方米吧，這麼小的面積，能有多少花樣？可是，溫柔鄉里的耳鬢廝磨是無限的，親情愛意中的肌膚之親是無盡的，瑣碎日子上的軟語溫存是無窮的。

或許有很多理由讓人分房睡：他打呼嚕，孩子太小要媽媽陪，他晚歸我睡不著，分開睡眠質量更好，甚至很多人覺得，美劇裡分床睡的夫妻多了去了。但是，中國沒有西方的婚姻文化，我們的婚姻信仰還是逃不開一夜夫妻百日恩，床頭吵架床尾和，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這既是一張普通的床，更是滋養感情的溫床。

心理上不再親密的兩個人，做不出親暱的舉動。攬腰牽手，互捏臉蛋，挽著胳膊，勾著脖子，小雞啄米式的輕吻，只會發生在同床共枕的親暱夫妻和伴侶之間，不然，戀愛的時候，怎麼不分床睡呢？那時，即便開房，都要往同一張床上蹦躑吧？

能夠在同一張床上同眠，不怕對方見到自己沒刷牙沒洗臉的樣子，不怕對方知道自己早上要在衛生間搗鼓一小時，這得是多麼強烈和強大的愛與依賴。

金錢和道德是一個人的底牌，願意讓你知道Ta的底牌，需要足夠的信任。

婚姻裡，錢是必需品，愛是奢侈品。沒有愛，心靈枯萎；沒有錢，肉身不在。

作為最早的社會組織，「夫妻」起初便是一個經濟共同體，無論父系氏族還是母系氏族，男女搭配在一塊兒最單純的目的不過是既採到果子又打到野獸，過上有葷有素能夠果腹而且營養均衡的日子，然後是繁衍後代，再然後，在猿腦徹底進化成人腦之後談起了感情，男女之間有了愛情的美好和甜蜜，這樣的情愫被文字投射之後，才變得美輪美奐。

將一對夫妻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有時候是愛情，有時候是孩子，有時候是金錢，甚至，我們絕望地發現，那些因為經濟利益而捆綁在一起的夫妻，婚姻倒真流露出「情比金堅」的篤定——感情會改變，孩子會長大，社會關係會變遷，而穩固的婚姻卻是，你有了Ta就足夠就無憾，Ta是父母是子女是友人是同僚，是男歡女愛也是高級合夥人——這是我的朋友高老師說的。

愛情的屬性難免短暫，若要長久延續，就需要更多的支撐，以及建立在共同目標上的相互依賴，不論這目標是心靈投合、家族繁衍、權力追逐還是財富共贏。

婚前協議並不冷漠，那是一場明著來的婚姻契約；婚後隱匿才可怕，那是一次暗地裡的單方爽約。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知道對方究竟有多少錢嗎？

同一口鍋裡吃飯，同一張床上睡覺，知道彼此有多少錢。

在我有限的經歷和眼界中，這三個標準，全都做到，即便沒有華麗的包裝，婚姻狀況也差不到哪裡。如果一個做不到，夫妻多少有點問題；兩個做不到，可能問題不小；三個都做不到，那根本過不下去。

有人問我，你一個學中文的女生（請允許我像台灣姑娘一樣，叫自己一聲「女生」，哈哈）為什麼不寫點深刻的東西？為什麼不在文章裡引個經據個典，說點高深的話，讓大家知道你其實是念過書的？

我想了一下，對呀，我打小就會背《三字經》《弟子規》，唐詩宋詞元曲也粗懂一點，二十四史為了顯示有文化逼著自己看過一半吧，西方小說倒是大學書目上列出來的都讀完了，每年至少閱讀80本書，我幹嗎不把文章寫得高大上一點呢？

只是，書看到現在生活過到如今，我越發覺得，成熟的標誌不是會說大道理，而是開始去理解身邊的小事情，去體諒週遭的不得已，去砸吧生活本來的味道。

有多少肺腑之言，還有切膚之痛，其實都是小事情。

就像那些最複雜的問題，真正的答案，往往是最簡單的那一個。

突然收到女友K的微信：你那三個答案，我越想越心慌。

Part 4 幸福和什麼有關

每個人在完成自我啟蒙之前，生命中都會有一些必然的疑問，經歷過生活的翻滾，然後達到豁然開朗的頓悟。

最終，進退自如，豐儉隨意。

悲喜不再被男人左右，是女人的另一種氣象

生活並不是只有愛情一個選項，歲月也不是只有男人一個標籤，人生更不是只有婚姻一個標準答案。

在我穿不起香奈兒的時候我已經開始喜歡香奈兒，不是因為她的海報鋪天蓋地，而是，她讓我看到一個獨立女子的獨到精彩。

或許我們都會有過緋色的少女夢——遇到仰視的男人，被他欣賞、鼓勵、包容、遷就，一帆風順相親相愛漫步人生路。只是，越往後越清楚，自己的夢只能自己做，自己的夢想只能自己實現，即便是香奈兒。

亞瑟·卡伯是扭轉香奈兒命運的伯樂，當其他女人都戴著綴滿羽毛、華麗沉重的禮帽時，他發現她戴著只裝飾一根羽毛的帽子特立獨行，他資助她在巴黎開帽子店，專門為貴族女性設計獨特的帽子。

難得的是，100年前的香奈兒已經敏感地察覺到男人個性上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們經濟上的自立，她希望女人同樣擁有帶來經濟自由的事業，更為難得的是，身邊這個男人支持她，甚至給了她無數靈感和幫助。

他說服巴黎最出名的歌劇演員演唱時戴上她設計的帽子，用歌劇偶像的魅力引起整個巴黎的關注。

他遞過自己的大衣給她御寒，她機靈地在鏡子前比畫兩下，拿起剪刀，手起刀落剪下大衣領子，披著沒有領子的服裝，露出長長的脖頸走出門，引起一路驚羨——人們之前所穿所見的衣服都是從脖子裏到腳踝，從來沒有露出過頸項，這件大衣成了她的幸運大衣。

她把他的馬褲套在自己身上，產生了「男褲女穿」的奇特想法，設計出女式褲子，勇敢地穿上這樣的褲子上街。當時正值「一戰」戰事吃緊時期，男人走向戰場，女人走向工作，法國興起脫下墜地華服，穿上簡便衣褲的風潮，她的設計與時代風尚不謀而合，一夜之間紅遍歐洲。

他以男人的眼光提醒她不要丟掉女人本色，女性白天可以穿著帥氣馬褲，夜晚最好換上嫵媚的服飾。她聽從了他的建議，在大膽革除繁雜裝飾的同時，裁剪貼身繡花俏麗，充分表現了女性曲線的優美。

卡伯是香奈兒的伯樂，而香奈兒卻並不是「王的女人」。

她有自己的事業和光華，並不是依靠陽光反射作用而皎潔的、圍繞著太陽轉動的月亮，而是有獨立運行軌道和光亮的恆星，即便體積不如太陽大，也是自發光源體。

世界有多少「王」，就有多少「王的女人」，可是脫離了「王」的照耀，依舊能活出「女人」的精彩與光芒的，並不多。比如凱特王妃，離開威廉王子，你知道她除了會穿衣服之外的才藝嗎？比如很多成功人士的太太，被介紹到這是某某的夫人時，絕大多數人才會恍然大悟地「哦」一聲，大多時候，她們被體面地稱作「低調」。

大多數人都習慣了某個女人因為某個男人被引入大眾視線，即便這個女人本身也很優秀。所以，極大的誤解是，找到好男人才是女人一生的事業。

於是，太多女人的悲喜被男人左右了。

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連續7周位於亞馬遜總榜第一，連續6周高居《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向來以公平著稱的亞馬遜這樣介紹《向前一步》：

作為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謝麗爾·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剖析了男女不平等現象的根本原因，解開了女性成功的密碼。她認為，女性之所以沒有勇氣躋身領導層，不敢放開腳步追求自己的夢想，更多是出於內在的恐懼與不自信。她在書中鼓勵所有女性，要大膽地「往桌前坐」，主動參與對話與討論，說出自己的想法，激勵女性勇於接受挑戰，滿懷熱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

男人，猶如渡你一程的船，你登上這艘船並不是因為船上載滿黃金珠寶，而是，這艘船能夠帶領你駛向不同的彼岸，看到別樣的風景。至於能不能站上船頭，能隨船行走多遠，還是得靠自己，甚至，船老大願不願意讓你上船，也要靠自己。

男人和女人，其實是一場「當我足夠好，才會遇見你」的對手戲，而不是菟絲花和籐蘿的攀援式戶外運動。相互的滋養才能夠長期維繫，而捐贈式的供養，真的要看運氣和對方的臉色了。

所以，親愛的女孩，生活並不是只有愛情一個選項，歲月也不是只有男人一個標籤，人生更不是只有婚姻一個標準答案。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如果你願意站得高一點，用心融入這個世界，而不僅僅是用眼睛掠影周圍，便會發現，世界上最會說話的鳥類是鸚鵡，而鸚鵡是永遠飛不高的，它把太多時間都用來說話和整理羽毛，而不是努力飛行。就像大多數女孩，在青春的光陰裡把更多的精力用作談一場甚至幾場沒有結果的戀愛，把人生的終極目標設定為找到多金優質男。實際上，如果把為了男人愛斷情傷的精力，投注到親情、事業、友情的經營中，你會成為優質女郎，像磁鐵一樣吸引匹配的愛情，在好的感情裡，與對的他相互取悅，而不是單項討好。

可可·香奈兒一生沒有結婚，被她拒絕的求婚者不計其數。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來自非常顯赫的家庭，富有而有教養，似乎對她也是一往情深，甚至，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是她的追求者之一，當然，公爵也

和其他人一樣最終沒能如願。

有一次，他傷心地問香奈兒：「對你來說，難道連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這個頭銜也不夠好嗎？」

「親愛的，你要知道，」時尚大師微笑著說，「地球上有很多公爵夫人，但只有一個可可·香奈兒。」

姑娘們，這個回答夠不夠揚眉吐氣？

如果一個女人的悲劇或者喜劇不再被男人左右，那麼，她就活出了另一種氣象。

謝霆鋒與貝克漢姆真正的區別

大男子主義的男人往往對應了依賴性十足的女人，抱孩子拉椅子的男人則呼應了自信獨立的女人。

我的女朋友P嫁了個被大多數人羨慕的丈夫：長相對得住財產，財產對得住生活，生活對得住期望。只有一個毛病讓她忿忿不平：大男子主義——P的丈夫從來不幫她拎包拖椅子，哪怕她挺著懷孕七個月的大肚子也得拿穩自己的包，他的口頭禪是：「你見過XX（P丈夫的領導，一位年近六旬的省部級幹部）給自己老婆拎包嗎？」

所以，當習主席給第一夫人拎包的圖片鋪天蓋地呼嘯而來之後，P立刻理直氣壯地挺直腰板，把包塞到丈夫手裡：「主席在為老婆拎包。」

P的丈夫對著燙手山芋一樣的包左看右看，再也找不出拒絕的理由，很勉強地接了，不情願地弓著背走路——在他眼裡，一個男人拎著女式包行走江湖，並不是什麼倍兒有面子的事。

可是，P不一樣，她覺得多年的抗爭終於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拎包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足以彰顯男女平等，甚至，她一定要通過這件事證明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位置。於是，他們為「包大人」吵了很多無謂的架，一次劇烈的爭吵後，P哭著轉發給我一條微信，名叫《謝霆鋒和貝克漢姆的區別》。

這篇被點贊22255次，瀏覽超過100000次的熱帖裡說：

「一家人在一起時，張柏芝永遠是抱小孩的那個，謝霆鋒永遠手插口袋，然後有個耳機；而小貝，永遠抱著孩子，貝嫂則只負責貌美如花。」

文章引用了一段馬雲的話：「當你對老婆千依百順的時候，說明你已經成為一個有胸懷的男人；當你放下面子對老婆好的時候，說明你已經成為一個真正有擔當的男人。」

可以想像，多少像P一樣的女人被這段話深深打動，切齒轉發。

只是，常識告訴我，一個再有胸懷的男人，也不會毫無理由地對老婆千依百順。而社會最倡導的，往往正是實際最缺失的，比如，男女平等、拾金不昧、尊老愛幼、清正廉潔，假如這些現象和品質像空氣一樣稀鬆平常充盈周圍，也用不著特地拎出來表彰，它自然而然形成約束的力量和社會的契約，要求絕大多數人遵守為榮違背為恥。

需要特別強調男女平等、男人照顧女人的社會，真實的狀況往往都不是那麼回事兒——至少，機會還沒有特別均等吧。

第二個常識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男人和女人相生相長，各項指標基本匹配，成熟度不會相差太大——也就是說，大男子主義的男人往往對應了依賴性十足的女人，抱孩子拉椅子的男人則呼應了自信獨立的女人。

所以，即便把張柏芝換給貝克漢姆，孩子可能還是歸她抱；如果把維多利亞換給謝霆鋒，那個扮酷塞耳機的人或許就倒了個個兒。

一對男女用什麼樣的方式溝通，取決於彼此對自己和對方的要求，以及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比如維多利亞，看著她的酷勁兒，怎麼也想像不出她聚攏一圈閨蜜，叨逼叨老公，剖析情感，掰扯孩子的樣子——雖然她有四個孩子，她的注意力，似乎絕大部分在自己身上。

她關注自己美不美，衣服穿得夠不夠狗仔隊隨時360度無死角跟拍。

她關注自己事業好不好，以及怎樣與小貝保持同樣的步速。當小貝還是個普通球員時，她是流行樂巨星，他不遠萬里飛到美國，僅僅為了在達拉斯機場貴賓間與她見面；小貝如日中天之後，她也沒有露怯，親手打造他的時尚品位，助力他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體育娛樂明星，他倆一起推出自創時尚品牌dVb，2014年6月，夫妻倆在紐約薩克斯第五大道百貨公司為自家品牌店dVb主持開售儀式，這對夫妻捆綁著全力進攻高端時尚界。

她關注自己的閨密圈，和卡梅隆·迪亞茲、凱蒂·霍爾姆斯交流穿衣經，毫不客氣地要求閨蜜穿自家品牌衣服出鏡。人以群分，她這兩個閨蜜，前一個年過四十依舊擁有好萊塢最令人羨慕的美腿，和比自己小的潮男與銀行家戀愛；後一個，主動提出與世界上最有名的丈夫湯姆·克魯斯離婚，因為不想再負擔沒有自我的婚姻。

甚至，2005年，維多利亞同樣遭受了小貝出軌的重創，全世界的女粉絲都準備看她的笑話。只是，她既沒有「且行且珍惜」，也沒有「心情很複雜」，她收了丈夫100萬英鎊的道歉粉色鑽戒，接受《W》雜誌專訪直截了當談起曾經讓自己生不如死的情敵，表示一切都過去了，最後的贏家有目共睹，然後，拉著小貝拍了一組大尺度性感寫真。

這個女人真正的酷，不是穿0號禮服凹造型，而是對生活充滿掌握能力之後內心的篤定和舉止的利落。

所以，小貝說：「即便維多利亞是個普通售貨女郎，我也同樣愛她。」沒錯，在西方的價值觀下，為這樣的女人拎個包包抱個娃又算得了什麼呢？

而張柏芝，婚後的她真的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幾乎低到了塵埃裡。可是，有多少男人願意從土裡挖出一個女人供在案頭，尊重她、呵護她、寵愛她、包容她？

婚姻不是做慈善。

我問我的朋友P，真發給你一個貝克漢姆，你拿什麼回報人家？你一直就是個小媳婦兒呀！

我從手機裡都能感覺到她丟過來的白眼，可是，為了她的幸福我還是決定做個未必討喜的諍友：「你現在錦衣玉食的生活是你憑借一己之力獲得的嗎？你也沒準備在工作上出人頭地自立自強啊？哦，對了，上個月你爸買房你老公不才送了全套裝修基金？還有，下次吃飯別老跟我說你孩子行嗎？你看到的那些成功人士身邊的家庭婦女，大多是一起笑傲江湖之後的歸隱，或者你耕田來我織布的責任分工，人家不是不勞而獲。」

P看在我們十年友情的份上才沒有扔我電話，只是沉默。

我輕輕地跟她說：「你選擇了一個中國式男人，享受了他的庇護和供養，再要求西方式的平等，就過了。與西方式平等匹配的，是西方式精神的獨立和行為的自立，這個你沒有，也沒想有，所以，別人留給你的平等也不會多。」

中國式男人與中國式女人配合默契地當了5000年大老爺們和小媳婦兒，突然讓人家180度轉彎去拎包抱孩子，從小謝變小貝，由走獸成家禽，難度太大，再說了，這麼多年的價值觀熏陶出來的夫妻模式，也未必不幸福。

所以，中國式的女人在情感熱線、專欄、閨蜜聚會等力所能及的各個場所，不遺餘力地把話題切換到「男人」這個永恆的頻道。可是，男人不一樣，他們的樂趣很多在於自我、事業和生活本身，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在解決好下半身問題之後，絕大多數都可以自己活成一個圓。

而不少女人，寧願不解決下半身問題，來一場無性婚姻的行為藝術，也要傍著個男的心裡才紮實。

我的朋友十二說，婚姻中最讓人愉悅的狀態就是「你高興，我隨意」。

是啊，只要你高興了，我隨意了，何必苛求誰抱孩子誰拎包呢？何必苛求他是小謝還是小貝呢？

我們在這兒熱烈討論中國式男人的時候，人家該幹嗎幹嗎，活得爽氣得很呢。

暖男，就是那個溫度比你略高的男人

一個男人是不是「暖」，和這個女人本身的溫度也有關，而暖男，就是溫度比你略高的男人，你覺得他內心有熱量和力量的男人。

「暖男」自打橫空出世的那天起，就是閨蜜圈的熱詞。

在中國傳統價值觀裡，男人為了成就大業，首先要對女人冷起來，刀砍火燒，苦守寒窯，即便三千寵愛在一身的楊貴妃，依然在逃亡路上被寵了自己快20年的唐明皇吊死在馬嵬坡；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輕鬆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就讓懂事的姑娘立刻拔劍自刎，都不帶勞煩他親自動手的。

看，這就是中國廣大女性仰視了2000多年的標準「硬漢」。

曾經，我也深深迷戀這種縱橫天下的「硬漢」，成就功名封妻蔭子，生死關頭離開女人頭也不回，或者，為了建立大業毫不猶豫地慧劍斬情絲，覺得如此才算男人的骨氣和傲氣。

可是現在，目睹和親歷了很多次挫折之後，我終於明白，硬冷倔的男人是女人最不能深愛的——尤其我這樣平凡的女人。我只能深愛一個體恤我的男人，他能夠原諒我、顧念我、為我著想，他面對我的眼淚自己也會難受，他願意在自己走快的時候等等我，也願意在落後的時候追上我的腳步。

這樣的男人，心中有柔情，嘴上無硬話，會為了兩人共同的前途努力、打拼、受委屈，關鍵，他溫度要比我高一點兒。

這種男人，是我心裡的暖男。

不可否認，人是有溫度的。

有的人稟賦寒氣逼人，有的人先天春風送暖。這種溫度和差別，絕不僅僅是開朗陰鬱、內向外向那麼簡單，這種溫度，是從心裡散發出來的熱量和能量，也是區分男人冷暖的標誌。

並不是每個女人的人生理想都是大房子、鉅金包和多金優質男，大多數女人都有自知之明，她們清楚威廉王子的宮殿只會與凱特王妃同住，布拉德·皮特一群孩子的媽只能是安吉麗娜·朱莉。絕大多數女子都沒有金剛鑽，也清楚自己攬不到瓷器活，她們承認喜歡金質暖男，但是，她們同樣承認自己得不到，她們需要的，不過是一個比自己溫度略高的男人。

這樣的男人，未必大富大貴，但對自己的事業有要求，不會放任自己而立之年依舊一事無成前途迷茫，即便做腸粉送快遞，也能張羅起生活的熱乎勁兒，也能讓身邊的女子覺得未來有希望而不是心慌慌，他的金錢與大部分普通女子的慾望基本匹配。

這樣的男人，他有讓你佩服和喜歡的獨一無二的優點。有的妹子愛長腿歐巴，有的妹子愛無敵學霸，有的妹子喜歡他半夜起床跨過三條街去買豬腳面，有的妹子欣賞他人群裡一喊天生是老大。無論哪一種，他都有那麼一點兒讓你眼前一亮的感覺。一個女人絕不會真心愛上連自己都覺得360度全死角毫無吸引力的男人，除非有別的目的，即便暖男，也不能是根處處提不起來的豬大腸，這種假暖真慫的「偽暖男」麻煩自動隱身。

這樣的男人，你跟他交流沒有大障礙，你不會有事沒事就在朋友圈和微博裡感慨人生，轉發心靈雞湯。要知道，快樂讓人簡單，憂鬱才叫人深邃，女人需要傾訴和發洩的渠道，假如身邊的男人讓你成為一個哲學家，那只能說明現實生活中正常交流不夠，一個快樂的女人，才不耐煩有一搭沒一搭地吐槽呢，除非她是個職業作家，吐槽能吐出稿費來。

這樣的男人，和他在一起你至少不會越變越難看，不會警覺得像只觸角靈敏的昆蟲，也不會疑神疑鬼地眼神閃爍，即便他不幫你解決麻煩，也不會給你製造麻煩，一個越來越好看的女人，至少她的生活狀態不錯，至少她身邊沒有讓她糟心的男人。

能夠做到這些，基本上就是個靠譜暖男。

只是，每個女人的「暖」點不同，有人能被酷暑裡送來的冰鎮綠豆湯感動，有人即便你給她全家都找好了工作買了車，她依舊不以為「暖」。

一個男人是不是「暖」，和這個女人本身的溫度也有關，而暖男，就是溫度比你略高的男人，你覺得他內心有熱量和力量的男人。

但是，前提是，這個男人首先得有先天性的「暖意」，即便兩個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溫，也架不住對方實在是寒性體質，臟腑虛弱，腎氣不足，寒氣逼人，讓你覺得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他前進途中的路障，一個要靠女人的犧牲來成全自己的男人，再富可敵國學富五車半夜買豬腳面，心裡，始終都是冷的。

一個比你低溫的男人，怎麼可能從他身上感受到「暖」意呢？

而一個溫度比你高太多的「暖男」，你也消受不起。比如，你分明不是林青霞，卻竄出來一個逼你收下價值十億港元豪宅還打飛的送飯的邢李源，你心裡能不緊張？能不擔心自己遇上了騙子？所以，有的人是很暖，但明顯那暖意不屬於你也照耀不到你，你像在北極看太陽，光芒遼遠，縱然火熱卻和你沒有半毛錢關係。

那樣的暖男，你見不到也要不起。

暖，也是講究門當戶對的。

而大多數女人要找的，不過是比自己溫度略高的暖男。

為什麼男高管大多有個醜老婆

感情有很多種，郎才女貌璧人成雙是一種，相識於微甘苦與共，是另外一種。其他還有很多種，按照叔本華存在即合理的說法，這些都合情合理。

筱懿姐：

你好！

我是一名畢業沒多久的新人，或許在你看來，我這樣的女孩對工作、生活以及未來種種充滿不切實際的夢想和幻想，還有困惑和好奇，是噠，我就是這樣噠，哈哈。

而我最近的困惑來自公司一次隆重的聚會。

我就職於一家大型房企，上個月正好趕上公司慶典，我們公司相當注重企業文化和人性化管理，這樣的場合，一般都要求與另一半共同出席。

我的震撼和不解就來源於此。我與和我同樣年輕的小夥伴們驚訝地發現，幾乎每個高管的太太都.....哦，請原諒我的以貌取人，至少不太好看，無論樣貌、氣質和談吐都和她們的丈夫不在同一水準。倒並不是說她們的丈夫多麼玉樹臨風體面出眾，而是，他們，至少具備與職位相匹配的態度和氣度，可是他們的太太，完全比這個水準Low了不是一點點。

當然，我知道內在美比外在美可靠，每個人的內涵並不能夠通過外表體現，可是，郎才女貌總是件符合大眾期待的開心事，所以，原諒我小小的齷齪吧。

祝你開心哈！

會飛的魚

2014年7月15日

會飛的魚：

妹妹你好。

我想，你的問題更直白點兒可能是這樣的：為什麼男高管大多有個醜老婆？

呵呵，問題挺尖銳，而你也沒好意思說得這麼直白。

沒錯，我們都期望看到郎才女貌無比登對的婚姻，比如周迅和高聖遠，高圓圓和趙又廷，他英俊得滿足女人的一切幻想，她什麼都不用做，僅僅是偎依在他身邊，她在笑，他在看，就是一幅完美的畫。

可是，他們是明星，是這個世界上的極少數，地球上絕大部分的面積，都被你我一樣普通的平凡人覆蓋。

平凡人不會銜著寶玉出生，一落地就長在怡紅院，過著鶯鶯燕燕富貴閒人的生活。平凡人的每一分進步，每一分成長，都需要相應的勤奮、努力和時光的淬煉，一個人把精力用在哪裡是看得到的。你的Boss們，在他們還是毛頭小伙子的時候，一定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辦公室，而不是泡女生，不然，不會有今天的江湖地位。

我對美女沒有偏見，但是，一般來說，美女是奢侈品，她們需要更多的呵護和陪伴，花不了那個元氣，就請不來那尊大神。美女今天要你逛個街，明天要你看個電影，半夜還要訴個衷腸，你有幾分心思留在辦公室？

樣貌平凡點的女子，往往沒有那麼挑剔，對男人也沒有太多要求，她們的生活是有時間表的，該戀愛了吧，該結婚了吧，該生孩子了吧.....到點不做該做的事，自己反而會心慌。所以，當男人想著先成家後立業的時候，她們是最佳的選擇。

生活像一場物種進化，即便今天看來高大上的某種珍稀花草，當年也可能不過就是最最普通的蕨類植物，簡單、矮小、低微，猶如現在你眼前高富帥的他，以及白富美的她。對於這些後天男神或者女神，他的太太，或者她的先生，就像一塊活化石，記錄了Ta們人生青澀與艱難的歲月，沒有那段時光，成就不了今天明晃晃的Ta們。

所以，我挺佩服你的Boss們身邊的女子，對女性而言，能陪伴一個男人的成長，見證他成為男神，是一輩子的驕傲。即便身邊人都擔心，你不怕他跑了嗎？

為什麼要怕呢？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你何嘗不是感受到了無窮的正能量，而成為更好的自己？富貴同享是幸運，風雨同路是閱歷。

感情有很多種，郎才女貌璧人成雙是一種，相識於微甘苦與共，是另外一種。其他還有很多種，按照叔本華存在即合理的說法，這些都合情合理。

最後，看來你是「外貌協會」，還是祝你找個貼心帥哥吧。

筱懿姐

他最珍貴的禮物

好的禮物，至少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需要的，平時無意透露，對方便知情達意地送了，才是心心相惜。

聖誕節前，公號裡有條留言：「筱懿姐，好糾結，被兩個男人同時追，為了方便，就叫土豪A和屌絲B吧，土豪A的禮物是塊比較貴重的手錶，屌絲B的禮物很有創意，是張授權說明，上面寫著我對他有隨叫隨到的使用特權。你說，哪個禮物更珍貴呢？我既喜歡A的多金也著迷B的多情，最好同時兼具，姐姐你別罵我。」

親愛的姑娘，我怎麼會罵你呢，多金和多情，誰不愛這兩樣啊，真是說到女人心坎上了。

只是，我覺得你的兩樣禮物都談不上珍貴。

土豪願意花很多錢砸你，和屌絲願意花很多時間砸你，本質上是一樣的，那就是——都沒拿最好的東西給你。

最重的禮物，是他送給你他自己最稀缺的東西——比如成功男人的時間與草根男人的金錢，都是昂貴的饋贈——這裡的「成功」和「草根」僅僅是關於狀態的形容詞，不帶有任何情感意義，千萬別敏感，上面的兩樣禮物如果倒個個兒，土豪隨叫隨到，屌絲一擲千金，倒真的更用心。

而好的禮物，至少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你需要的，平時無意透露，對方便知情達意地送了，才是心心相惜。

你瞧，熟女的討厭之處就是不再藏著掖著，費力氣說好聽的假話，我更願意節省時間和精力成本，直截了當表達觀點，把那份客套的力氣花在更值得和有趣的事情上。

男人送女人多少錢的禮物才算得上貴重？

這還真是個技術活。

我聽說過的最珍貴的心意，來自歐·亨利的小說《麥琪的禮物》。

聖誕節前，妻子德拉用一個多月時間才攢了1美元87美分，即便時光倒流100年，這也是微不足道的金額，距離一份體面的禮物太遙遠。而德拉有一頭天賜的好頭髮，褐色瀑布般閃耀，為了給深愛的丈夫吉姆挑選一份珍貴的禮物，她猶豫再三把頭髮剪掉賣了，揣著賣頭髮的20美元幸福地在店舖間搜尋，為吉姆最重視的飾品祖傳懷表配了條白金錶鏈，在此之前，這塊古董表一直用寒磣的舊皮帶拴著，男主人甚至不好意思掏出來看時間。

德拉回家後把凌亂短髮燙成了一頭淘氣小卷，忐忑等待丈夫下班。

果然，吉姆回家後驚呆了，震驚的原因不是妻子不美，而是——他從大衣口袋取出自己的聖誕禮物——「一套完整的髮梳，純玳瑁做的，邊上鑲著珠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發相匹配」。

德拉捧著髮梳閃著眼淚：「我的頭髮長得飛快，可是，不送你一份別緻的禮物我根本沒法過聖誕！快把你的金錶拿來，我搜遍全城才找到這個，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樣子。」

她把白金錶鏈捧在手心，他卻平靜地微笑：「親愛的，我賣了金錶給你買了梳子，現在，我們做肉排吧。」

一對清寒的夫妻，住在每週租金8美元的公寓，從雜貨店老闆、菜販子和肉鋪老闆那兒省出一個個美分，卻買了兩份變成廢物的禮物。

可是，還有比這更珍貴和有愛的廢物嗎？

作為與契訶夫、莫泊桑齊名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歐·亨利的經典不是我粗糙的複述所能表達，可是，這的確是我認為最珍貴的禮物。

女人為什麼渴盼在每一個特別的日子——生日、情人節、聖誕節、結婚紀念日等，收到各式各樣的禮物？不是她多麼拜金，而是，她在意他心裡有她的情誼。

不過，既然愛收禮，就要明白收禮的規則，這個規則可不像禮物本身看起來那麼堂皇和有愛。

收禮軍規第一條：喜歡貴重禮物的姑娘，請接受在經濟上被物化以及情感上被邊緣化的可能。

土豪願意砸你昂貴的禮物，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重視自己的時間成本，並且拿你當作商品消費，他用金錢縮短交流的距離，他並不在乎和你之間真正的理解與互動。

當然，如果你渴望的是別人給予的優渥生活，這顯然是個不錯的機會，只是，收禮之後不要再跟人家談感情，指望對方真心陪伴，得了便宜還賣乖難免遭人嫌棄，活在當下享受禮物也是聰明選擇。

收禮軍規第二條：男人能夠陪伴你的時間，通常與禮物的貴重程度成反比；每件禮物都送得恰到好處的男人，往往情感經驗異常豐富。

除了特殊行業與富二代，很少有男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多金的背後往往是更多的勤奮與付出，一個在事業上升期全情投入的男人，不太可能有充裕時間陪伴你左右。

而男人無論多麼富有，只要他的錢不是輕鬆得像從天上掉下來一樣賺的，他本能就會對財富有先天的敏感和敬畏，不會用暴殄天物的方式對待金錢。

男人第一次見面就為你不惜重金地花錢，照料得無微不至，這個人最好不要作為結婚對像發展，甚至連朋友名單都刪除——首先，他肯定見識過很多女人；其次，他覺得金錢可以搞定一切；最後，他拿你當作一個用錢可以砸下來的女人。

同樣，大多所謂的成功男人不管多麼喜歡美女，可是，真到娶老婆的臨門一腳，最終選擇的往往還是具備很強傳統美德的女子，或者白手打拼，或者勤儉持家，絕不是眼睛盯在名牌店花錢如流水天天要禮物的姑娘。

收禮軍規第三條：出來混都是要還的，收禮也要回禮。

任何領域，包括感情，不想吃虧的最好辦法，就是別想著去佔人家便宜——禮物並不總是讓人愉快的饋贈，也可能變成一項無法擺脫的負累，所以，接受的禮物至少不能超過一個女人所能擔負的範圍，有些禮物需要以時間、情感、自由、獨立、身體等去交換，代價太大，未必值得要。

我還記得好友Y美滋滋地說起和男友分居兩地的某年聖誕，在機場依依不捨送別，登機前，對方突然塞了張方片在她手裡，耳邊嘀咕：上飛機再看。

打開，才發現是塊口香糖，上面寫著：不讓你一個人走。

那個男人後來成了她的丈夫。

值得向男人學習的事

一個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再驚慌失措，該幹嗎幹嗎的女人，才真正具備獨立的基礎——這可能是男人在概率上成為女人榜樣的一件事。

我的女朋友F，陽光而健康，認識了五六年，我才知道她有一個自閉症女兒——唯一的孩子，也沒打算再要。

孩子是我的軟肋，也是最能觸發不理智情緒的開關，所以，我不敢想像她怎樣走過這些年，我自責沒有發現任何端倪，給出應有的幫助和關心——其實外人又能給什麼呢？

她說，剛確診時，只覺得天旋地轉痛不欲生，那麼漂亮的小女孩，以後的人生都不能去想。很多天，她不敢看孩子，不敢想未來，不敢出門，也沒心思吃飯睡覺，一切都像淺淺的夢，隨時會驚醒。

可是，她老公不一樣，照吃照喝照睡，工作跑步帶孩子，似乎沒有受到任何干擾，有一天，她終於忍不住衝他吼：「你怎麼這麼沒心沒肺啊！」

老公聲音不大卻很堅定：「你已經這樣了，我勸也沒用，只能管好自己，萬一你撐不住，孩子還有我。遇上任何狀況都能吃能喝能睡是項本事，這樣才有精力解決問題。」

F說，那一刻她特別崇拜他，戀愛的時候都沒覺得他那麼帥。一個有擔當的男人必須情緒穩定，想想自己，有點慚愧，在他身邊，怎麼著也得做個相匹配的孩子媽，她強迫自己慢慢調整成平常心。

馮侖說，人活著有幾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修吃飯睡覺，無論出了多大狀況都照吃照喝照睡，非常不容易。

對於女人這種情感化動物，糟糕的情緒埋藏在心裡發酵，就像把墨水滴進清水池，不加控制隨意蔓延，很快能把一缸清水全部染上灰暗的顏色。假如迅速地把墨水撈起來，失去了擴散源，水也黑不到哪去。

所以，別輕易往自己心裡滴墨水，更別可著勁兒地猛灌，任由負面心理在胸腔裡擴張，再強的正能量也架不住——正能量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無限的，墨水量太大，擴散太快，多深的水池都能染黑。

我以前覺得狂奔的馬最能顯示馬的力量，而現在，我認為比這更有力的是在高速奔跑中剎住馬蹄的一剎那，克制、清醒、理性，遇到問題解決問題，不自虐不放縱不頹廢，世間沒有過不去的坎，最多過得好看與難看的區分，以及心理上超越還是崩潰的差異，真爬不過去，拍拍灰換條路繞過去，同樣的繼續趕路。

一個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再驚慌失措，該幹嗎幹嗎的女人，才真正具備獨立的基礎——這可能是男人在概率上成為女人榜樣的一件事。

大約十年前，因工作安排我採訪了一位非常著名的企業家。

生性低調和頻繁的媒體報道使他對採訪很慎重，我輾轉聯繫卻數次被婉拒。後來，我給他發了條短信，大意是，我是都市報記者，看了大量他的財經類專訪，財經專訪的主要目標是向業內同行傳遞經驗，而都市報，則是向普通讀者講述故事，兩者立足點不同，各有價值和意義，假如他同意，我將發送採訪提綱，共同商榷訪問內容。

這次訪談意外地順暢。快結束時，我額外問了個問題：您覺得女性與男性在職場中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他很認真地思考，字斟句酌地說：「從比例上看男性比女性對職業的尊重度要高。非常理解女性在婚育之後精力分散造成的工作走神，可是，大多數女性在有條件全力以赴拼職場的時候也沒有十分努力。」

然後，他禮貌抱歉地笑笑。

那一刻我心塞語塞。

成稿後和他確認稿件。

打開他的回復，我很吃驚：在每一條不同意見之後他做了詳細批注，甚至幾個有爭議的標點符號也被標注了出來。結尾提出三個修改意見，都是商榷的口氣，卻有著專業的權威。我按照他的意見修改後再次發送完稿，他在約定時間準時確認。

三天後，我意外收到一張卡片：李小姐，謝謝你對職業的敬意。

然後是很工整的簽名。

這是一個男人十年前的工作態度和標準。

女人愛做飯，可最好的廚師卻大多是男人，廚神戈登拉姆齊就是個帥哥；女人愛穿衣服，可最好的服裝設計師也大多是男人，雖然香奈兒是永遠的時裝偶像，不過從紀梵希、迪奧先生到如今的亞歷山大·麥

昆、王大仁，男性名單會更長一點。很多時候，由於性別的柔化，女人的職業壁壘比較低，很快便能熟悉一項工作，可是，從熟練到卓越的過程，卻是一場殘酷的淘汰，金字塔頂端的位置，大多被男性佔據，拋開性別的差異，專注、堅持以及對職業的敬意，或許是重要原因。

19世紀的風尚是，有身份的太太絕對不能有賴以餬口的一技之長；如今的流行卻是，即便奧利維亞·巴勒莫這樣的職業名媛，也以在真人秀《名人學徒》中擔任主持人、擁有以自己名字作為品牌的珠寶為榮。

當自食其力變為時代的要求，工作就成了立足的本錢，誰能不對自己的飯碗保持敬意呢？即便全職太太也有崗位要求——健康、溫暖、打理好全家老小的生活。

向職業致敬——無論這職業是打工、創業、在家SOHO還是全職主婦，提升自立的資本，也是值得向男人學習的一件事。

一個女人戀愛還是失戀，很容易被發現，許多細節透露了她的情感狀況——剪掉好不容易留起來的長髮，突然關注某個以前從未提起的男明星，莫名地微笑或者流淚，大吃大喝或者食慾全無——對絕大多數女人來說，愛情至少佔據生活50%以上的份額。

可是，男人不同。

即便熱戀中，他們也會因為開會推遲約會時間，和朋友吆五喝六聚會看球，忘記你們第一次見面的紀念日，毫不猶豫地出差半個月——總之，他們依舊能夠專心地做眼前他認為比見你更重要的事。

戀愛的男人總是精力充沛，失戀的女人總是上進十足。

為什麼呢？因為男人比女人更清楚，生活是個多項選擇，愛情不是唯一的選項，甚至，當事業、自我、健康、人脈和諧發展之後，愛情與婚姻完全是水到渠成的錦上添花。

墨西哥最著名的女畫家弗裡達，22歲時嫁給年齡是她二倍體重是她三倍的墨西哥國寶級畫家裡維拉。

她為他放下畫筆，頭上包著頭巾用整個上午的時間採買洗摘，備好午飯，放在籃子裡，上面蓋著繡花手絹，繡著「我愛你」，用繩子吊上去給在腳手架上工作的裡維拉。她的眼裡只有他，她穿他喜歡的衣服，受著他的指導作畫。當然，她是第一個被盧浮宮收藏作品的墨西哥女畫家，卻畢生都生活在丈夫那與藝術天分匹配的不斷出軌中——裡維拉在婚姻裡和各色各樣的女人戀愛，甚至包括弗裡達的妹妹。

當弗裡達在病中聽說裡維拉另尋新歡時，她撕裂了自己剛做完脊椎手術的傷口，第二天醫生給她打針，甚至找不到她背上一塊完整的皮肉——她想用自虐控制一個男人，他卻覺得她在用犧牲勒索他的感情。

每次看到這段，我都心疼得發緊——大多數男人在吸引女人，大多數女人卻在留住男人。

主動與被動的區別，簡單與艱難的區分，親愛的姑娘，你要哪一個？

當女人能夠像男人那樣戀愛——因為擁有愛情而燦爛奪目，卻不再由於失去它而光華盡褪——才可能真正擁有獨立的人格。

這，或許是男人比我們做得更好的又一件事。

假如你是女權主義者，今天讓你失望了，我們討論的，僅僅是在尊重概率的前提下，在承認性別差異的基礎上，怎樣讓大多數女人在現實中更愉悅而美好地生活。

值得向女人學習的事

男人的堅強忍耐，往往為了自己，無論事業還是天地，這些光環只屬於他個人；女人的無私寬厚卻大多為了別人，看到愛的人在自己的照顧下陽光燦爛，她的幸福才會像花一樣盛開。

她曾是個眉色青春靈動洋溢的華年少婦，每天晚上，當家人都入睡而鼻息均勻的時候，她便開始補綴丈夫的衣服——他從不穿外面製作的衣褲——然後，用纖細柔白的手指，以她擅長的工整娟秀的花體字，把她深愛的那個比自己大16歲的男人白天寫下的龍飛鳳舞天書般的字跡抄下來。

她一邊謄寫，一邊為書中情節的縱橫捭闔與人物的悲歡離合流淚，那本書叫《戰爭與和平》，手稿有3000多頁，而她，用歲月和愛整整抄了7遍，就是21000頁。

這可不是她工作的全部，她從一個在克里姆林宮長大的御醫家的小姐，突然進入丈夫417公頃小王國般的莊園，從早到晚為家務忙個不停——組織廚子、馬伕、園丁等20多個僕人勞動，平息他們之間的紛爭，還照料著一個大型農民子弟學校，以及她聲名顯赫的丈夫無數的信徒。

這也不是她工作的全部，她生養了13個孩子，數次流產，直到43歲還在懷孕，太多孕產導致坐骨神經劇痛，而13個孩子只養活了8個，她經歷了5個孩子離世的傷痛。

這依舊不是她工作的全部，一名有幸站在偉人身邊的女子，智慧上豈能與卓越的丈夫相差太遠？於是，她可不能做個信息收集器，還得是個高速運轉的資訊處理器，以滿足才華橫溢的丈夫腦力交流的快感。

這仍然不是她工作的全部，她被要求看他的日記，看他在日記中懺悔和女奴相愛的故事，這個女奴就在她的農莊裡幹活，帶著自己與她丈夫的私生子，沒有人問過她的心該是怎樣被凌遲般的痛楚。

他是托爾斯泰，她是他的妻子索菲亞。

現在，我們來看看值得向女人學習的第一件事：無私而寬厚的愛。

雖然到處都在取笑全身心投入愛情與家庭的女人癡迷犯傻，我依舊不喜歡渾身裝滿計算器般算計與揣測著的愛情與婚姻，即便男人與女人在這件事情中的基調如此不同——男人的愛大多為了讓自己愉悅，一旦遇到需要妥協與犧牲的境地，成色立即變化。

於是，人們習慣聽到女人為了男人和家庭披肝瀝膽忠心耿耿，即便怒沉百寶箱、自掛東南枝也是為了愛，可是，一旦聽到某個男人愛美人不愛江山，或者為了個把女人殫精竭慮，首先不是感動與欽佩，而是不由自主從心底偷偷溢出些微瞧不上，比如對納蘭容若、賈寶玉這種天生以對女人好為己任的男人，傳統價值觀悄悄為他們準備了一個時髦的詞：娘炮。

真正的好男兒，應該志在四方，哪能為了「愛」裹足不前心軟如棉呢？

如此，便可以理解為什麼「暖男」流行起來，因為女人實在是被冷怕了。

好友高老師的微信中說：一大早在幼兒園混跡於爺爺奶奶中看著孩子升旗、做早操，之後奔去超市與大爺大媽為伍採購日用，這樣的日子過久了，再看所有的中老年婦女便滿眼友善，雖然心裡強烈排斥自劃為同類，但也漸漸明白：每一個用盡力氣提幾大袋菜的媽媽和每一位跟小販斤斤計較的奶奶，都是值得尊重的，有了她們，才有了辦公室裡體面忙碌的男人和校園裡健康活潑的孩子。可是，擺在她們面前的難題卻是：如何讓自己也保有體面、獨立、尊重和健康。

我們責怪一個女人不夠專注的時候，是否想過，生活裡，有多少事情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我們抱怨一個女人沒有做到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時候，是否可以把眼光轉向她做到的那些事情，然後，給予足夠的體恤、肯定和鼓勵？

歷史上那些做出傑出貢獻的男人，如果把他們變成女人還會那麼卓越嗎？比如托爾斯泰大叔，當文豪像老鷹捉小雞一樣看護13個孩子中活下來的8個之後，還有沒有體力寫《戰爭與和平》這種大部頭？比如愛因斯坦，天才科學家在情書中都不忘叮囑「親愛的，我會把髒衣服寄給你洗」，假如沒有米列娃這個妻子、保姆、同行、伴侶，他那顆最強大腦要經歷多久才能到達相對論的彼岸？

男人的堅強忍耐，往往為了自己，無論事業還是天地，這些光環只屬於他個人；女人的無私寬厚卻大多為了別人，看到愛的人在自己的照顧下陽光燦爛，她的幸福才會像花一樣盛開。

為什麼單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容易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因為她主動或者被動地放下了影響她奔跑的重擔，她自顧自跑得歡樂輕盈。

而失去了女人的成全，男人的成就與幸福要打掉多少折扣呢？

律師朋友告訴我，在多年的辦案中，由男人提出的離婚通常都有迴旋餘地，而當一個女人主動提出離婚時，幾乎毫無轉機——在女人的能量與愛消耗殆盡之後，心裡的絕望早已斬釘截鐵。

所以，親愛的男士們，請善待一個女人無私而寬厚的愛。

女友對我說：從小到大經歷過各種痛，拔牙、頭疼、急性腸胃炎、手被門夾被訂書針訂起來、外傷撕裂、闌尾炎和手術，可是，這些痛和生孩子完全不是一個級別，前者皆可忍，而後者則完全不能忍受。

如果你是個身體足夠好的男人，或許一輩子都不用承受手術痛苦，可是，如果你是個女人，無論怎樣嬌生慣養，只要決定做媽媽，就必須經歷這種在疼痛指數表上排名第一的痛——男人覺得關雲長刮骨療傷是英雄，而每一位媽媽都要當至少一次英雄。

我工作到產前5個小時，早產25天半夜被送到醫院。

驗血時血液黏稠度過高抽不出血，術前又不能喝水，於是，兩位強壯的醫生攥住我的胳膊使勁把血往針管裡擠，好不容易湊夠驗血的量，整條胳膊烏青得我媽看了一眼就淚奔出病房。

最終，我因為血小板過少全麻手術，聽到這個消息，我如蒙大赦般鬆了口氣，可是，手術後即便帶著鎮痛泵，每次醫生在刀口上揉壓防止子宮粘連等病症的動作，也讓我對疼有了新概念——排山倒海渾身冷汗，床邊來賀喜的閨蜜見狀煞白著臉握著我的手。

我舉親身的例子，絕不是為了顯示自己多麼聖母，而是，疼痛這件事，如非親歷，總覺隔靴搔癢，無法感同身受。甚至，我已經足夠幸運和順利，同天入院的產婦，由於夫家堅持順產，在7個小時的痛苦中早已忘記手上還插著吊針，針在手背裡被折彎了，孩子出生時，新媽媽的手腫得像個巨大的紫色饅頭，孩子臍帶繞頸三圈差點窒息——醫生朋友感慨，見過太多事例，生死關頭千萬不要把決定權交給沒有任何醫學常識和血緣關係的旁觀者。

經歷過如此疼痛，女人的堅忍和承受能力遠非一般男人可以比擬，她突然具備了某種鈍感力，不再覺得生活中的挫折是挫敗，那些溝溝坎坎充其量只是磨煉，當她回望女孩時代感慨的困難與辛苦時，自己都感到矯情得不是事兒——被孩子重塑過的女人，像風箱裡的老鼠一般被家庭和事業雙面夾擊的女人，離開原生家庭在自己的小家裡承受三代以上家族關係考驗的女人，當她把這份心力和精力投入其他事情中，足以把很多事情做成事業。

只可惜，她大多數情況下無法擁有雙重選擇的權利。

漫長的歲月中，有太多細碎的艱辛，需要一個女人百煉鋼成繞指柔般去化解。

100年前出生的上海永安百貨大小姐郭婉瑩，在澳大利亞度過優渥童年，回國就讀於基督教會中學、燕京大學，面孔美得像波提切利畫裡的維納斯，婚禮筵開數百席，夫家是林則徐的後代。可是，當家裡所有東西悉數充公，連結婚禮服都沒剩下的時候，她細瘦的胳膊卻托得起全家的生活。

她穿著旗袍清洗馬桶，踩著皮鞋站在菜場裡賣鹹蛋，獨自從勞改農場回家，平靜地聽法院的人宣讀對含冤去世的丈夫的判決書，不哭鬧也不號啕。晚年時，記者問她如何度過勞改歲月，她優雅地挺直脊背：哦，那些勞動，有助於我保持身材的苗條。

這是只有一個女人才能做出的柔軟而堅定的回答。

男人剛強卻易折，女人的頑強反倒有百折不撓的韌性。

這是值得向女人學習的另一件事：堅強而柔韌的忍耐力。

女人身上的優點，或許不如男人先天的優勢那樣堂皇，可是，卻完全出自人性深處的善良底色，這些，值得學習和珍惜一輩子。

上周，我寫《值得向男人學習的事》那篇文章，不少朋友在微信中留言：筱懿，寫寫值得向女人學習的事吧，都不是大事，卻是構築生活無法或缺的細節。

正是這些細節把生活過出踏踏實實的滋味，而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

有人問我：你是女權主義者嗎？我毫不猶豫回答：當然不是，我是女性主義者，我承認男女之間先天的差異，願意換位思考，體諒彼此的難處，搭伙過日子。

對於女人，不是事事向男人看齊就是解放，處處和男人對立就是獨立，時時和男人死磕就是個性。

對於男人，也不是事事瞧不上女人就是強大，處處挑女人毛病就是本事，時時和女人作對就是性格。

男人與女人，最終是一生的高級合夥人，也是終生的學習夥伴。

Part 5 這些真實的美好

每個姑娘都像一幅畫，一點一點呈現自己不同階段的層次和美麗。

當生活如畫卷般慢慢推展開，她們像花朵一樣綻放，散發著溫暖和芬芳，給予自己和別人愛及希望。

優質普通人

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沒有多精細，卻更容易被滿足，一不小心，就獲得了手邊的幸福。

我的助手張方是個1989年出生的姑娘，她做了很多讓我刮目相看的小事。

有一次我發高燒，早晨丁點東西吃不下，從家裡開車到辦公室的一個小時，體溫迅速從38.2℃升到39.7℃，撐不下去只好去醫院，醫生讓查血，她陪我在抽血處拿號等待。

我燒得迷迷糊糊地歪在椅子裡，她在幾個窗口來回溜躑，回來笑瞇瞇地說：「咱在8號窗口抽血，保證一點都不疼。」我燒得連問為什麼的勁兒都沒有了，默默看著她張羅。

果然，像我這樣量針量血的人都絲毫感覺不到針頭扎進血管的疼痛，我好奇得有點清醒了，問她：「你怎麼知道8號窗口的醫生技術好？」她得意地笑：「我轉悠了幾圈，上午這麼多孩子來抽血，其他窗口的小孩都大哭大鬧，9號窗口哭得最厲害，只有8號窗口，即使一兩歲的孩子都安安靜靜的，肯定是醫生技術好啦。」

簡單的判斷卻讓我心服口服。我相信專業在於細節，可是，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職場人士卻很少有耐心在細節上下功夫，眼光總是盯著光環耀眼的「大事」，不肯俯身屈就認真對待身邊的小事。

她經常給客戶送各種資料並帶回回執函，這項工作瑣碎而辛苦，客戶們分散在城市各個區域，她每次出門前都在紙上列好順序：第一家，A，地址XX；第二家，B，地址XX；第三家，C，地址XX……所以，就算有三家客戶，一個上午的時間她也能全部搞定，中午準時出現在辦公室做下午的工作計劃。我問她效率怎麼這麼高，她說，算好公交路線和擁堵情況，規劃一條最順路最暢通的路線，公交車和的士並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節省成本。然後，很誠懇地加一句：掙錢不容易的，能省就省。

其實，最讓我欣賞的並不是她高效率有規劃的工作方式，而是自然而然的成本意識——太多人對待自己的錢錙銖必較，對待工作經費卻土豪得很，她這種普通、高效、踏實的態度讓我另眼相看。

她負責公共號版面編排與發稿，有一天，她吞吞吐吐給我打電話：「我做了件錯事，我想嘗試一項排版新功能，可能不小心按錯了鍵，刪除了四天的公共號內容，我嘗試挽回但是已經無法恢復了，這是我的責任，我願意負責。」

開始，她語氣忐忑，說到後來，反而壯士斷腕般利落。

我對無法恢復的內容心絞痛了片刻，很快釋然——多少人能夠坦承工作失誤，主動嘗試解決並且承擔責任？這些錯誤與這份態度相比，算不上什麼，更何況是嘗試性的失誤。

她極少和我聊願景、夢想、個人規劃之類形而上的東西，每天，我們倆一道熱熱鬧鬧嘻嘻哈哈完成各種工作。她喜歡睡懶覺，於是我盡量不在週末打擾她；我寫東西的時候怕干擾，我一坐到電腦前，她便立刻調整成「靜音模式」，再也不跟我說一句話，所有找我的事，她都主動攬過去。

我有時候問她：家裡人沒催你談戀愛？

她答得淡：這也不是催出來的。

每天照舊準點上班，按時下班，生活平靜，不焦慮不煩躁。

可是，這個不是名校畢業沒有牛掰背景從未被任何高大上機構錄用過的姑娘卻修正並且豐富了我的職場觀與生活觀：

無論工作還是生活，我們都需要優質普通人。

曾經，我特別信奉職場精英理論，覺得只有名校畢業在500強工作過，接受過「時間管理」「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等職業培訓的精英，才能出色地勝任崗位，可是，看過很多華而不實光說不練的「骨幹」之後，我發現職業技巧、工作背景在責任心面前全部不堪一擊，扣除每年難得幾次的所謂「大事件」，絕大多數人的職場都由點滴瑣事和重複性勞動組成，願不願意踏實盡到一名普通員工的責任和本分，決定了工作質量。

我也曾很相信生活精英的概念，認為社會擺出的「人生大贏家」的圖景多麼誘人，後來見識了很多脆弱的精英才意識到，所謂美好的藍圖更多地表現在物質上：消費高於他人，換輛好車，住在高檔社區，孩子就讀於私立學校或者別人打破頭才能進入的重點學校，擁有更光鮮的人脈……對於很多符合社會通用標準的「贏家」，促使他們不斷向上的動力不是「事業心」，而是「成功欲」，是把自己與芸芸大眾隔離開的優越感。

連王朔都說，大多數人認可的成功就是掙很多很多錢還被別人知道。

可是，在成功學的激勵下，每個人都想去闖一闖出類拔萃的獨木橋，做精英的路變得太窄太擁堵。

在這樣的對比中，關愛家人、對職責上心、對許過的諾言守信、靠譜善良的優質普通人反而顯得特別可貴。

他們看起來對職業沒有多大期望值，只是盡心盡力照顧好自己面前那一攤，可是正因為志向不宏大，反而容易做得周全，不至於顧此失彼焦頭爛額，也更容易達到標準得到認可。

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沒有多精細，卻更容易被滿足，一不小心，就獲得了手邊的幸福。

實際上，不管最終的目標多麼高大上，大家最開始的出發點，只不過是為了生活得好點兒。於是，優質普通人的優勢便顯現出來，他們不是庸碌，而是溫和的優秀，他們從不咄咄逼人，總是帶著暖暖的厚道。他們無法成為報紙電視網絡宣傳的主角，卻安安穩穩地過著自己的美滿生活。

所以，做個優質普通人並不容易，甚至，這是一個所謂合格精英真正的起點。

至少，與空洞的雞湯相比，她清楚在8號窗口抽血不疼的生活智慧。

愛是一件包裝精美的禮物

我們的愛，更多時候像一個包裝簡陋的日用品，實用而未必愉快；甚至，有時還像一把鋒利的刀片，用不好傷人傷己。

很久沒見好友Q，打電話過去求見面，她笑聲清朗地答應了，約在古玩城一家經營各色奇石的館子喝茶。

Q比我先到，我進門時她端坐在古色古香的中式座椅裡，膝蓋上放著黑黝黝的木質托盤，盤裡是散落的星月菩提、綠松石、蜜蠟、精巧的象牙勒子，她正仔仔細細按照老闆的指點，串成108粒的掛件。

她全神貫注跟著老闆學打中國結，眼神誠懇溫柔，全然沒有發現我已經站在面前：「你這是要開店的節奏嗎？」

Q一驚，隨即笑答：「哪兒呀，老公搬新辦公室，表個別緻的心意唄，我總不能送個鼎，寫上『千秋大業』吧，哈哈。你看這個多好，精緻輕巧還方便攜帶，又是我親手做的。」

她把穿好的那部分珠子拿起來，得意地對著窗外的陽光欣賞，快樂得像個孩子。

Q是我見過的在經營感情方面最用心的女子，無論親情、愛情還是友情。

週末，她帶孩子去父母家吃飯，必定採購全各種日用，夏季有貼心的驅蚊水，冬天是溫暖的暖寶寶；她對孩子極少不耐煩，寶寶實在太淘氣，她總是半開玩笑對自己先念叨「鎮定鎮定」，然後換上尋常表情

語氣和孩子溝通；她的丈夫，由於工作關係常年在外地，每次他回家，她都盡量協調好時間親自去接，路過他最愛的咖啡館時打包一杯美式清咖，或者在家裡煲好湯羹裝在保溫杯裡，他一下飛機，就能感受到她「心裡有你」的牽念；每次和朋友們聚餐，她準會發貼心短信：「開車沒，要接咩」，聚完再把順路的朋友一一送回。

我曾經詫異她的仔細，她微笑，解釋並不是天生細膩，而是犯下不可彌補的錯誤之後的醒悟。

Q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奶奶患腦溢血突然去世，她沒有見到奶奶最後一面，沒有親口對奶奶說過「我愛你」，廚藝不錯的她沒有為奶奶做過一碗哪怕最簡單的面，甚至，一向溫順的她難得幾次無名火，都是衝著最疼愛她的老太太——老人早已年邁得聽不懂她談話中的新鮮詞，卻本能地希望瞭解她的生活，這種囉唆和落伍，時常招來不耐煩的敷衍。

Q說，跟奶奶告別的時候，她第一次明白世界上真有痛徹心扉的難過，真有噎破喉嚨的悔恨，真有不能挽回的酸楚，當你看著自己的疏漏成為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時，對於「愛」本身，以及「愛」的表達方式，會重新檢討和審視。

是的，我們總是覺得只要有發自內心的誠懇和深情，「愛」必然是件讓人愉悅的禮物。經歷過那些因愛而生的傷害，才發現愛不僅要有內在豐滿的質地，也要有外在妥帖的形式，無論多麼誠懇真摯的感情，在簡單粗礪的表達下，都不會帶來太多愉悅。

甚至，生活裡各種各樣的壓力早已讓我們疲於應對，我們回到最熟悉溫暖的環境，卸下內外的盔甲，立刻變成真實懶散乃至有點粗暴的傢伙，對旁人說過的溫柔話，做過的體貼事，存過的寬容心，很難在最親近的人面前表達。我們中的大多數，在至親面前，反而是個有點暴躁和不耐煩的忙人，異常的苛刻與吝嗇，對伴侶、孩子、親友高標準嚴要求，順耳的話卻說不出多少。

我們的愛，更多時候像一個包裝簡陋的日用品，實用而未必愉快；甚至，有時還像一把鋒利的刀片，用不好傷人傷己。

有一陣子，我特別迷戀馬克·夏加爾的畫，那些奇幻獨特、色彩奪目紛呈的帆布油畫猶如一場不願醒來的夢。可是，當我讀了他的傳記，夢立刻驚醒。

夏加爾的父親是一位賣魚小工，常常把被欺侮的苦怨撒向更弱勢的孩子，他在他們酣睡的床前舉起皮鞭，給他們零花錢的時候故意撒得滿地都是，充滿施捨的倨傲。可是，在孩子們眼裡，他對他們動粗的手也時常托著糕點和糖果，那就是孩子們的節日，於是，孩子們說服自己只記得美好，自動過濾掉那些粗暴的寒意。

我瞬間就被這段內容打動得心酸，想像一個孩子在凶橫粗魯的語境中，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才能確信，最親近的這個大人是愛自己而不是傷害自己——很多時候，孩子並沒有過錯，只是大人們把搞不定世界的火氣和怨氣傾瀉在他們身上。

Q說，她不是交際家，生活裡最重要的人無非父母、丈夫、孩子和幾個合心意的朋友，她希望這些最親密的人從自己的聲音、語氣、行為和點滴的關切裡感受到她的用心，這份用心就是「愛」最美好的外衣，穿上好看外衣的「愛」才能讓對方內心充滿被愛的自信，而不是惶恐的猜測。

每個人都有被生活虐出的煩躁，應對工作繁複之後的疲累，周全人際複雜以後的敷衍，只是，當這些負面情緒被潑散到最親近的人面前時，愛就變成了粗糙的傷害，很多人都被這種包裝簡陋的愛扎過手。

據說，「一戰」時一位軍官給家裡發電報，錢不夠，要刪除三個無關的字，這個男人毫不猶豫地對電報局的打字姑娘說：「把最後那句『我愛你』刪了吧。」

打字姑娘從櫃檯裡抬起頭，看著面前木訥的男人，麻利地說：「先生，在我看來，這三個字才是最重要的。不用刪了，這錢我幫您付。」

或許你認為不重要的，恰恰是別人最需要的。

還是好好地給愛找張包裝紙吧。

原來愛情有不同的模樣

愛情有另外一種樣子，是兩個人在一塊即便不說話也不覺得彆扭的樣子，是你堅信世界上有一個人從來不會背叛你的樣子，是即便不熱烈卻無限踏實的樣子。

今天，聽到兩個溫暖的故事。

當我打開公共號平台的時候，看到同一位訂閱用戶發送了12條信息。或許大家不知道，在公共平台裡，每條微信回復最多不能超過140個字，這位姑娘用12條信息分享了她的經歷。

她是一位來自湖南、目前定居在新加坡的典型80後女子，丈夫是新加坡人，他們結婚6年，卻在兩年前開始考慮離婚。

為什麼要離婚呢？她是這樣描述的：

「我是一個開朗熱烈的女子，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每天清早，我哼著歌出門晨跑，一般跑8公里左右。回到家，我會用最開心的聲音對躺在床上的那個人說：『Honey，我回來了！』然後把汗津津的腦袋湊到他面前。通常，那個人微微睜開眼睛，看我一眼，慢吞吞地說：『如果你跑了16公里，或許我就可以多睡會了吧。』可想而知，我的熱情立刻就熄火了。」

這個讓她熱情熄火的男人，比她大14歲，他們曾經也有聊不完的話題，也有火花四溢的對白，也有火星撞地球的傾心，可是，在婚姻裡，在若干年之後，一切都變了。

他變成了一個42歲的寡言男人，她卻是個28歲依舊熱忱的女人，甚至，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差異越來越大。她習慣早起跑步，他喜歡自然醒後栽花種草；她痛恨一切家務，他總能在廚房裡找到無窮樂趣；她是喜歡天南海北旅行的行動派，他是熱衷在腦袋裡海闊天空悠遊的思想者；她覺得生命還有無限精彩，他覺得生命最大的精彩是兩個人一起造出既像他也像她的小人兒……

總之，兩個人猶如一對異性合租的夥伴，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卻過著南轅北轍的日子，不再有相近的興趣愛好，很難合作共同完成一件事，甚至包括做愛。

在某個她繼續跑步、他繼續睡覺的早晨，她提出了離婚。

他沉默了整整一個白天，晚上對她說，他同意。

於是，他們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流程著手離婚。

她告訴我，直到那個時候，她才發現，在新加坡，離婚是件多麼不容易而又費時費力的事：為了防止雙方草率離婚，或者強勢的一方為所欲為，在新加坡辦離婚的前提是——雙方的婚姻關係不得少於3年，如果婚後不足3年想要離婚，必須先獲得法院的許可。

整個離婚手續需要6到8個月，程序上，離婚申請人必需要提出至少一個導致婚姻破裂並且已經達到無法挽救地步的理由，包括：對方有通姦行為；對方行為不合理以致無法忍受；遭對方遺棄不少於2年；雙方同意離婚並至少分居3年；單方面申請離婚的，證明與對方分居至少4年。

而他們，似乎都不符合。

相愛卻無法相守是無奈，多少還有點遺憾的美感；不愛卻無法分開，簡直就是受刑般的煎熬了。

在她想著怎麼能夠成功離婚的時候，她的一位閨蜜到新加坡旅行，住在她家裡。

半個月後，閨蜜離開，在機場咖啡廳，閨蜜說了讓她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話：珍惜你的丈夫，他是個難得的好人。

在閨蜜看來，她家的花園總是開滿時令的鮮花，她家的廚房總是一塵不染，她家的客廳總是清潔溫馨，甚至，她空中飛人一般頻繁地出差，回到家只要把行李往地上一扔，便可以大喇喇地上桌吃飯。

你眼裡稀鬆平常的場景，卻是別人心裡獨一無二的美景。

閨蜜登機前捏了下她的臉頰，嬉笑之後異常鄭重地交代：愛是一張信用卡，不要任性透支，透支完了愛的額度，你再也不會擁有愛的信譽。而老天，不會總是眷顧你，總是發個好人給你。

回到家，她確實重新發現了這個朝夕共處近七年的男人身上的優點：難得的寬容與包容。

她對我說：愛情是什麼樣子？從前我以為是生死相依不離不棄的樣子，是甜蜜時光你儂我儂的樣子，是牽著手說著話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努力的樣子。可是現在，我知道，愛情有另外一種樣子，是兩個人在一塊即便不說話也不覺得彆扭的樣子，是你堅信世界上有一個人從來不會背叛你的樣子，是即便不熱烈卻無限踏實的樣子。

現在，他們努力造人中。

我為他們高興。

中午吃飯，遇到久違的客戶，他告訴我自己辭職了。

我大吃一驚，一個30歲的地產公司中高層，多麼好的職場黃金年代，太出乎意料了。

他說，辭職只有一個原因：希望多點時間陪女朋友說話。

他的女朋友是個東北人，我總覺得東北女孩血液裡有特別果敢的基因，比如他的女朋友，寧願放棄一切隨著他到合肥，舉目無親，沒有朋友，暫時也沒有找到理想的崗位，便全職待在家裡，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開車送他上班，接他下班。

每一天，女友送他到辦公室門口，小鳥一樣依依不捨地目送他進門；晚上，不管多遲都等在公司樓下，又像小鳥一樣興高采烈地接他回家。而他，一天工作下來已經累得不想說一句話——千萬別羨慕地產公司的高薪，多年圍觀後，我寧可不要他們的薪水也要保留目前的自由。

終於有一天晚上，女友大哭不止，怎麼哄都哄不好，鼻涕眼淚一大把，含糊不清地說：我就是想和你說說話啊！

相識多年，我瞭解他本身也不是個多話的人，可是他卻說，當時他就決定要辭職了，工作可以再找，老婆可是唯一。

現在，兩個人一塊籌備著婚禮，有足夠的時間說話，很幸福。

愛情是什麼模樣？

郎才女貌的模樣？門當戶對的模樣？一見鍾情的模樣？情比金堅的模樣？生死不渝的模樣？

其實，誰也沒有給愛情規定一副既定的模樣。

Ta或許不如你想像中浪漫，卻令你感覺出入自由，輕鬆隨意，一旦啟動愛的模式，千鈞重擔、萬般面具都可以放下，腳可以蹺在椅子上，包可以甩在客廳沙發裡，因為你知道那個人永遠不會苛責你。

Ta或許不如你夢幻中偉岸，卻事事把你放在心上，必要的時刻，你才是Ta唯一捨不得的那一個，其他，一切都捨得。

愛情就是，無論多少對不起，結果都是沒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在愛的名義下，接受對方任何一種模樣。

我喜歡每一天聽到幾個這樣溫暖的故事。

婚姻裡還有沒有愛情

愛情，雖然是道難題，但終究不過是兩個人的事。在兩個人之間積累更多的正能量，營造只屬於兩個人的氣場，用最簡單的模式與最複雜的世界握手言和。

公共號裡有人問我：婚姻裡，還有愛情嗎？

問題很短，卻讓人心裡一凜，搜腸刮肚半天，接不住。很用力的回答，對不住問題裡雲淡風輕的口氣；戲謔的回答，辜負了問題本身的認真勁兒；雞湯的回答，輕慢了一行字間的誠懇。

還是先講故事吧。

拉著你的手

我奶奶80歲的時候，晚上起夜突然暈倒在洗手間，十分鐘後被發現送到醫院，診斷腦供血不足，上了年紀而已，沒有大礙。可是，爺爺從此再也不放心她一個人，哪怕是半夜去洗手間。

從此，每天晚上我隔壁的房間總是響起一陣或者數陣窸窣窸窣的聲響，有點耳背的兩個人用自以為很輕的聲音說著悄悄話。有時候是「衣服穿好，不要受涼」，有時候是「咦，手電到哪去了」，有時候是「你別起來，沒事的」，還有一次，一個人說：「不要起來，我一直念叨念叨，你聽著聲音在，不就放心了？」另一個人說：「你不要光顧著念叨，摔一跤，不划算。」

偶爾，我偷偷把門開條縫，見到爺爺端坐在洗手間門口的椅子上，端槍一樣拿著手電，1955年就授銜的老軍人，看不清他的臉，只感到空氣裡的認真。奶奶出來，兩個人手拉著手，小心翼翼地走回臥室。

83歲，奶奶走了。

墓碑是爺爺親自設計的。橢圓形印度紅的花崗岩被刻滿密密麻麻細小的花朵，他說，奶奶的名字裡，有個「芳」字。

家裡的床上，永遠是兩套被褥。

夏天，兩床空調被疊得整整齊齊；冬天，兩床羽絨被碼得厚厚敦敦。到了晚上，兩床被褥一道平平整整鋪好，爺爺說：「我們倆還在一塊呢。」

希望你睡好

L家有各式各樣的耳塞——泡沫的，硅膠的，蠟丸的，我打趣她：「你開淘寶店？」L笑說：「某人半夜呼嚕聲大，不用耳塞，我睡不著，這麼多年，都成耳塞專家了。」

我擺弄著那些耳塞，沒說話。

L玲瓏剔透，接著說：「他過敏性鼻炎，有點感冒什麼的呼嚕聲更重，但是，他還有呼吸驟停的毛病，最好側臥，不能仰躺，呼嚕聲一停，往往就是仰面朝上的姿勢，我得把他推醒，叫他側身睡。」

「這樣，你還能睡好嗎？」

「總比不知道他怎麼樣睡得好啊。其實，他經常出差，我不在，他也能照顧好自己，甚至，我們曾經考慮過分床睡。可是，夫妻倆，不就是要有一個鍋裡吃飯一張床上睡覺嗎？那不是一張床，是一艘船，你會覺得有風雨同舟的感覺，你會覺得他不在，你就不踏實，甚至，連他的呼嚕聲都是安全感。」

L說這話的時候特別平淡，就跟掰扯八卦聊部新電影一樣，一點沒有愛的表白的隆重，充滿了尋常生活的隨意。他，就是個會打呼嚕的男的；她，就是那個男的老婆，僅此而已。

這些東西你搞不動

Y推薦我喝一種牌子的膠原蛋白，唯一的缺點是瓶蓋特別難打開，每次，我都要用小刀把瓶口撬一圈兒才能擰開。

再見面，我問Y：「那些瓶蓋你怎麼弄開的？這個設計太麻煩了，每天得用刀撬。」

Y笑：「那個不是我開的，每天晚上寶爸擰開給我喝，他要是出差了，就提前用刀子把瓶口撬鬆，不打開，放冰箱裡碼著，要喝的時候我自己拿出來，一擰就開，還不會變質。他說：『這些東西你搞不動。』」

以前，我對Y老公印象並不好，總覺得那是個特別以自我為中心大男子主義的人，比如衣服沒有及時給他熨就掛臉，飯桌上總要掌握話題主導權，朋友交往常喜歡當老大，每次看到Y小媳婦一樣亦步亦趨讓著他，我都覺著不值。

不過，後來再看到這對夫妻，我相信了每一段婚姻都有自己的開機模式。

我們生活在一個對「婚姻」來說最壞的年代。

30年前，人們終其一生，不過結識幾百人；現在，只要你願意，微信朋友圈就能過千。龐大的基數讓相遇變得簡單，發現亮眼的異性就像每個月都會收到物業公司的費用通知單一樣不出奇，可是，簡單的遇見卻稀釋了情感的濃度，平均壽命倒是越來越長，一想到要和身邊這個人廝守到快90歲，第一感覺不是溫暖，而是心驚和懷疑：這麼多年怎麼過？

據說，22～35歲是離婚高峰期，35～50歲是婚姻平穩期，50歲以上離婚率繼續上揚，貌似用年齡為婚姻劃了界限。

35歲之前，生活尚未定型，一對原本攜手行走人生路的男女在漫長的路途中逐漸走失，不再跟得上彼此的腳步。於是，分開吧。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拖著事業拽著生活往前跑，愛情成了奢侈品，不是不想改變，是變起來成本太高，Hold不住的生活會像一個噩夢攪得你不得安寧。於是，就這樣吧。

50歲，韶華不過如此，責任已盡義務已成，多少能夠可著心意生活了，卻赫然發現，與身邊人早已無話可說。曾經以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是孤獨終老，晚年才明白，最糟糕的事是與讓你感到孤獨的人一起終老。所以，鼓足勇氣，分開吧。

婚姻，看起來是多麼讓人失望。

可是，我們又何嘗不是生活在一個對婚姻來說最好的年代？

只要你願意，一定可以和你愛的那個Ta在一起，寬鬆的社會氛圍中沒有過於堂而皇之的理由阻止你們成為彼此的另一半；甚至，你們可以用即便只有你們倆認可的方式在自己的小宇宙裡生活，不用過慮外人質疑的眼光。

你們可以培養很多共同的興趣愛好，發現這個世界上特別多的有趣的事兒，一起旅行一起工作一起養小孩一起孝順父母，一起找各種各樣豐富的事情打發光陰。世界之大所居不過數尺，弱水三千所飲不過一瓢，人口再多相伴不過二人，生活裡熱心觀眾雖然人多口雜，男主角和女主角卻只會各有一個。

愛情，雖然是道難題，但終究不過是兩個人的事。在兩個人之間積累更多的正能量，營造只屬於兩個人的氣場，用最簡單的模式與最複雜的世界握手言和。

婚姻裡，還有愛情嗎？

問題的答案取決於，親愛的你，相信婚姻裡的愛情依然存在嗎？

愛，是一朵開在懸崖邊的花，谷底是付出、深陷、糾結、憂傷……你如此怕掉下去，怎麼能夠得著呢？

平凡生活中遭遇大喜大悲的機會不多，卻需要手拉手抵禦平淡的流年，把日子逐漸好過，要求日益簡單，在相伴中生出煙火氣十足的愛情。

最難得的愛情是陪伴，最靠譜的感覺是溫暖。

人，終其一生，都不可能發現他認為根本不存在的東西，無論信仰，或者愛情。

敢不敢結一次以愛情為目的的婚

真正的愛，是一種無法替代的感情，是除了和所愛的人在一起，否則無法感受到幸福的執念。

大約半年前，我見過兩個特別有趣的相親的姑娘。

一個是白瘦美的才女，工作體面，家境小康，臉上帶著才女特有的神情——自我感覺才華橫溢，實際才智指數往往低於自我評估。做事挺有分寸，但你分明能夠察覺，那是多年職業培訓的結果，就跟每個五星級酒店的員工都會微笑著招呼「你好」一樣，不帶多少感情色彩，只是得體的客套。

姑娘對另一半認知非常清晰：「年齡比我大4到8歲，本科學歷，13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年入30萬元，個頭不低於173厘米，不戴眼鏡。如果是大叔，最好沒有肚臍；如果是帥哥，收入不能比我低。」

碰到一個對人生規劃如此明確的妹子，我非常好奇：「光最後兩條就刷掉一大票人，有沒有可以忽略的條件？」

她撲閃撲閃眼睛，笑了：「那就，『不戴眼鏡』這條可以劃掉。」

她笑起來眼睛彎彎的，很好看，讓我一下子忘了她是一個凜凜的女人，瞬間變身暖暖的女孩，我很直接地問：「你這些條件，沒有一條是和愛情有關係的呀？」

她說：「我要談一次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所以，要找條件匹配靠譜的男人，愛情的保鮮期不就18個月嗎？太沒有安全感了。」

我知道她說的是實話，只是一時半會也想不出反駁的理由。

另一個姑娘，討喜的小圓臉，頭髮長度恰好紮成馬尾，顯得很瀟灑——馬尾是特別講究的一種髮型，頭髮太長顯土，太短顯侷促，對臉型和五官要求極高，不是人人都能駕馭，但是，她梳這種髮型很合適。

說起相親的條件，她自己先樂了：「男的，活的，其他看對眼唄。」

我問：「真的什麼條件都沒有？」

女孩笑瞇瞇地說：「筱懿姐，咱們抗爭了2000年才爭取到自由戀愛結婚的權利，要求太多，豈不是又活到2000年以前了！」

一句話說得我醍醐灌頂，對呀，古往今來男男女女抗爭了這麼多年，不就是為了不再孔雀東南飛，爭取愛誰娶誰、愛誰嫁誰的自由嗎？現在怎麼變成開條件列單子做婚姻Excel表了呢？

這個25歲姑娘的回答帥氣得讓我刮目。

最近，機緣巧合再見到兩個姑娘，前者依舊單著，後者有說有笑地牽著個雖然普通，但是陽光健康的男孩站在我面前。

真心替她高興。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婚姻變成了一場和愛情關係不大的行為藝術，大家不再關心兩個人愛不愛，而是糾結一對男女是否匹配：我財務指數4顆星，你有多少銀子？我不是孔雀女，你是鳳凰男嗎？我工作穩定職業體面，你混到中層了嗎？我父母體健貌端，你家裡也沒病沒災吧？

其實，我們都明白，你只是想嫁得好一點，在生活中少一點窩心多一點從容，工作時少一點拼勁多一點寬鬆，愛情裡少一點付出多一點寵溺，朋友圈裡少一點自愧不如的心絞痛多一點我值得擁有的自信。

這些，都沒錯。

只是，一旦牽扯太多外在因素，婚姻就會遙不可及——誰的條件能夠拼圖似的嚴絲合縫天人合一？你為什麼就不敢結一次以愛情為目的的婚呢？

你說，那麼多因為愛情而在一起的婚姻都散伙了，誰還信這個？

那麼，你以為沒有愛情只有條件匹配的婚姻就是幸福的嗎？「過得下去」與「過得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每個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很可能甲認為薄情寡義的那個人，在乙看來就是舉案齊眉。

如果把婚姻狀況分成上、中、下三等，我所見過的幸福婚姻都是以愛情為基礎，兩情相悅，相互體諒，有了這個基礎，一切都好商量；中等則是生活觀念基本一致，願意履行彼此的責任和義務，條件基本匹配；差的，真是情感不和，三觀不同，各走各路，互不干涉了，至於能走多遠，誰也不敢說。

婚姻這場馬拉松，如果沒有愛情的基礎，真的很難跑完全程。

有人覺得，結一場以愛情為目的的婚是犯傻，誰在婚姻裡多付出更是吃虧，請問你傻在哪裡虧在何處呢？

兩個人在一起，最讓人生厭的論調就是「不愛那麼多，只愛一點點」，「愛的越深傷得越重」之類，受傷什麼滋味？不就是茶飯不思心如刀割輾轉反側肝膽俱裂嗎？這是多麼棒的情感體驗，比找不到人愛強多了。一顆沒有Feel的心不過是一塊死肉，想要愛情，卻連深厚的Feel都不肯付出，便宜不帶這麼占的。

只有真正相愛的兩個人走進婚姻後，才能發自內心地換位思考，彼此體諒和遷就，為對方變得更好。不然，婚姻就是雙邊外交，現在我條件好，我說了算；明天你出息了，以你為中心，這種關係，會持久嗎？

也有暫時找不到真愛的人，希望先練把手湊合一下，以為愛情可以培養。

而實際上，真正相愛的戀人可能都會理解，愛情是一種化學反應，感情是一種物理反應，日久生情，生的大多是感情，感情量變到一定份上，某些會幸運地質變成愛情，但是，絕大多數感情，即便再累加也發生不了核聚變，成不了愛情。

真正的愛，是一種無法替代的感情，是除了和所愛的人在一起，否則無法感受到幸福的執念。

很可能，你被鋪天蓋地的壞消息嚇怕了，覺得渣男橫行於世。其實，這世界上無理取鬧疑神疑鬼的女人，與花心胡鬧始亂終棄的男人，從數量上來說基本不相上下。為什麼男人口碑這麼差？除了客觀原因，更重要的是沒事兒在網上抱怨的大多是女人，你把天涯打開，惡婆婆一堆，爛男人無數，可是，從概率的角度上說，待字閨中的好男女更多，只是人家沒工夫浪費時間吐槽而已。

生活很公平。你在人生路上矢志不渝費盡心力追求的東西，只要夠堅持，大多遲早都是囊中物。別怪真愛太少，只怪你從來放不開捨不下耗不起，為愛情設置太多的准入門檻，拈輕怕重掂量著付出。

如果你有勇氣將愛情進行到底，為什麼不去結一次以愛情為目的的婚呢？

你會發現，相愛的兩個人攜手抵禦外在的誘惑，一起漫步人生的旅程，是件再High不過的事。

最壞的時光最好的人

我們經常糾結要和一個怎樣的人共同生活，或者身邊的這個人夠不夠好，實際上，最好的那個人，往往是能夠陪伴我們度過最壞的時光的傢伙。

我身邊大多是文科女生長成的文科女人，她們的特點是感性、豐富、糾結。

G是難得的理科女生發育的理科女人，她的標誌是乾脆、直接、果斷。

她從不向我傾訴自己的情感糾結，永遠開朗、達觀、直視世界，直到有一天我實在按捺不住，萬分好奇地問G：「你真的不想對一個雞湯作者說點什麼？你真的從不糾結？」

於是，我第一次聽G講述自己的經歷。

我和老公都是情感上比你們這些文科女人遲鈍不止一個層次的理科生，我們從來不討論人生啊感情啊世界啊，但是我們清楚彼此三觀吻合，一起走過從大學到現在的14年。

14年裡，有兩年我在美國工作，有兩年我周遊世界，有三年我獨自在上海做項目，7年的兩地分居，中間若干次考驗。

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為了省錢，兩年裡他來看過我兩次，我回國看過他一次，每天我們在網絡上聊天。我回國那次，意外在他衣櫃裡發現兩套女士內衣，不是新的，而是折疊整齊放在衣櫥的角落，我拿著內衣問他：「這是什麼？」

他表情尷尬，居然回答：「我在外面撿的。」

你瞧，一個技術型理工男連撒個謊都不會，我被他氣笑了，大聲說：「某某，我寧願你和別的女人上床，也不願你是個盜竊型異裝癖！」

他也被我說笑了，撓了半天頭，盯著地板，然後，我們一起把內衣扔掉。

我從來不覺得痛苦，或者說，我從來不讓自己意識到痛苦便中斷對這件事的思索，從來不去想穿那套內衣的女人是個怎樣的人，三圍多少臉蛋如何，我不想知道任何細節，我只讓自己知道，一個兩地分居的男人有正常需求，而且，我們不想分開。

為了不分開，我也只能這麼做才能真正讓兩套內衣在心裡翻篇。

很多痛苦都是反覆琢磨後的放大，人做事沒有那麼周密，不會在做的時候就想著怎麼傷害別人背叛伴侶，只是當時他需要，需要就做了，做了就做了唄，這些年的感情擔得起一個人的本能。

我們從不提這件事，就像它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

這是第一次考驗，我們依舊在一起。

我在上海做項目風生水起事事順利，我信心滿滿躊躇滿志，就連下雨天，都覺得雨點在衝我微笑，烏雲裡也全是陽光。

這麼好的機會裡，我出了車禍。

出差途中高速公路上的連環撞，我們算撞得輕的，交通迅速擁堵，車輛進不來也出不去，那時，我懷孕兩個月，第一次懷孕。

我覺得血像一條細細的線從身體裡源源不斷淌出來，又像沒有關的水龍頭，順著腿往下滴，臉上劇痛，滿臉是血，周圍人也一樣。我嚇得幾乎沒有知覺，看著車窗外，嘈雜、忙碌、到處是恐懼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救護車進得來把我送去醫院。

我再次清醒的時候，已經在醫院，身邊是他和我老闆，他握著我的手。

老闆說：「你快點好起來，我加薪30%，再給你一個小組管！」

這是我下一步的職業規劃，幾乎也是一個女人在我們這個行業裡所能走到的極限，意外達成，可我並不雀躍。

而他，握著我的手摸著我被繃帶裹住的臉，撇了撇嘴：「孩子沒了，你臉上肯定也有疤，可是，有沒有孩子有沒有疤，我們都在一起。」

理科男真的很擅長本色敘事，一句話兩個壞消息，結尾卻是最大的彩蛋，我撲到他懷裡放聲大哭，最壞的時候有人陪伴，夠了。

住院期間，難得有大把時間想想我和他的那些年。

大學裡我們相識，吃校門口五毛錢一串的羊肉串；我去美國工作，連父母都要我抓緊攢錢回國買房子，只有他支持我用這些錢窮游世界，他說未來很久的人生都可以賺錢，想看世界的心境或許只有這兩年；於是，我在不丹徒步，在尼泊爾叢林穿越，在斯里蘭卡採茶葉，在印度騎大象，在肯尼亞跟蹤動物遷徙，我由著性子生活，他由著我由著性子生活，只要求我每天早晚報平安——他說，知道我安全就放心了。

我曾經覺得每天「早安」「晚安」很累贅，當我躺在醫院的床上才體悟，這是連接我和他的密碼，比「我愛你」更平實可貴——異地伴侶，需要更強的理解、體諒和信心才能穿越時間和空間的障礙，這些問候，是兩顆心裡的音樂和共鳴。

車禍讓我們真正成為彼此的親人。

大學時期，他父親去世了；我們的女兒三歲時，他的母親再次結婚。

我原來以為這沒什麼，老年人找到伴侶應該祝福，直到參加完他媽媽的婚禮，他回到家一言不發。

我蹭到他身邊問怎麼了。

他眼眶突然紅起來，說，雖然為媽媽高興，可是，自己再也沒有原生家庭了。

我突然特別心疼他，去隔壁把女兒抱過來放到他腿上，摟著他們倆：這就是我們三口之家的原生家庭。

從那時起，我心裡特別踏實，我確信自己有一個普通而幸福的家庭，我確信他無論做什麼，我都能陪伴和原諒。

我們共同經歷了那些最壞的時刻，卻依舊在一起，這就是最好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

我聽完寂然，看著陽光透過咖啡館的玻璃窗均勻地漏在G臉上，心裡安靜地崇拜——理科女人比我們文科女人牛掰多了。

可是，依舊忍不住八卦一句：「在後來的那麼多年，你真的沒有一次想問問那兩套內衣的主人？」

G微笑：「為什麼要問呢？在難得孩子不吵不鬧，我們花前月下情投意合的時候，煞風景地來一句『嘿，說說你和別的女人上床的故事吧』？無厘頭地把現實的美好一巴掌打碎？每對夫妻的愛點、痛點、爆發點各不相同，只要想在一起，就別瞎折騰，一個負責解決，一個負責遺忘。」

我明白了G從不向我傾訴的原因，她的心臟是一台功能強勁的消化機。

即便最恩愛的夫妻，一輩子裡也至少有200次離婚的念頭和50次掐死對方的想法。

我們經常糾結要和一個怎樣的人共同生活，或者身邊的這個人夠不夠好，實際上，最好的那個人，往往是能夠陪伴我們度過最壞的時光的傢伙。

這是一個從來不講愛不愛的理科女生教會我這個偽情感作者的。

Part 6 她們的故事

「自己」才是決定命運走向的根本，做好「自己」這個角色，絕大多數問題都迎刃而解。

此時，不是不會遇到溝坎，而是知道該怎麼跨過去。

那個渡我們的人

除非你願意，否則，誰也傷害不了你。那些貌似給過我們傷害的人，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渡我們的人」。

當我們還是妹子的時候，在懵懂的年齡，大多愛過個把不靠譜的人，才子是其中特別大的一個品類。

有文藝型才子，會寫詩會畫畫，隨口哼兩句手裡還抱著把吉他，走哪兒少女們螢光棒一片。

有事業型才子，能力強情商高，加班跟加菜似的，奮發圖強的勁頭好似微縮版卡耐基。

有學霸型才子，通天文曉地理，居然還懂數理化，簡直就是為了上《一站到底》那種節目而生的。

有健碩型才子，籃球場上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投中三分球，腹肌真的有六塊，而不是平板電腦。

.....

誰的青春不迷茫？哪個妹子不希望自己身邊站著個金光燦燦的男人，至於是真金還是鍍金，最好糊弄的是愛情的眼睛，畢竟，誰年輕時沒有被中看不中用的才氣打動過？

比如我的朋友K。

那會兒她和廣告圈裡著名的才子戀愛，才子才高八斗出口成章拔筆能寫，酒量奇大卻逢喝必多，喝多了就對著至少10個人高聲說著貼心話，或者在大馬路上拎著酒瓶子狂吠：「K，你知道嗎，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每當這時，才子雄壯爆棚得像頭藏獒，K則嬌羞幸福得如同大眼睛吉娃娃。

才子是夜店金腰帶，K為了跟上他的生活節奏，沒少陪著，雖然大多數時候陪著陪著就歪在一邊兒睡著了。

即便睡著了，她那被才子開過光的夜店本事也是數一數二，擲骰子、五十十五二十、兩隻小蜜蜂.....足以艷壓群芳，355毫升的啤酒能喝一箱，會憂傷地垂著一頭直長髮穿著過膝的長裙彈吉他，嘴裡唱著「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你對自由的嚮往，天馬行空的生涯，一顆心了無牽掛」，或者「開始的開始，是我們唱歌，最後的最後，是我們在走」。

每當這時，才子就雙眼發光，好像當年秦淮河畔的冒辟疆發掘出了董小宛一樣，恨不得向全世界宣佈：看，這就是我的女人，美吧？有才吧？我——的！

和才子在一起的那些年，K的黑眼圈就沒下去過，雖然她小煙熏畫得比我牛，可是我總覺得那氣質不是慵懶和特立獨行，而是，真的沒睡醒。

才子為了尋找靈感和繆斯，基本上不看說人話的電影，經常是法國的自然主義，倆小時沒什麼台詞，鏡頭還亂晃，女主角酷愛哆嚟著嘴唇和手抖出一支煙塞嘴裡，或者在雨天裸奔濺得一身泥。

和才子聊天，基本上與最近50年發生的事情沒有關係，除了搖滾和詩歌，有時瑪雅文化有時青樓艷妓有時村上春樹，當然，唐詩宋詞元曲也要有。實在接不住，K會杏眼圓睜撩頭髮嬌嗔：「你好棒噢！」

才子都喜歡娃娃臉的嘜嘜實實，但是，25歲以後，這招基本上就不管用了，再這樣，他會嫌棄你俗。

那時候，K只穿小眾品牌，不僅經濟差點崩潰，精神也快崩潰了。

才子說走就走，從來沒想著買房，他說：不買房，買夢想。

他嚮往的生活樣本是：騎著摩托車橫穿非洲，假如摩托車在沙漠小村裡壞了，索性就在那裡生活兩個月等著零件寄到。一邊等一邊寫明信片，想像自己到了一個叫作「彩虹之上」的地方，望著沙漠深處的血色殘陽，與酋長族人喝酒，好開心啊。

雖然K乖得完全沒了自我，可是，才子依舊在某個毫無徵兆的晚上告訴她要分手，理由是和K在一起生活他感到不快樂，他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創作空間——這是世界上很多才子都用過的分手的理由。

於是，K的世界崩潰了，她想到了那些同樣在才子身邊崩潰的女人。

如果卡蜜兒·克洛黛爾不遇見羅丹，可能會成為一代宗師，至少不會淒慘地死在瘋人院；托爾斯泰夫人，才華出眾，日記寫得像小說，還善於持家，卻被老托逼得精神崩潰，40多歲還脫光了衣服在雪地裡跑；米列娃·瑪麗克原本是個自學成才的殘疾少女，成為愛因斯坦太太後，放棄了獎學金名額和物理學家的前程一心一意伺候丈夫，可是十年之後，不經允許，她甚至不能上丈夫的床。

崩潰之後，K終於明白，才子這個物種最大的能力，是把你身上的熱量吸光，然後用最冷漠孤絕的方式轉身離開。

才子是一些被上帝選中的人，向你展示才華和敏感，帶你領略世界不同的五彩斑斕，給你水深火熱的愛，讓你看見普通女子看不見的瘋狂和精彩，當然，他們有時還手握某些讓你羨慕的資源。

只是，他們始終狂奔在自己的世界，你跟在後面跑得再累，他們也不會停下等你。

才子的愛情像自私的吸星大法，所愛之處，片甲不留。

K收拾好破碎的心，默默離開才子。

沒有糾纏，並不完全因為自尊，而是明白痛苦和不捨對於才子是無用的，他們是不受社會普世價值觀影響的生物。

與才子共度的歲月中，她有幸獲得了一根結實的神經、耳濡目染的小小才華、廢墟上再建的勇氣，以及圈子裡必要的人脈。

關鍵，她再也不會為鏡花水月的愛情賭上未來的命運。

她像換了一個人。

告別顛三倒四的生活，不再熬夜，每個週末去超市，採購各種各樣好吃的——小籠包、菜肉餛飩、饅頭、蛋糕，還買了豆漿機。她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早飯必須吃好。

她買了菜譜，有樣學樣地開始搗鼓廚藝，沒多久，我就能在她鋪著碎花小桌布的餐桌上吃到紅燒排骨、蟲草花燉雞、可樂雞翅、油爆蝦之類難度不低的菜品。

她跟著我逛街掃貨，從花市裡買當季的鳳仙花、山茶花回家種，從小店裡淘300元以下性價比超高的換季尾貨，仔細比較每一種化妝品的實際效果，然後在商場大促時囤一堆。

她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文藝女青年，變成了煙火氣十足的城市姑娘，甚至，原先不怎麼上心的工作，也被她供奉在生活的重要位置。

她認真地寫文案做策劃，記事本裡的關鍵詞從「才華」換成了「勤奮」。

她敲著鍵盤頭也不抬地說，世界上有著若有若無半吊子才氣的人多了去了，靠譜的人卻跟珍稀動物似的，以前，別人工作的時候我戀愛，現在，別人成家立業，該換我好好幹活了。

女人意識到事業的可貴，往往是在失戀之後，化悲痛為力量，一不留神，成了業界女神。

K有職業教養，有專業思路，有敬業精神，有文青情懷，最後練就了商業眼光，在職位不太可能再升了之後，她拉支隊伍走上了創業路。她從廣告公司起步，五六年的時間，整合了媒體資源、活動資源、客戶資源，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傳播公司。

她的才子前男友，卻在若有若無的才氣中沉沉浮浮，從合肥飄搖到青島，從青島飄搖到北京，從北京飄搖到深圳。有時，前男友會給K發條短信：「過得好嗎？」

K堅定地回了幾次「很好」，覺得實在無話可說，便不再回復。

唯一的一次，才子出差路過合肥，K做東道主接待，請了不少過去的朋友，訂了酒店最大的包廂，吃飯、聊天，而時光卻再也回不去了。熱情、周到，只是大家都感覺得出其中周全的客套。

送走才子，K跟我說，人這一輩子，總會遇到幾個渡你的人，把你送到曾經想都沒想過的河對岸，不管用什麼方式，她甚至微笑著舉了畢加索的例子。

暴君般的老畢幾乎逼瘋了所有步入他私人半徑的女人，除了弗朗索瓦絲·吉洛。畢加索的其他女人都以讓他為自己作畫為榮，可是吉洛不，她覺得對於畢加索，給女人畫像不過是一種誘惑的方式，其他女人需要通過她們的肖像畫來認同自己的價值，所以當畢加索一旦歇手不畫她們了，她們的一切也就完了，而吉洛自己，「從沒有被封閉在自己的肖像畫裡，從而沒有成為他的俘虜」。

因為抽身得早，吉洛得以全身而退，離開畢加索的世界，重建獨立的小宇宙，晚年在自己的畫作前優雅地聊著創作歷程。

對於吉洛，畢加索就是那個渡她的人，沒有他的促狹偏執，成就不了她的涅槃重生。是的，破碎，或者重生，是與才子戀愛的女人們必做的選擇。

K自己，選擇了重生。

除非你願意，否則，誰也傷害不了你。

那些貌似給過我們傷害的人，不過是另一種意義上「渡我們的人」。

別人的婚姻裡，沒有你的幸福

我們身邊每天都有無數劇本上演，我，盡量做一個不動聲色的講述者，在別人的人生裡，講自己的故事。

有人很擔心地問我：你那麼多故事從哪兒來的？

我說：我就是一千零一夜啊！你看，那些和國王共度良宵的阿拉伯女人，漂亮的、溫柔的、賢惠的、性感的、會做菜的都掛掉了，只有山魯佐德順利闖關，這告訴我們什麼？會講故事的女人有人愛啊，呵呵。

其實，生活遠比故事豐富。

今天的故事，不太溫暖，但我知道你們會有心理準備。

能夠把婚外情堅持八年的人，都可以當特工，比如Y和她的男神F。

我們總以為，只有美貌出眾的女人和英俊多金的男人，才具備出軌的可能，而事實卻是，有機會被聶小倩勾引一把的男人，和可能被布拉德·皮特愛上的女人，同樣少得可憐。好像《畫顏》中的女主角紗和，誰也想不到她會出軌，一個典型的日本主婦，平時照料丈夫孩子日常起居，在丈夫上班後到超市打零工補貼家用，衣著樸素寬鬆，居然也會在工作日午後三點去幽會？

Y就是這樣，很普通的單身女人，不漂亮但是舒服，不時髦但是整潔，不犀利但是能幹；F是個很普通的已婚男人，個頭不高還有點小肚腩，笑容溫厚，待人友善，自己經營一家不大的公司，或許經濟條件比普通入好一點，也是胼手胝足努力打拼出的天地，家庭生活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平淡，但是並沒有過不下去的理由。

兩個看上去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了八年。

Y曾經是我的客戶，即便廣告談判這樣繁雜虐心的工作，我也沒有見她表露過絲毫不耐煩，除了提案時侃侃而談，私下裡她話不多，總是很有禮貌地讓別人先表達觀點，有不同意見也是問大家：「這樣會不會更好一點？」

F跟她算同行。

有時，我疑惑兩個謹慎的人為什麼發生反傳統的感情，後來，我看到Y寫方案時專注認真的表情，聽她陳述策劃時精到的用語，像涓涓細流一樣柔和清晰，含而不露中蘊藏小小的火花，對於F這樣的創業型工作狂，應該是一發準確而迅疾的子彈。

在網絡評選的婚外情高發地段中，辦公室首當其衝——對於事業男性，再也沒有比邂逅工作上的解語花更讓人心旌搖曳的了。據說，最危險的小三不是那種擁有你沒有的一切的女子，而是你的升級版甚至復刻——大多數男人喜歡的始終是同款，只要出現的時間和地點恰當，比如男人正在事業發展期、長期出差或者在公司OT，身邊偏巧有個和原配類似的單身女同事、女拍檔或者女秘書，日久自然生情。

所以，最危險的情敵，其實是身邊的凡人。

我認識F的妻子——他曾經的同事，和Y相似度50%，現在是全職太太。

八年裡，Y辭掉原先的職位，到F的公司幫助他打理業務——在F最艱難的時候，項目重創，資金緊張，兩個人約會談的都是工作——分擔、鼓勵和溫暖是愛情最重要的成分。

這麼多年，F出差都是Y接送，有時飛機晚點，她就帶本書，安安靜靜坐在機場裡等待，身邊放著F喜歡的咖啡和食物；看到任何與F的工作生活有關的資料，她第一時間給他轉發微信；她每天把自己收拾得整潔快樂，發點自拍給F；除了工資獎金，她沒有要求F以其他名義饋贈金錢；甚至，連避孕都是她吃媽富隆，她說一個男人把信任的主動權交到你手裡，你怎麼忍心給他找麻煩呢？八年裡，他們出過一次意外，F在外地出差，她打電話問他孩子能不能要，F停頓了十幾秒沒說話，然後她非常自覺地自己去了醫院。

她很清楚，有些權利是妻子的專屬，她沒那個身份和資格，對於可能會被拒絕的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開口提要求。

我問過她有沒有和F認真談過未來，在一起還是分開，她說談過一次，F寫了封很長很長的信，坦白他的所有，以及曾經對法定家人照顧一生的承諾。

他的家人並沒有錯，Y說，錯的是我，所以，這些都是我活該的。

我也曾經疑惑，F的妻子真的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事？後來我終於相信，如果摩羯座希望掩藏什麼，被發現的可能性不大——我揣測大多數特工都是摩羯座或者處女座，只有這兩個星座才能做到內心翻江倒海，表面若無其事，樣貌又普通得泯然眾生。

在我看來，F太太生活充實，每天接送私立學校的孩子上學，然後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鑽研自己感興趣的課程，每年寒暑假帶孩子到國外居住。她應該有充裕的時間，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說她去接送過F，或者跟F的生活有特別多實質性的關聯。

當然，我跟她沒有熟到那個份上，我也清楚很多外人看來奇葩的現象，不過是別人家裡的常態。

只是，夫妻真的到了相敬如賓的份上，往往不是恩愛，而是對關係疏離比較外交化的說法，在東方世界，從來不缺少相敬如賓情感如冰的夫妻。

可是，只要他們依然在婚姻的軀殼裡堅持，就說明維繫彼此的紐帶沒有斷裂，比如孩子、經濟、名聲、雙方家人的要求，等等。中國式婚姻有時脆弱得讓人發指，有時卻堅韌得匪夷所思，即便一段死而不僵的婚姻，也絕非外力能拆散。

現在，Y得了乳腺癌。

一個得了癌症的小三，聽起來多麼解氣。可是，我是她的朋友，我心疼。

不是每一個小三，都喪盡天良心機深沉，盯著別人的丈夫和財產，用盡手腕為下半生掙一份養老和生育保險；也不是每一個原配，都生活不能自理，樂於在行將就木的婚姻裡終老。

這種兩難的局面，癥結不過是那個男人。

大多數男人以為自己的存在就是對戀人的善待，自己給出一份完整的婚姻就是對伴侶的尊重，呵呵，你真的確定嗎？

你的存在沒有溫度，不過是觸不可及的負擔；你的婚姻沒有質量，不過是法定意義的枷鎖。

破爛不堪的感情和婚姻，往往有一個既放不下情又捨不得錢的男主角。

給足愛情，女人有情飲水飽；給足金錢，女人將識時務地閉嘴。

一個男人的自私，卻需要兩個女人的憋屈來成全。

愛，是立體的情感，不僅僅兩情相悅那麼簡單，而是包含著多元的意義。

比如，他有沒有替你的未來考慮，有沒有為你的生活打算，有沒有把自己當作你的親人照顧你、掛念你、體貼你，你生病的時候，他會不會放下比較重要的工作陪在你身邊。

愛是上了床烈火金剛，下了床細節體諒，情緒裡善待，內心裡珍惜，無論何時何地，你都在對方心坎上。

僅僅你儂我儂的吸引，身體的迷戀，只是荷爾蒙指數暫時性飆升，無法帶來持久的圓滿。

我從雞飛狗跳的忙碌生活裡擠出時間，陪Y去醫院。

她依舊話不多，安靜地坐著，有一搭沒一搭地和我聊兩句，不時關切地問我：你渴不渴？要不要喝水？好像病的那個人是我。

我被她的懂事搞煩了，忍不住搶白她：你有完沒完？別人的婚姻裡沒有你的幸福！

她看看我，不講話。

誰不需要狠狠心咬咬牙跺跺腳向前走的決心呢？你值得更好的人生啊！

我知道自己心裡在流淚。

臉譜化一壞到底和從善而終的劇本早已不流行，生活的原型有著普通人的體貼與侷促，一個結髮的妻子，一個陪伴自己走過人生低谷卻沒多久生命的戀人，的確是兩難選擇。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男人的涼薄，大多以女人的悲劇結尾。

我寫的故事每一個都是真實的。

我的艱難不在於發現數量眾多的素材，而在於把一個真實事件的關鍵細節描述得面目全非，看不出當事人的絲毫信息。

我們身邊每天都有無數劇本上演，我，盡量做一個不動聲色的講述者，在別人的人生裡，講自己的故事。

而我們大多數人，聽過那麼多道理，卻依然過不好這一生。

後續：

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Y已經去世了。

她當然不是因為乳腺癌去世，只是，你一定理解，我不能寫得過於真實和具體。

她病重的時候，F無法日夜陪伴身邊，畢竟是家有孩子的人，畢竟面對的是個雖然深情卻不久於人世的愛人，自私點說，沒必要賠上未來的生活。

所以，F錯過了Y彌留時最後一次見面。

假如另一個世界可以通信，我最想對Y說的依舊是：

別人的婚姻裡，沒有你的幸福。

芭比臉和金剛心

生活很忙，軟弱和憂傷無人觀賞。或許只有金剛芭比，才會給生活一個飛吻，告別彼岸的憂傷，游向對岸的天地。

當我看著她利落地換上一張CD，時間彷彿倒流回了23年前第一次見到她的下午。

那天，我像大多數12歲剛上初一的孩子一樣在干休所紅色的磚牆前跳皮筋，一個白得晃眼的阿姨走過來微笑說：你是隔壁的小孫女吧？

我點頭。

她是隔壁的兒媳婦。

我從媽媽和奶奶那裡聽到了更多關於她的故事：因為她的檢舉，她曾經的男友經濟犯罪被判刑——如果不是因為犯罪以及這個男人被她發現和別的女人劈腿，我想她是準備和他一生一世一雙人的吧。男人入獄前叫囂絕不會放過她，於是她很快把自己從W市嫁到H市。

可想而知，連我們都知道的這段故事不會讓她在家里受到多少尊重，至少她婆婆經常向我奶奶長吁短歎。

但她卻是我的福利。

在她的抽屜裡，我第一次看到《國際銀幕》《環球銀幕》《ELLE》，為費雯麗、嘉寶、赫本的美驚歎；她還沒有孩子，於是，在爺爺家過暑假的我成了她的寵兒，她帶我去環城公園邊兒上納涼，那個年代，綠色陽傘和白色鏤空室外桌時髦得不行，她姿勢優雅地咬著吸管喝小玻璃瓶兒裝的雪碧，我羨慕地看著她從小小的背包裡取出大紅色的口紅，點亮小山一樣的唇峰。

她會舉著鍾楚紅的海報，對我說：看，這個女人多美！

我第一次在電影院裡看奧斯卡獲獎影片，她帶我去的——《沉默的羔羊》。

也是從那時開始，我關注每年的奧斯卡電影、音樂和演員，無論他們的名字多麼拗口。

她很快懷孕了。

我再一次見到她，是第二年的大年二十九，她坐在爐子前煎蛋餃，跳動的爐火映照著她大大的肚子和圓圓的臉，她微笑著對我說，我很快會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

但我不怎麼高興。我想，她以後帶我喝汽水看雜誌的光景一定越來越少，心裡淺淺的嫉妒。

又到暑假了。

她的孩子見風長成了白白的胖娃娃，我則成為一名軸得不得了14歲少女。她的家裡，嚴格地說，應該是她公公婆婆的家裡，卻常常傳來她和她丈夫尖銳的吵架聲。

她婆婆見了我奶奶就掉眼淚，我知道能讓紅軍家屬流淚挺不容易的，當年過草地的時候她們都沒哼過一聲。

她婆婆說：瞎折騰，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去承包電話亭，還炒股。

她是合肥第一批承包電話亭的人，也是最早一批股民，傳奇的是，這兩件事她都做成了。

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沒兩年當我再次背著暑假作業來到干休所熟悉的院子時，便聽到淒厲的喊聲——她和丈夫廝打在一起，她顯然打不過那個高大的男人，拳腳中涕淚縱橫面目模糊亂髮紛飛，眼神瘋狂中帶著絕望。

後來，她的丈夫被鄰居拉開，她卻突然拼盡全力撞向門前的一棵梧桐樹，瞬間頭破血流，被抬進了房間。

我驚呆了，想，她為什麼要撞樹呢，多疼啊。

很多年後，當我經歷了人生真正的疼痛之後才知道，那不是痛，是幻滅。

她離婚了。

得到了女兒，和每個月20幾塊錢一次性付清到18歲的撫養費。

這都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她很快像美劇裡演的一樣在干休所隔壁的別墅區買了一棟樓上樓下的花園洋房，比她前公公的房子還大。

我震驚不已，原來炒股和電話亭能賺那麼多錢。

她的女兒每個月回干休所看望一次爺爺奶奶。這個小小的人兒每次省親都要引起轟動，街坊鄰居紛紛跑到她身邊，嘖嘖有聲地翻看她身上昂貴的童裝，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套孩子的話，比如：有沒有叔叔到你們家呀？你媽又帶你去哪兒玩了？這衣服多少錢啊？

終於有一天，鄰居們滿意地得到驚天八卦：一個小她九歲的男人帶著不到一歲的孩子和自己的爸爸住進了她家，她請了兩個保姆，一個照顧和她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老人，一個照顧男人和離了婚的前妻生的孩子。

人們壓低嗓門眼神閃亮地討論她的故事，全然不顧她的女兒也不過是個孩子。

在我青春期的眼裡，她的生活雖然只是一牆之隔，卻猶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矛盾和背離。

我上了大學。

有一天，她的女兒來找我，送來一個印著SHISEIDO的紙袋，裡面有一隻玫紅色的口紅和一盒眼影腮紅化妝盒。

小人兒說，那是她媽媽送我的禮物，還說，媽媽邀請我去家裡玩。

我如同懷揣見不得人的秘密，把禮物藏在書包底層，心裡糾結著：要不要去？要不要去？

最後還是去了。

我緊張地換了好幾套衣服，最終，紮了馬尾辮，穿著白襯衫牛仔褲，塗了她送的口紅，站在她家門口。

她打開門，滿意地上下打量我，給了我一個紮實的擁抱。

雖然，我看過很多奧斯卡提名電影，讀過《了不起的蓋茨比》《基督山伯爵》之類跌宕起伏的小說，但是，一個大一女生的想像力其實豐富不到哪裡去，所以，我顯然被她家的水晶吊燈、巨大的梳妝台、衣帽間震暈了。

她擺出精緻的下午茶——成套的骨瓷茶具、甜蜜的巧克力、各種形狀的餅乾，不停張羅我吃這個吃那個，好像我還是當年12歲跳皮筋的小女孩。

她用對待成人的方式和我聊天，很認真地聽我說話，我感到受重視的滿意。

更讓我驚奇的是她的女兒。

這個從小在鄰居眼裡話少古怪的小孩其實活潑得很，她圍著她媽媽跑來跑去，彈《歡樂頌》，向我展示她收藏的芭比娃娃、她畫的畫，以及她像考拉一樣吊在媽媽脖子上的照片。

如果沒有前塵往事，這真是一對相依為命其樂融融的母女。

但是，我沒有看到傳說中小她九歲的叔叔，及其家人。

而且，我的城府顯然遮掩不住好奇，她很快看穿了我的心思，說：他們都走了，他給孩子重新找了個媽媽。

我像做壞事被抓現行一樣瞬間臉紅，她只是淺淺微笑了一下。

為了緩和冒失帶來的尷尬，我拿起小姑娘若干個芭比娃娃中的一個，問：「你給她們起名字了嗎？」

「她們都叫小金剛，看，小金剛1號，小金剛2號，這是3號。」小姑娘驕傲地說。

太奇怪的名字，我疑惑地看看她媽媽。

她媽媽剝開一塊巧克力，遞給我，說：「小人兒喜歡芭比，但是太貴了，起初我也買不起，後來炒股，真是拿出高考的勁頭來看資料，研究K線圖，畢竟，知識轉化為生產力不過是時間問題。後來賺錢了，買得起芭比送她。一個女孩有張好看的芭比娃娃臉不一定能幸福，如果有顆堅強點的金剛心，至少不會太不幸，所以，我把這些娃娃都叫『金剛芭比』。玻璃心的芭比，只會傷心和被打碎。」

看著眼前的她，不太年輕，但是依然白而精緻，眉梢眼角透著溫和的信心，想到當年那個涕淚縱橫絕望撞樹的女子——她倒真像個打不倒的金剛芭比。

她跟我聊看電話亭的那些日子，有時候下雨，望著雲層密佈的黑壓壓的天，總希望雲彩縫裡早些透點陽光出來，可是，大多時候，雨反而更大了。

還說起那個小她九歲的男朋友，誰不希望跟相愛的人白頭到老呢？但是，她沒有那個福氣，再說，感情不是生意，結果不是衡量輸贏的唯一標準。

也不避諱談到她前夫，他又再婚了，生了一個兒子，在單位裡上著若有若無的班，可是，他畢竟送給她一個天使般的孩子，她祝他幸福。

呃，她剛在上海買了房子，為了女兒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中年之後，她不怕去陌生的城市重新開始。

我想，對於一個有著金剛心，而不是玻璃心的芭比，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從前，我覺得只有露西、海倫、瑪麗這樣柔弱的名字才適合金髮碧眼凹凸有致的芭比，從來沒有想過，她可以有「金剛」這樣一個不會破碎的名字，或者，在纖細外表下隱藏了一顆堅韌的心。

曾經，我們總是試圖從別人身上尋找自己的幸福，得到自己想要的。在一次又一次幻滅之後才發現，真正尋找的幸福不過是內心的安定與和諧。而此時，原先的玻璃心，已經修練成了不壞的金剛心。

是的，生活很忙，軟弱和憂傷無人觀賞。

或許只有金剛芭比，才會給生活一個飛吻，告別彼岸的憂傷，游向對岸的天地。

隔了這麼多年，我坐在她身邊副駕駛的位置，看她換CD，我笑著說：「現在早就不流行CD了，上哪兒不能下載點音樂放車裡？」

她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得習慣接受我已經是個不再時髦的老年人啦！」

我拍拍她：「那也是個打不倒的老金剛芭比。」

你不是炮灰，你是炮彈

太多時候，女人把頭高高抬起來，不是因為自信或者驕傲，只是不想讓眼淚往下掉。

你想不想嫁給一個有錢人？

想嫁給有錢人的女孩有兩種，一種是把遠大理想靜默地放在心裡，眼神很無辜，內心很堅定，目的很明確，靜若處子動如脫兔，一逮一個准，就要很多很多錢，連愛都Pass，比喜寶還要單純；另一種，是天天嘴上碎碎念「我要嫁給有錢人我要嫁給有錢人」，其實，勇氣都被嘴癮過完了，沒幾分力道落在實處，關鍵時刻盡掉鏈子，自發啟動富豪屏蔽模式，主動進入重感情的屌絲男選擇程序，比如，現在正坐我對面嚎叫的M。

「你看你看，真的有土豪給我送鑽石了！我要轉運了哎！」

我看了一眼包裝盒，知道那肯定不是個土豪，不是Cartier的正紅，不是BVLGARI的純黑，是Chaumet的低調柔棕，Josephine系列鉑金的鑽戒，俏皮的蝴蝶結設計優美，柔化了鑽石的璀璨，更加優雅。

一定不是個沒有審美的人。

「但是他有老婆。」M的眼光瞬間就黯淡了。

「不過他真的挺帥啊，還有錢，品位也不錯。」眼光又亮了。

「不行，我是有節操的人！你看這戒指還真好看啊，捨不得還啊，你說我能不能只留著東西但是不跟他好？我要是不還他東西不會算我受賄吧？XX，上帝這是在考驗我嗎？」M眼神信號燈一樣忽亮忽暗，演話劇似的叨叨，表情特別豐富，糾結得深入骨髓。

她白羊座，我獅子座。

我認識她十年，她比我小五歲，我見過她每一個男朋友，靠譜的和靠譜的，陪她面試過每一份工作，熱愛的和不愛的，好在，她這兩樣換得都不勤。

她曾經說，如果她結婚，一定找我站旁邊收份子錢，那麼多錢，得找個自己人看著，保不定誰抽兩張都不知道呢，說完大喇喇地拍拍我，逼著我對她友愛的表白感激涕零。

她就是個有點「二」的姑娘——幸福小康之家出來的姑娘都有點這種類似的「二」，以為世界上揪心的事很少，直到遭遇她上一個男朋友劈腿——和她的閨蜜，像天涯熱帖一樣狗血。

她的閨蜜並不是個美人，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和她最大的不同是知道示弱和裝慫，不像她，典型的火相星座，面子大過天，賣腎都要在服務生景仰的目光下買2000元的內褲，或者，被領導稍稍灌點迷魂湯就覺得自己是業界棟樑，不吃不睡也要把工作做成行業標桿，不然對不住宇宙良心。

火相星座的人，那叫一個傻，遇上同樣死磕的土相星座還有點槍對槍炮對炮堂堂正正對仗的勝算，但若是遇到曖昧靈活的風相和水相星座，立即四兩撥千斤地潰不成軍，沒辦法，人家懂得女性的柔軟。

比如，同樣一瓶礦泉水，M自己擰開，她閨蜜一定遞給身邊任何一個男性，不語，只輕笑，彷彿那是他們的榮幸；比如，同樣一隻燈泡，M會自己換上，她閨蜜一定在微信上發一條：誰知道燈泡怎麼換呢？配圖是錐子臉嘟嘟嘴幽怨自拍——當然，是美顏後的；比如，同樣一個男人，M心疼他的錢比心疼自己的還厲害，她的閨蜜一定有辦法讓他覺得為女人花錢是男人天大的本事。

於是，在開了很多瓶礦泉水，換了若干次燈泡，買了不少次單之後，她的男朋友成了她閨蜜的男朋友，半年之後，成了她閨蜜的老公。

男人總是為柔弱而心意不定的女人失去理智，但是，對於那些貌似堅強並且熱愛他們、為他們望眼欲穿的女人，則表現得特別無情。

所以，假如你還在相親路中上下求索，那麼，就讓倡導女性自強的雞湯見鬼去吧！你可以悶騷地自強，讓心眼偷偷地堅硬，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不要滿世界嚷嚷，在男人心裡，大眼睛長睫毛的小白兔，可愛過同樣大眼睛長睫毛的小老虎。

你要當兔妹，絕不做虎妞。

最人渣的是，這兩個人結婚的時候居然給M送了喜帖。

M從包裡掏出喜帖對我說：「你說怎麼回？我給他們放張白紙，上面寫：再結一次我就給！解氣吧！哈哈哈！」

餘音繞樑的「哈哈哈」讓我為她的智商捉急。

他們結婚那天，M央著我帶她去種睫毛，笑嘻嘻地說：長睫毛寶寶才有多多的人愛。

給我們種睫毛的姑娘是我的私藏，天生的段子手，幾句話便把M逗得樂歪了，就像當初逗樂我一樣，當我和M分別躺上兩張小床時，姑娘已經熱絡地表白：「姐，你好像我失散多年的異父異母的親生姐姐，真投緣！」

很多人不明白女人為什麼花大把時間去修指甲、泡SPA、做面護，實際上，除了效果的好看，過程也是一場治癒系的安慰。

M和我繼續聽段子手小姑娘講「二」故事：「姐，你說，為什麼所有的前男友見面第一句話都是：『你過得好嗎？』我過得好不好關他個毛線？」

M說：「他這樣問，你怎麼答呀？」

小姑娘說：「我呀，我讓他給我充200塊錢話費。」

M問：「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唄！」

M笑成一團，問我怎麼發現這個寶的。

小姑娘接著逗：「姐，你這輩子做的最二的事是什麼？先說我的哈，我開車看見點煙器紅紅的，就想還真能燒手嗎？把手指頭伸進去，嗤啦，一陣青煙，空氣裡一股子肉味。」

停頓了幾十秒，M接：「姐干的最二的事，是把男朋友借給閨蜜撐場子，結果閨蜜不還了！」

輪到小姑娘笑得花枝亂顫：「你贏了，真比我二！哎喲，怎麼直流眼淚呀，是不是膠水熏眼睛了，別動別動，我來擦，眼淚影響膠水牢靠程度哈！」

我心裡一凜。

種完睫毛，M撲閃著扇子一樣的大眼睛對我說：「我在信封裡包了2000塊錢，沒有放白紙，托人帶過去了。」

我拍拍她。

太多時候，女人把頭高高抬起來，不是因為自信或者驕傲，只是不想讓眼淚往下掉。

從此，M更加認真地工作，她本來就是個非常努力的姑娘，這下更是勤奮得讓人發指。

天不亮就起床跑步，晚上做瑜伽，常常恨恨地對我說，男人年齡越大，審美眼光越往下，一雙美腿具有無可比擬的殺傷力。臉蛋再美不過兩個巴掌大，身體展開至少得有兩平方米吧，得讓這兩平方米充分發揮優勢。

我不忍心打擊她，再美的腿，也得遇上個男的才能發生化學作用吧？

她豪壯地笑，揮起粉拳：「人生的三大目標是：搾乾每一分鐘的剩餘價值，做獨立自強的女人，嫁個有錢人！然後雙劍合璧，天下無敵！」

振聾發聵，女不強大天不容的架勢。

人把時間花到哪裡，結果最有話語權。

M在「夜總會」（夜裡總是開會）迅速升職，項目做得有聲有色，氣色越來越好，人也越來越自信。

我替她高興。

她此時坐在我對面不停擺弄那個戒指，套上去拿下來，再套上去再拿下來。

「他不僅有老婆，還是我上司。」M看著手上燦燦的銀光，輕輕地說。

真正的閨蜜，傾聽比傾訴更重要。

「你打算怎麼辦？」

「你說我換份工作或者換個崗位怎麼樣？」二姑娘笑嘻嘻地說。

「有合適的機會嗎？」

「找找看，機會總是有的，這個戒指算是挑開了一切，以後怎麼相處呢？這麼小的鑽就想收買我，我要鴿子蛋那樣大的！」M看似氣宇軒昂，實則心慌氣短，陪她這麼多年，我也練成了目光如炬。

她猛地把一包糖全倒進面前的紅茶裡，使足了勁在杯子裡攪和，突然停下來，要哭的樣子：「其實我還真有點喜歡他，你說我怎麼這麼背呢？好不容易愛上一個，跑了；好不容易被人愛上，婚了；好不容易升職，攤上這破事，呵呵呵呵，我簡直就是生活的炮灰！」

我看著M迅速佈滿眼淚的臉，走過去輕輕抱住她。

生活中，有太多這種「二姑娘」。

平時刀子嘴俗裡吧唧，空喊出要幹出一番利己主義大壞事兒的雄心壯志，可是，真的給她機會，她下不了那個狠手——善良與凶暴一樣，是血液裡的基因，不是嘴上的快活。好像小人魚，用自己最動聽的聲音交換踩在刀尖上的腳，姐姐們用長髮換取巫婆的匕首，雖然只要刺進王子的身體，讓鮮艷的血滴到她腳上就能重新變成自由自在的公主，繼續長命百歲，可是，她做不到，她寧願選擇變成天堂裡的泡沫，也不願成為地獄中的女王。

每個女孩的生活中都有很多目標，有的是掙很多很多錢，有的是從別人那兒獲取很多很多錢；有的是得到很多很多愛，有的是付出很多很多愛給別人；有的是努力成為某個領域的成功者，有的是尋找捷徑登上某個領域的巔峰。

區別是，有的路看上去很短，走起來卻很難；而有的路，看上去很難，走下去，卻越走越寬。

很多選擇了貌似艱難路途的姑娘，不是傻，不是二，而是，丟不開心底真正的溫柔寬厚。

那些看上去很短的路，常常是最艱難最沒有可能性的路，它們彷彿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但跨越那一步，需要的不只是勇氣和運氣。所以，還不如索性咬緊牙關，把生活當作一場長途旅行，踏踏實實、安安心心地走自己的尋常路。可能會繞遠，可能有更多磕絆，可是，你不需要巴結誰、討好誰、辜負誰、背叛誰，你憑借自己的能力，走到自己能達到的最遠的地方。

你會發現另一種美麗人生。

當時，我輕輕抱著M，盡量像個姐姐：「你不是炮灰，你是炮彈，瞄準長遠的幸福，彈無虛發。」

M還了戒指，調整了工作崗位，現在，一切更好。

善良的姑娘終會有好結果——這不是童話裡說的。

沒有人會記住別人的疼痛

當一個人成為另外一個人的疼痛，那麼，他想著的就不是記起你，而是拚命忘記。

M是我曾經的朋友。

我和M在一次聚會中認識，她是一個很安靜的女孩，被男朋友帶過來，她的男朋友是我的好朋友，為了方便，就叫他N。N比我大三歲，經常用特別逗比的語言告訴當年初入職場的我一些聽起來可笑卻挺真實的潛規則，比如：「如果我請一個人吃三次飯，他一次都沒有回請我，那麼我基本上就會把這個人從朋友名單上劃掉——一個特別小氣或者不開竅或者遲鈍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很吝嗇。」我在後來的生活中體會了很多次，發現這句聽起來有些惡俗的話猶如最簡單的驗證碼，三次就能把不值得交往的人甄別出來。

看得出M非常崇拜N，N講話的時候她總是微笑仰著臉，目不轉睛地盯著他。我們聚會時常談論辦公室的工作，與M毫無關係，她卻從不嫌煩，認真地聽，也不打岔。N有時會轉過臉親暱地朝她笑笑，摸摸她黑黑長長順順的頭髮。

M很乖，乖得連自己的朋友都很少，所以，同齡的我順理成章成了她的朋友。

熟了之後，她的話也多起來，只是，所有的話題都是N。

比如，逛著逛著街，她突然停下來指著某件衣服說N穿肯定帥；看電影的時候，她推我說你看你看金城武的鼻子像不像N；N加班，她在旁邊無怨無悔地等，從下午5點等到晚上12點，全辦公室都知道N有個特別黏的小女友；拿著某樓盤的宣傳單，興沖沖地規劃以後這間可以做嬰兒房那間要裝大浴缸；就連冬天買袋糖炒栗子，都要美滋滋念叨我們家N最愛吃這個。

誰年輕時沒有愛起來眼裡心裡只有Ta的剎那呢？我雖然覺得M黏得有點過分，但也微笑接受了這麼一款朋友，只是隱隱覺得她過早從女孩過渡到了小婦人的狀態，而且，又隱隱覺得情深不壽，這未必是段有結果的感情。

果然，預感成讖。

有一天，我的房門被大力而急促地拍打，打開一看，M渾身是水地站在門口，外面下著很大的雨，她沒有打傘或者穿雨衣，全身濕漉漉的，髮梢不住滴著水，眼睛直直地盯著我：「N要跟我分手，你勸他別跟我分手。」

然後，猛扎進我懷裡，全身劇烈地顫抖，從鼻子嘴巴的縫隙發出陣陣嘶嚎，像頭傷透了心的小獸，弄得我心裡也潮潮的，趕緊給N打電話：「你女朋友在我這兒，快來領走哇。」

N來了，但是沒有領走M。

他認真地跟M說了分手的原因——她太依賴他，他鉚足全身的勁兒也接不住她的深情，他希望她有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個總掛在他脖子上的孩子。

M不說話，拚命地哭，喉嚨裡嗚嗚嚕嚕地說：「你答應照顧我一輩子的，你說好了喜歡乖女孩的，你怎麼樣我改還不行嗎……」她把自尊揉碎了扔在他腳下，可是，他並沒有朝她破碎的自尊多看兩眼，即便她就差撲在他身上不讓他走，他也依舊走了。

男人決定愛與不愛都很迅速，除了曖昧大師天秤座和多情小王子雙魚座。

當年，我雖然同情，但是也很不厚道地想過：我要是個男的，也不願意領走她，生死絕戀太虐心，誰願意接受這麼沉甸甸的感情呢？

我把M扶到椅子上，安靜地等她平靜。

沒想到的是，她根本無法平靜，連帶我的生活也失去了平靜。

她常常半夜一兩點打電話給我，還沒開口就哭；給我的手機發了無數短信回憶往昔；動不動就約我，不管我在幹嗎，她都要跑到我面前固執地盯著空氣，講她和他曾經的故事，即便這些故事已經翻篇，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可是，她依舊站在原地，不願放過我這個當初的見證者，好像只有我才能幫她抓住逝去的往昔，只有我才能讓她重回過去的時光，我就像一塊見證她逝去愛情的活化石。

她是個自由職業的設計師，可以SOHO，但是，我要上班，我耗不起。

我一再告訴她，再難過，也挽不回M已經轉身離去的事實。

沒錯，最初你皺一皺眉頭都會心疼好久的人，和現在你直接告訴他「我生氣了」都無所謂的，是同一個人。

最初願意跟你打兩個小時電話還有很多話要說的人，和現在問你「有沒有事，沒事我掛了」的，是同一個人。

最初答應照顧你一輩子喜歡你是乖寶寶的人，和現在被你沉重的愛嚇怕逃走的，是同一個人。

最初你小手指頭破了都要跑三條馬路買創可貼的人，和現在你淋雨吞藥自殘都輕視的，是同一個人。

他不再愛你，你疼的時候，他再也不會心連心地疼。

多少故事的開始是：我給你幸福，結局卻是：我祝你幸福。

我被折磨了半年多，終於獲得自由。

M被家人強行送到法國讀設計，她先在北京進修語言，這時她還會給我打電話發短信，後來，她正式去了法國，時差和忙碌讓我們的友誼也翻了篇，我刻意和她中斷了聯繫，我怕了那種通過傷害自己挽留別人的女子。

很多年以後，我一個人坐在電影院看《匆匆那年》，看到方茴與陳尋各種各樣的錯過與誤會，看到方茴因為失去陳尋而和別人上床，甚至不打麻藥做人流，立刻莫名地想到了M。

朋友艾明雅說，少女的邏輯就是，我不能用愛讓你記住，就用痛讓你記住。

可是，誰會記住別人的疼痛呢？

電影裡的方茴和曾經的M所有的生活就像沙堡般建築在一個男人的世界裡，一旦這個人離開，她們的世界也崩塌了。

當一個人成為另外一個人的疼痛，那麼，他想著的就不是記起你，而是拚命忘記；只有當你成為他的快樂，他才願意如影隨形地伴著你。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決定了沒有人情願記住那些不愉快的往昔。

傻姑娘總以為成為誰的疼痛就能讓人一輩子惦記，實際上，他甘心反覆想起的，總是快樂的瞬間。千萬不要想著成為別人的疼痛，或許，某個偶爾多愁善感酒喝多了的半夜，他會頗有儀式感地失眠並且懺悔一小下，那也是因為懷念自己終將逝去的青春。而你，不過是青春中順便被憶起的符號甲或者符號乙。

所以，任何時候，都不要自殘或者自傷，無論感情還是肉體，懂得自愛的人才有能力愛別人。

所以，任何時候，都不要用虐人與虐己的方式去愛。

某一天，當某處傷口再次隱隱作痛時，提醒自己，沒有人會記住這些疼痛，痛楚，便自然而然地自愈了。

經歷很多次自愈之後，人生將釋放並且寬廣。

我們周圍活得好的，都是自愈能力很強的人。

我沒有想到的是，M現在依舊是我的朋友，她從我的公共號裡找到了我。

她給我看她漂亮的混血寶寶的照片，傳來她設計的住宅圖片，還有她自己現在的照片，模樣和過去很像，只是，再也沒有那種易碎的瓷娃娃氣質，以及神經質的敏感。我們在語音聊天時坦然地提到N，那個現在兒女雙全稍稍發福的中年男人，我傳給她N的全家福照片，微信那頭安靜很久，然後，飄過來一段語音：

「分開真是件好事，我們都走了那麼遠，得到了那麼多從前想都沒敢想過的東西。」

是啊，一個女子，能夠從情傷中走出多遠，就能夠在情商裡走出多遠，更可以在人生裡走出多遠。

我為重新收穫她這個朋友高興，祝她幸福。

最終成全我們的，是愛不是恨

生活裡，很多燦爛的偶像劇，背後不知經歷了多少百轉千回的內心戲。離婚之後能處理好一切遺留問題，不留下太多尷尬心碎的人太少了。可是，最終成全我們的，依舊是愛不是恨。

我有一位特別努力的女朋友，她對生活、職業和愛好投注的精力遠遠超過一般人，成效也很出眾，大家都以為她是個特別勵志的女子，身邊的「人生贏家」那個款型，每次拿成功人士開玩笑，她都微笑否定。

一天，她邀請我去她家裡做客，我驚訝地發現，巨大的新房子裡只住著她一個人，窗外飄著雪，我們倆靠著暖氣，圍著小小的精緻的圓桌，各自捧著一杯熱騰騰的紅茶，打開往事。

.....

在大家眼裡我是個特別勤奮的人，實際上，這種超越常人的努力是從三年前我離婚開始的。

我和孩子的爸爸曾經是一對特別相愛的戀人，因為愛情走進婚姻，因為愛情迎接女兒的到來。只是，孩子並沒有帶來想像中的幸福，反而被教育方式、老人、保姆等一地雞毛的瑣事離間了感情。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之間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無法溝通，直到無話可說，婚內分居近兩年。

特別痛苦的婚姻，不是沒有感情，而是眼睜睜看著深情被歲月消耗卻無能為力。兩年裡，我嘗試各種修復與彌合，收效不大，最終，我們雙方都覺得婚姻是件若有若無的擺設，價值僅在於證明自己是體面的社會人，以及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我們早已失去有溫度的互動，對方的任何信息都懶得關心，甚至因為這種婚內淡漠心裡產生淺淺的叛逆和怨懟，如此繼續，怨恨遲早積聚成仇恨，我們將連基本的禮貌和情分都維繫不住——對於很多中國式夫妻，或許這些都構不成離婚原因，中國式家庭往往不是過得好，而是忍得好和演得好。

可是，我是演技比較差的那種，眼看著愛人漸成仇人，太煎熬了，經歷各種努力都沒有改善之後，我徹底放棄，提出離婚。

他驚訝又憤怒。

男人覺得婚姻狀況糟糕與希望打破是兩碼事，尤其，一個曾經那麼仰視他、他也自認完全搞得定的女人突然要離婚，是個男人肯定都會有措手不及、顏面盡失和惱羞成怒的感覺。很多時候，分手的難度不在於情深，而在於由誰提出來，以及主動權貌似把握在誰手中，主動的人具備心理優勢，自感被動的人則充滿不甘，那種委屈和憤懣總得找個渠道宣洩，雖然失敗的感情與婚姻實際上並沒有主動與被動、贏家與輸家的區分，誰不是付出了歲月和真情呢？

他請了三位律師諮詢離婚，關鍵是財產和孩子。

我說孩子才是我最珍貴的財產，其他怎樣都行，而且，女兒肯定是跟著媽媽更合適，但是，他堅持要孩子，讓我法庭見。

我說，我寧願現在做絕育手術，成為沒有能力再擁有孩子的弱勢方，孩子一定判給我。

他沉默。第二天，他的律師告訴我，如果我這麼做，可以反訴我不過是為了搶孩子惡意自傷，官司未必贏。

於是，我們劍拔弩張準備訴訟程序。

沒有經歷過離婚訴訟的人，無法體驗那種煎熬。

搜集各種證據擊倒甚至打垮對方，而那個對手，卻是曾經和自己耳鬢廝磨預備白頭偕老的人；提交符合離婚條件的各種證據，準備好一審不通過二審，二審不通過三審，幾個回合下來，很多夫妻便再也消耗不起，撤回訴訟繼續形式上的婚姻；而全部程序走完，兩三年光陰就在仇恨和鬥爭中度過，對彼此的身心、情感、事業、聲譽都是巨大打擊。

那時，我們的女兒三歲，剛剛上幼兒園，是個特別內向敏感的漂亮小姑娘，我不能想像，經歷兩三年這樣的家庭變故，孩子內心將有多大創傷。每個孩子都是天使和媽媽的心頭肉，我是成年人，生活怎樣變動都能承受，可是，孩子扛不住，幼年的傷害是一輩子難以癒合的傷口。

我們維持家庭表面的平靜，卻在孩子撫養權的拉鋸戰中磨損著。有一天，我發現女兒蒙著被子偷偷地哭，三歲的小人兒似乎察覺出家裡偽裝的和睦、大人虛偽的笑與應付，哭得小床都在顫抖，我輕輕拉開被角，她撲閃著大眼睛安慰一般地說：「媽媽，我只是找不到自己的娃娃了。」

我瞬間崩潰，孩子多敏感啊，絕不能再這樣拖下去。

當晚，我主動向他認慫。

我對他說，如果他是真心愛孩子，不是為了報復我讓我難受才搶孩子，我同意把孩子給他，離婚協議裡我什麼都不在乎，只請他加一條：假如他再婚，孩子歸我。

他吃驚地看看我，問我為什麼想通了。

我說，我是媽媽，假如女兒能夠得到最多的愛和最好的成長環境，我絲毫不在意她最愛的人是不是我，甚至，她可以對我有誤解和不滿，只是，她自己一定要過得好，一定要覺得爸爸媽媽都是愛她的。

我最後說：

請你的律師團隊起草協議吧，所有條件我都同意，只求速離。

不要試圖挽留去意已決的女人——女人心灰意冷前一定都做過特別多的努力，只是男人沒看見，或者裝作沒看見，錯過這個節點，女人就是破釜沉舟的勇士。

甚至，我明白那種看起來的豁達實際上的藐視多麼傷男人面子，可是，我也同樣理解，女人得萬念俱灰到什麼程度，才寧願放棄一切也要逃出婚姻。

三位律師商量後起草的協議苛刻又嚴謹，尤其對探視權規定得極其嚴格，在上小學之前我都不能帶孩子外出旅行，或者將孩子帶離住所過夜，如果我想陪孩子睡覺給她講故事，只能回到那所尷尬的房子，特別註明的是，如果我再婚，將永遠失去對孩子監護、撫養權變更的請求權。

我不想再拖下去，簽了。

我用最短的時間在同一個小區租了一套簡陋的房子，這樣，我可以在孩子幼兒園做早操的時候偷偷看她幾眼，至少，她和我只隔著200米的距離，彷彿伸手就能碰觸。

於是，我僅僅帶著書、衣服、箱子這些私人物品離開了生活五年的「家」，其餘寸縷未取。

你感受過對孩子刻骨的思念嗎？

眼前是她心裡是她夢裡還是她。

那段時間，我不能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見了眼前就有幻覺，好像是我女兒，忍不住要走過去抱抱；深夜，我一遍又一遍看電腦裡女兒的視頻，各個階段的影像歷歷在目，第一次笑，第一次爬，第一次走，第一次叫媽媽，心揪住一般疼痛；手機裡幾乎全是女兒的照片，我經常隔著觸摸屏，把照片放大，似乎能感覺到她頭髮的柔軟和小小身體的溫暖，還有肉鼓鼓的小包子一般的臉蛋兒。

假如你有孩子，一定能理解，見不到孩子，是對媽媽最大的殘忍。

你問我為什麼如此痛苦還要選擇離婚？

呵呵，湊合的婚姻不過是形式上的完整，實際上埋葬了三個人的信任、情感、愛與新生的可能；離婚是尖銳的痛苦，卻是為生活開啟了另外一個出口。

在貌似完整卻充滿分歧的婚姻裡，父母沒有愛的溫度，總是衝突和對抗，孩子更加無法避免矛盾型人格。而一個人帶孩子，至少能夠用自己連貫的思想與方式和孩子共處，給孩子縱然有缺憾卻平穩的生長環境。

我和孩子爸爸聯合起來撒謊：媽媽要到外地工作，不能天天陪寶寶，但是，媽媽每個週六都會回家看寶寶，因為寶寶是媽媽唯一的、最愛的小寶貝兒。

孩子似懂非懂地點頭，逐漸接受了媽媽只有週末才回家的事實，她的生活看起來和往常一樣平靜，充滿疼愛和寵溺，胖胖的小手經常在地圖上指：這個禮拜媽媽在北京出差，下個禮拜在上海，還會到鄭州……媽媽，你的老闆什麼時候可以不讓你出差呀？

可是，她哪兒知道媽媽就住在離她100米的小房子裡呢？她哪兒知道，媽媽常常偷偷看著她背著小書包蹦蹦跳跳去幼兒園呢？

三年了，我的寶貝像生活在《美麗人生》的電影裡一樣，在「媽媽出差去」的情景劇中快樂安靜地成長。

那麼，那些想孩子的晚上我做什麼呢？

我不停地畫圖、接工作單、研究各種各樣的設計案例，把工作量安排得滿到溢出來。哭泣沒有用，怨恨沒有用，傾訴更沒有用，我花了那麼大代價走出沉沒的婚姻不是為了折磨自己，在另一種方式裡頹廢，而是要給自己重生與出口，以及開始新生活的可能。

我用工作填補思念，每天累到不想動爬上床就睡。

不可否認，起初促使我發奮的動力是怨恨和不甘，我眼前總是浮現他找來的三個冰冷而職業的律師的臉，告訴我不可能打贏官司搶到孩子。我很幼稚地想，總有一天，當我比他強的時候，可以請六個律師把孩子搶回來，可以推翻那些苛刻的探視協議自由自在牽著孩子的手。

我帶著這樣的恨努力工作，卻得到了意外的收穫。

我的服裝設計作品得了大獎，業務的開展也順風順水，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定制服裝工作室。

只有每個禮拜六，天大的事情我都不去，因為，這天是媽媽「出差」回家的日子，這是我和我的寶寶最珍貴的相聚時光，我不想讓孩子有一丁點兒失望。

我去深圳領獎。

站上領獎台的那一刻，我的眼前不再是女兒的臉和過往的生活圖景，而是這些日子滿滿的工作、客戶們的肯定和支持，以及被閃耀的燈光照射得一片光明的舞台，瞬間，我心裡一直放不下的恨與委屈倏忽落地。

我已經不記得拿到獎盃的過程，可是，卻清楚地記得那天內心裡的翻騰：

無論出於對孩子的愛，還是對我的恨，他不把孩子給我，可是，這些日月，他付出了扎扎實實的愛。

帶一個孩子容易嗎？吃喝拉撒睡，梳頭講故事，上幼兒園去興趣班，病了抱累了背，他付出了自己的心力，擔得起好爸爸的稱呼。

甚至，沒有他承擔起照顧孩子的大多數責任，我哪裡能把整塊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實現自己的夢想？客觀地說，我的成績裡有他和他三個律師的功勞。

很多事情的糾結不過就是個心結，的確，沒有過去的經歷，成全不了現在的我；沒有從前失敗的婚姻，成全不了眼前涅槃的生活。

命運拿走一些美好，但也還回了另一些圓滿。

世界上沒有完美，任何表象的完美，不過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有缺憾的另一面。

人生那麼長，多一點愛不好嗎？何必心心念念地去恨一個人呢？

從那天起，我就放下了。

我盡量配合他的教育思路引導女兒，在一切可能的時候告訴女兒爸爸媽媽多麼愛她，尤其，她的爸爸是個多麼值得她尊敬和驕傲的人。

女兒很快樂，這麼久都沒有察覺出家庭的變化。

我也釋然，繼續自己的事業，以另外一種方式做個好媽媽。

我希望有一天，當孩子更大更懂事的時候向她解釋我們的狀況，希望這個過渡自然而然，把傷害降到最微小。

同樣，我也由衷地希望他有一天能夠理解我的選擇，放下對我的怨恨。如果真的深愛過，就值得體面收場。

真愛能泯滅仇恨，或早，或晚。

.....
實際上，我聽到她半夜醒來看孩子視頻那段就已經淚流滿面，同為母親，我太理解媽媽想念孩子的感受。

生活裡，很多燦爛的偶像劇，背後不知經歷了多少百轉千回的內心戲。

離婚之後能處理好一切遺留問題，不留下太多尷尬心碎的人太少了。

可是，最終成全我們的，依舊是愛不是恨。

我看著她後來像燕子啣泥一樣壘起來的這個新家，覺得這裡確實是個新開始。

後記

在我的公共號「靈魂有香氣的女子」中，經常由讀者投票決定內容和話題，「離婚」是其中點擊率特別高的關鍵詞。

隨著婚姻關係的變化、女性意識的轉變以及婚姻所能帶來附加值的削弱，離婚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對於婚姻關係解體的思考角度也會改變。

怎樣處理好一段已經沒有情感價值的婚姻？怎樣對待一段已經終結的婚姻？怎樣善待曾經婚姻關係中產生的最大財富——孩子？

女性怎樣走出一段失敗的婚姻關係，修復情感的內心世界，保護孩子的心靈和生活，面對事業與社會影響的質疑，尋找新的生活方向與出口，很多人都在努力嘗試。

願她們有新的、美好的開始。